萬曆疏鈔

萬曆疏鈔卷五

綱常類

吳中行　因變陳言明大義以植綱常疏

趙用賢　星變陳言以維人紀以定國是疏

艾穆　沈思孝　容輔臣守制以植綱常疏

鄒元標　亟斥輔臣回籍守制以正綱常疏

張岳　俯全元輔忠孝完節以植綱常疏

趙標　平情法以正風化人心疏

萬曆疏鈔卷五

綱常類

因變陳言明大義以植綱常疏

吳中行 翰林院編修 萬曆五年十月十八日

項者天象示異星變非常 聖心兢惕復戒諭大小臣工修省共圖消弭 臣 愚以草芥微軀荷蒙
皇上作養洪造恩微涓埃之報靡由也且政事所當興革有官守者能圖之臣寮所當刺舉有言責者能言之非臣所宜與亦非臣所敢及也第即今日之大

者要者爲以皇上陳之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夫言天而必言民者盖天人相通感召有自凡事必質諸人心而安始揆諸天意而順天意順然後天變可消也元輔張居正乞歸守制至再至三情辭俱窮矣而 皇上眷倚則殷慰勉特至此豈惟明良相與爾 帝王之盛節而已哉仰惟 皇上以受遺顧命之臣而委心以任之大孝也爲 社稷生靈以留之至仁也即 帝王念茲釋茲之盛心奚尚焉且事有輕有重重于國則輕于家臣入匪躬之義也

時有常有變通其變勿泥其常聖人達節之權也今
皇上之意豈不責之以義而欲其通之以權哉然而
是舉也萬古之綱常所繫四方之觀聽攸關正宜深
籌長顧必思所以處之之當而求其安者臣聞之君之
使臣也以禮人之愛人也以德謂之禮非特接遇之
文也必以心相體焉謂之德非徒眷戀之私也必以
道相成焉元輔夙夜在公勤勞最久謂父子相別十
九年矣則子之由壯至強由強至艾與其父之從衰
得白從白得老音容相睽彼此未覩而今長逝于數

千里之外遂成永訣乃又不得匍匐苫塊一憑棺臨穴其情有弗堪者臣連日見其衰絰之容擗踊之狀若以不得去爲悲哀者人皆爲之酸楚而　皇上必欲其違心抑情銜哀茹痛于　廟廊之上且責之以紆謨決策調元熙載焉或者非其情也臣　聞之禮義由賢者出　皇上所特眷元輔者不以其賢乎域中所其倚元輔者又不以其賢乎賢者禮義之宗也矧位當天下之重任則身繫海內之具瞻必正己而後可以正百官而後可以正萬民其理有必然者今

皇上之所以必留與元輔之所以不容不留者其微權深意非圓神通方者未可告語彼遐觀遜聽之夫拘曲守常之士人人然也或因其不去之迹而歸以不避之疑安能家喻戶曉而使之無里譚巷議乎夫輿情未愜輦面無庸而 皇上尚欲其敷化施政端範移風于海寓之間且責人之趨令遵教用協丕式焉或者非其理也元輔之爲賢輔弼也其自信而對揚之言惟曰聖賢道理 祖宗法度斯二語兢兢守之勿之有墜焉耳宰予短喪孔子曰予有三年之愛

于其父母乎王子請喪孟子曰雖加一日愈于已然
則終喪者正聖賢之訓也而身自違之必其所不忍
也　國家令甲丁憂守制二十七箇月爲滿雖庸人
小吏匿喪有律惟武弁戎行則墨衰從事而未嘗以
介胄之士處輔弼之臣卽有往例可稽亦三年未終
而非一日不去之謂也且當時諍之後世譏之乃內
閣一〻輔臣首趣之疏方以訃聞遂以例請亦謬矣至
臺省諸諫官乞留之疏實爲贅辭尤昧成憲抑又謬
矣然則奪情者正非　祖宗之法也而身自蹈之必

其所不敢也以其所不忍所不敢而委婉迂遲不得已爲辭俸之請又不得已俟　大婚之期臣竊有以諒其心焉君之于臣死生進退惟其命而無所逃也夫　皇上無俞允之命而屢瀆不止則尤有所大不敢者禮意隆渥札諭諄懇相須甚殷誠千載一遇也夫　皇上有殊絶之恩而求去必速則尤有所大不忍者然則所望以卹其私情全其大節者亦惟在皇上曲體而俯容之耳況卹一時之情正所以安其心而責效于他日全一人之節正所以端其身而勵

極于兆民則 皇上勉留之者固所以為 社稷為
生靈而 臣 則謂 皇上宜俯容之者亦所以為 社
稷為生靈也 皇上誠虛懷親賢講學圖理日 召
見大臣僉明習國家事不以嗜欲漸開而懈心生不
以彊圉僅寧而侈心生怠荒是戒朝夕惟勤將見
聖德日盛世道時雍凡元輔所深望者 皇上能終
慰之雖去猶不去也於是仍虛位以待則計日可還
若有大政事大謀議或實封上 奏或遣使就咨不
然則容其給假營葬竣事趨 朝暫往遄來以副

倚注斯　君恩親誼子孝臣忠一舉兼得萬世有辭
矣彜倫攸敘風化大行則人心安天意順或亦弭災
消變之道也臣之進也元輔之所舉也有師弟子之
分焉臣以爲苟有千慮一得之愚所當吐露而復以
全軀保妻子之念奪之非事君不欺之忠亦非事
師無隱之義也臣豈不知臣之言上違聖意必觸
天威又豈不知臣之官典在筆札即爲隱默亦匪[illegible]
曠顧不優游清華而敢于干犯雷霆哉然昭是非
垂勸戒亦史臣之職也與其記述于簡冊以彰癉示

懲孰若披陳于　君父之前求今日無過舉俾後世無遺議也伏惟　皇上寬斧鉞之誅賜芻蕘之擇而垂神俯納焉元輔幸甚愚臣　幸甚

星變陳言以維人紀以定國是疏

趙用賢 翰林院檢討 萬曆五年十月十九日

臣聞天人相與之際微矣故人君欲求天心之格必求諸人心之安何也天不外乎理而已矣人心之所安即天理之所合故人君舉事一當於人心則天由之以降康不合於人心則天由之以示沴其機幽渺而實有捷於桴鼓者是不可不慎也頃自天文示異彗出西南大內火警變徵屢出 皇上兢惕不遑下勅臣工同加省懼一時言事者籍籍或以糾察大寮

或以修舉庶務固犁然具矣臣猶以為詳於小而未覩其大者也臣請不避斧鉞之誅為　陛下一正言之臣聞賤臣叩心而霜飛庶女告天而風振夫以一人一事之微而猶足感動天變如此況事在君相之交而道屬倫理之重者乎頃者輔臣張居正以父憂請制疏至再三而　陛下留之至再至四臣每讀其疏輸誠寫哀情詞極盡無可復吐未嘗不為之欷嘘飲泣而獨不能以少回　陛下之聽者　陛下固以輔臣受先皇付託之寄係　社稷安危之機有不可

一日而失所寄者是至公之心也輔臣至以藉苫處塊含哀茹痛而不能不勉承於　陛下勤懇之命者亦至公之心也然臣以爲喪必三年自周公孔子以來未之有改世人之所講說民俗之所習安千百年以來未之有改非小節常禮之云也自後世乃有以金革之事起其臣於縗絰之中此特權一時之緩急而不得曲顧其私者非先王之法也臣自數日以來見輔臣瘠毀柴立形神摧敝有識者共爲憂之臣私切計輔臣之心欲更有所請則拂　陛下挽留之意

遂聽 陛下之留而不一往則父子乖離之久已抱恨於終天而不容頃刻安者夫輔臣能以君臣之義效忠於數年而不能以父子之情少盡於一日 臣不知 陛下何忍於此也 臣查得楊溥李賢在先朝時亦嘗起復然溥先以省母還家賢既以回籍奔 旨奪情固未有不出都門而可比之起復者也且 陛下所以不允輔臣之請者豈非謂 朝廷政令賴以叅決四海人心賴以觀法者乎今輔臣身負沉痛其精神之恍惚思慮之迫切必有不能如曩日之周已

悉而四海之遙聽風教者又且以拘曲尋常之見疑
之亦何以如曩日之敬信而承服是輔臣之勳望積
之以數年而　陛下固敗之於一月　臣又不知　陛
下何忍而為此也　臣以為輔臣之抱痛抑鬱而不得
伸是為上干天和而動星變之大者莫甚於此矣
陛下若垂惻輔臣不使之憂傷毀性則宜聽其所請
暫還守制即萬不得已請如先朝故事特勅禮官一
員護送　就道仍為責限赴闕不得延誤如是則父
子音容之乖隔於十九年者庶幾洩其痛恨於憑棺

之一慟輔臣之心既可以少安天下之人心亦可以無疑矣而　陛下所以處輔臣君臣父子之間者庶幾備道而無議矣然臣竊因是而感夫士氣之日靡國是之不明也夫　國家之設立臺諫所以為紀法之司而任糾繩之寄者也固非謂其阿意順旨而將迎逢合之為己也今輔臣之留　皇上主之亦既有成命矣焉用是嘵嘵者哉臣切意其始之遲違而不言是猶以綱常之見冀　陛下之曲體乎輔臣而其既且言之而不置者不過逐影附聲以希寵覓榮之

念而幸　陛下之一俞其請而已背公議以徇私情蔑至情而倡異論皆斯言啓之矣故今諸臣之所可自解者獨幸有輔臣之賢耳脫不幸異日有不肖者乘時而竊位焉亦將循故事而爲此附和者乎臣誠不知其可也臣謂人紀之所以植而國是之所以定者不特一時治安之計　陛下不可不垂察於此矣且以　陛下信輔臣之深而留之篤者豈非以在廷之臣未有稱　陛下之任使如輔臣者乎然堯舜不聞以五臣之供職而替其知人之哲文武不聞以十亂

之居位而曠其求賢之心亦願　陛下擇而用之者何如耳　陛下誠於朝講之暇悉心體訪自内閣講讀以至部院大臣非時召對考之行以驗其心術之端邪委之事以稽其才猷之通塞使人人得以所長自見當必有如輔臣者出於其間以稱　陛下之任使如是則輔臣即去猶之其留　陛下不至以孤注視輔臣而輔臣因是以獲推賢讓能之譽顧不愈於憂勞萃輔臣之一心使其乖父子之情而傷天地之和也哉臣愚昧莫測於天人之際竊以爲當人心而

合天理者其要莫甚於此敢昧死爲　皇上陳之惟
聖明採納焉

俯容輔臣奔喪守制以植萬古綱常疏

艾穆 刑部員外

沈思孝 刑部主事

萬曆五年十月二十日

頃大學士張居正有父之喪 朝廷援楊溥金幼孜李賢事例奪情勉留曾不移時而彗星突見光亘數丈漸逼中天 臣等仰觀星變俯察物議相與拊膺對泣廢寢罷食意在廷之臣必有能指陳綱常大義以感格聖衷者詎期附炎鄙夫如御史曾士楚都給事中陳三謨甘犯清議望風保留致使人心長死舉國

若狂紀綱風俗將大壞而不可反矣矧今星變未消火災隨繼天地　祖宗之靈所以儆聖衷者益惓切焉臣又安得以無言責而緘默苟祿哉臣非不知陛下雷霆之威不可測也顧思平生所學何事而又愛君憂國天植其性與其徒泣無益不若昧死進言卽進言以死而萬古綱常獲賴以明則臣雖死猶生也於是二臣不敢愛其死灑血爲　陛下言之　陛下之留居正也一則曰朕爲　社稷留二則曰朕爲社稷留是矣然而大學傳曰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

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夫語治國平天下之道而首之老老興孝語天下之平而係於長長親親則知社稷之命脉在綱常而羽翼綱常者在輔相治天下者爲命脉而重羽翼則可爲羽翼而傷命脉則不可故先王制禮嚴上天下澤之辨而三年之喪天子與庶人一焉以尊如天子而所以下同乎庶人者獨以此況下此而輔相可託言權變而目之爲匹夫小節儒生腐談乎經曰愛己之親者未有不愛他人之親

者也往　陛下有先帝之喪躃踊籲天煢煢在疚特
以天地神民不可一日無主雖抑情臨朝而其慘怛
之容宛然可掬中外臣工仰窺大聖人之孝通神明
而塞天地令　陛下舉天下以聽於居正固以居正
爲心腹臣也所宜推愛親之心及其父推人子之心
置之腹則君臣之心相視一體而其孝豈不稱錫類
哉且明王之治天下未有不自元輔大臣始也以元
輔大臣者綱常之表也居正今斬然在縗絰之中柴
骨灰心形影相吊而強顏所不安使之衰冠茹哀於

巖廊之上大非　朝廷禮昔栁若謂子思之居喪曰
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令禮由元輔大臣
出也謂非天下四方之所觀者哉夫事有偶一爲之
者例也而萬世不易者先王之制也　陛下以孝治
天下而經筵日講莫非講以此也可舍先王之制不
言而言近代之例耶當此承平治朝可論禮之變而
不論禮之常耶今居正以例留而厚顏就列矣如異
時　國家有大慶賀大祭祀爲元輔大臣者若云避
之則於君臣大義爲不可欲出則於父子至情又不

安臣不知斯時　陛下何以處居正居正何以自處耶昔徐庶爲母之故而辭劉曰臣方寸亂矣居正獨非人子而方寸不亂耶能復在廟堂從容論道如常時耶且居正躋人臣之極貴荷不世之榮遇者果身從何來乎必先有居正之父而後有居正之身　陛下始得而有居正也可令其執親之喪而鳴玉曳組於朝頋不得修匹夫尋常大都之節耶夫天下事一相可辦　陛下乃謂在廷諸臣皆不居正若也昔人謂人皆含靈惟誘所致故君好蕭眆則果銳喜事者

進君好渾厚則敦龎鎭俗者進　陛下但當審所好尚而豈患於有君無臣乎如以居正爲賢矣宜令居正公天下以爲心而擧賢自代可也或令其居憂之下反躬省過以斯民三代不可欺以草野輿情有可採易其果於自用之心而虛以受人之誨改其刑名之非而緬思乎伊傳周召之業未必非社稷之福也俟其二十七箇月服闋起復於時居正精力正堪付託此則君相擧動光明足昭示萬代又何必使衰冠茹哀於岩廊以傷國體而廢先王之制耶　臣又聞古

聖帝明王以仁孝之情予之臣而未聞奪之也爲人臣者以孝之情求遂於君而未聞爲其所奪也夫情而謂之曰奪豈盛世事哉奪之一字豈所爲以孝教天下者哉然亦有不得已而奪之而借之以爲孝者又非兵事使之不可也如魯公伯禽之哭而征戎是也非謂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也方今 陛下茂齡已登十五而又天縱神聖非主少國疑時比也威靈暢於四遐而南北戢戈櫜矢矣宮府一體而臣工蒸蒸向治矣正元輔 大臣可以守道秉禮之時而反援

是萬不獲已之例至不能有三年之愛於其父而俾之得稱為人子天下後世其謂之何昔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孰能說之孝子之重仁親而畏公議如此今居正宜有同然者 陛下忍重違之乎 陛下方以禮義廉耻風天下而不知風之者何自乎無論漢唐宋仁宗起復富弼詔援故事切責且命中人督弼起弼抗章言天下無事當行常制豈可與 太宗時比仁宗知其不可奪乃已本朝輔臣李賢等曾奔喪守

制然後奪情起復當時諸臣尙且爭之以奪爲榮以
匿爲巧不復知禮義廉恥爲何物而況居正今不奔
喪又弁奪情起復之例而廢之者乎語云作法於涼
其獘猶貪作法於貪獘將何極由是天下之爲子者
皆不知有其父爲臣者皆不知有其君爲弟者皆不
知有其兄而天下常紀墜矣當斯時也欲以法術整
齊天下而使之不亂何可得耶伏願 陛下愛居正
以德而不愛之以姑息速令奔喪守制以全忠孝大
節則綱常植[illegible]之正朝廷正而百官萬民莫不一

於正而亦亟足以格天尚何災異之不可弭哉

亟斥輔臣回籍守制以正綱常疏

鄒元標 刑部進士 萬曆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臣於九月二十六日聞輔臣張居正父喪居正三疏乞恩守制 皇上三留之爲居正計者必再疏懇之皇上皇上不聽計哀死求之而已何求歸之情未切暫留之疏遽上臣讀此疏涕泗交流臣也一介草茅跧伏圭竇恨不躬逢 聖明沐浴膏澤今幸蒙收錄恭仕未幾目此大故嗟嗟臣也生何不辰即欲竭盡血誠冒干 天聽自惟涉世未久諳練未深不敢啜

嗽自取越[illegible]無當言責者有言也今當言責者不惟不言且乞留矣[illegible]夫而不言三綱淪九法斁日被冠裳無異禽獸敢置身斧鉞抗疏爲 皇上陳之

臣聞天生民不能自治也立君治之君不能獨治也爲相佐之相也者一人之身而 社稷綱常所依賴者也必置身於綱常大道之中而後 朝廷服萬民懔乎有不善議其後者如蝟毛而起孔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此之謂也今觀居正之於父也憑棺淚送未盡送終之禮在

京宗制尚貪相位之尊果能正身而正人耶不能正身而欲正人為居正計者不可一日而不去　皇上為居正計者不可一日而留矣居正不去天下人所共知也　皇上留之者豈以其有利　社稷耶然不知居正之在位也才雖可為學術則偏也用太甚諸所設施乖張者難以數舉姑舉其最著者言之一曰進賢未廣詩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故聖世士器美而官材茂今則不然先朝各郡邑進學數十人今居正任事限郡邑不過十六七人是阻進賢之

路也無論他郡邑雖鄉先朝每科聯登科甲者數十人今限有定數是郡邑有可以登科甲者不可以遊黌序矣夫豪傑之徒非有衣冠維持之不羈之才必有所逞迄今怨號之聲遍於江南此其遺禍何如也二曰決囚太濫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故好生之德洽於民心今則不然先時決囚初無定額居正任事限各省決囚有定數以致首鼠私竄者欲盈其數以免罰有濫及無辜者矣此決之先歲者足以示懲來歲其數無異則雖有自新者其道無繇也三曰

言路未通古先盛世草莽賤士農工商賈皆得竭盡
其於居正任事大臣持祿不敢言小臣畏罪不敢言
誠有之矣折繡檻於彤庭披忠肝於玉陛者未之見
也間有憂關　國計慮切民瘼者欲抵掌而談當世
然不先稟命有命日陳之而明日罹罪者矣豈盛世
所宜有哉四曰民隱未周　臣先歲北上覩黃河泛濫
漂沒爲魚者不知凡幾僅有存者架篙爲巢吸水爲
飡目及至此心慘魂飛夫被水潦如此被旱魃爲災
可知矣黃河如此環四境以外可知矣有司不以災

聞恐干大臣德政以致展轉溝壑提妻携子散之四

方者衆矣　皇上深居九重漠然不知此居正之罪

也其他用深刻之吏阻豪傑之材又不可枚數者矣

即使有利　社稷猶大壞綱常也況無利　社稷若

此而可留之耶抑豈以居正既去天下事難以支耶

不知居正在位之時我　國家法度維繫民心者久

我　祖宗德澤聯屬民心者深況在事諸臣濟濟後

先非居正力所能獨運也居正去位之後其德澤法

度如故也天下人豈盡出其下哉豈盡無所補哉　臣

伏讀 皇上諭曰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旣去
前功盡棄 陛下言及至此宗社無疆之福也雖然
學固未成矣弼成帝學者未可謂在廷諸臣無人也
志固未定矣輔翼 聖志者未可謂在廷諸臣無人
也居正丁憂可挽留之居正脫有不測 陛下之學
將終不成 陛下之志將終不定耶此 臣所未解也
皇上以英明之資御曆五稔人皆曰將與堯舜之道
三王之功矣以居正而在京守制天下後世謂 陛
下何如主綱常自此而壞中國自此而衰人心自

而弛居正一人不足惜後世有攬權戀位者輒援以居
正故事甚至窺竊神器貽禍深遠難以盡言者矣昔
古之碩輔元宰措則正施則行建光明俊偉之業者
無他上下交相信也令居正負喪而議 國是也天
下之人皆曰居正不孝而固寵也居正不孝而縻爵
祿也居正不孝而擅權也雖有設施誰則信之居正
之心必曰天下之人議我不孝而固寵也議我不孝
而縻爵祿也議我不孝而擅權也上下稍有不從禍流
搢紳天下以是疑居正居正亦以是疑天下上下交相

疑而禍不目深者未之有也甚哉居正不可留此位彰彰明矣臣又揣居正之心矣 臣觀居正首疏云有非常之人然後辦非常之事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辦也是其心蓋曰起復非常事也吾非常人也吾而當此誰則議之自 臣觀之人有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办此五者斯謂之不常之人今有人於此親生而不顧死而不葬指而名之曰非常人也然人不曰殘忍則曰薄行不曰禽獸則曰喪心可謂非常人乎且其疏又曰不顧旁人之謗議鄙匹夫之小節非滿[illegible]

喪心有此言哉一家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天下非之不顧謂理之所在則顧理而不顧衆論也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旁人謗議是乎非乎尾生之信孝已之行陳仲子之廉小節也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果可謂小節乎又曰道路無不爲臣酸鼻此其欺罔尤不容言居正未聞喪之先天下逆覩其奸居正既留京之後天下深恨其非臣登刑堂遇各司曹出刑曹接諸冠裳各垂首喪氣一　三嘆切齒含憤有不忍言酸鼻者誰乎　皇上大婚副大禮也居正以被

經罪人欲雜乎其間何心共蓄欲誇示來世以居成
功耳宋臣文天祥當南渡之十猶送親歸葬當此清
朝豈南渡之時耶先朝李賢奪情起復羅倫力排斥
之居正之不歸蓋無情可奪無復可起又非賢之儔
矣大臣聞喪而不去小臣必有匿喪而不報者固所
必致也嗚呼父子天性其恩罔極事父如此事 皇
上可知矣先正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遺其親能忠
其君者未之有也抑臣 尤有深恨焉 國家以言路
付之臺省事關綱常悉陳無隱默而不言猶謂曠[illegible]

題觀湖廣道御史曾士楚一本爲保留輔臣事

勝驚愕謂公論倒壞一至於此徐察之各道御史有毅然中止者士楚悍然不顧私自上請此其心豈眞爲社稷計哉蓋曰輔臣本欲留也不首留之其功不高身首留之輔臣德我我不數年公卿立至矣此士楚心也夫今日上疏留輔臣者士楚也臺臣倡之明日上疏留輔臣者陳三謨也省臣效之　朝廷爲首善之地臺省爲公論之所論　至此可勝言哉所幸者公卿大臣挺然中立未有留疏忽因此而遷去又

不常矣遡其原十楚先之楚也亦有三年之愛於其父

毋乎臣忠悃如此伏乞　俯賜採擇亟斥輔臣遠歸

守制侍制滿之日另行起用則綱常正而人心服

朝廷尊而天變消萬世仰　聖天子作為出尋常萬

萬矣居正學尚刑名見臣此疏禍臣必深臣萬萬死

矣蓋非嚴刑督責以箝天下之口則攻之者愈多也

噫臣耳為妾婦自愛其生矣堂堂丈夫不忍為妾婦

也碎首玉堦矣憾哉

俯全元輔忠孝完節以植綱常疏

張岳 南京右僉都御史 萬曆五年十一月

臣聞君親之恩與覆載同一體臣子之誼根性命以有生恭遇　陛下沖茂英明爲天地綱常之主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兩全而不可失者也　陛下不諒臣之不肖屢蒙簡擢孤寒下士感激非常南臺係風紀重地而臣又忝紀法之官遇事豈容隱默今臣方入留都忽聞輔臣張居正遭風木之感致厪　聖懷隨該吏部奏聞奉

聖旨元輔受　皇考付託輔朕沖幼安定社稷深切
倚賴豈可一日離朕父制當守君父尤重准過七七
不隨朝入閣辦事侍講讀制滿之日隨朝你部裏即
往諭朕意着不必具辭欽此　臣捧誦綸音不勝感激
切念輔臣功在　社稷何庸　臣贅豈惟　陛下留之
天下臣民皆願留之豈惟　臣民留之四夷窮髮之類
亦願留之　臣見南臺諸臣集議羣然意欲具疏懇
懇勉留而未有定論　臣獨有[illegible]為言者豈容阿私所
好同聲附和為哉敢特陳于　君父之前與　陛下

垂紳之元輔張居正歷事三朝夙夜在公于今三十年矣其能承顏於垂白之父亡能幾何時乃今不幸奄逝無從永訣又不能匍匐奔喪其何以補終天之恨八旬老母旦夕失其所天則高堂之上又必有難爲情者而少缺定省凡爲人子將若之何興言及此臣知元輔之方寸亂矣尚可挽留之乎古云孝思不匱永錫爾類又云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惟 陛下思念 皇考明發有懷遵奉 聖母孝養罔極 陛下以思念 皇考之心體輔臣之父以遵奉 聖母之

心恤輔臣之母容令馳驛奔喪戴星行止隨遣行人一員護送回籍守候起程仍酌定期限請自 聖裁令襄事速就赴京入閣辦事撫按官催促登道將輔臣老母安輿杖几迎養到京進有補衮之忠退有戲綵之孝輔臣不得見其父而猶及見其母致身於陛下之前無遺憾矣其還答 陛下者又當何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兩全而無害萬代瞻仰在此一舉此臣所謂錫類維則其于 [illegible]淳大有光矣設或以臣言為不然縱廷臣未敢否議其如退有後言何縱

一時隱忍其如萬世之公論何且輔臣原籍甚邇
陛下親定期限孰敢悖違但 陛下一日不可離
元輔難以輕發然 陛下之所以不可離者不過為
天下扶植綱常以安 社稷保蒼生重計而君臣父
子之間其為綱常孰大於此安 社稷保蒼生又孰
大於此哉臣逆料此疏一出 陛下必已先期俯從
輔臣之請而輔臣必先期回籍仍慮輔臣愛君憂國
翼翼小心又 聖主懇惻慰留不忍遽違臨事又不
敢以情告者故臣冒昧一陳之臣亦初赴南臺不究

驟瀆宸聽然三綱五常之懿有生以來人孰無之不必入官之久而後可言也臣嘗逮事 皇祖每以愚戇不知忌諱觸時冒罪臣亦安心年久復蒙 特扳何敢隱情以負 明主今日之言乃曲全恩義又爲元輔務完大節諒 陛下俯順下情當無阻碍而輔臣之心亦必得所安伏乞 勅下廷臣集議與制再懇 聖裁酌定赴京程限諭令抑情供職移孝爲忠俟 陛下春秋鼎盛仍許終制以報三年懷保之恩臣又昧死爲之言曰夺喪之禮所以完父子之情

奪情之典所以完君臣之義兩造並行而不悖庶幾
古綱常不泯云其於世教幸矣

平情法以正風化人心疏

趙標　浙江道御史　萬曆二十一年八月

臣聞之法設大禁禮順人情故論法不論情則包藏禍心者不免戕賢而害物惟平心易慮而互聽竝觀則雖曖昧隱伏明如鑒水不啻也前該監生吳鎮奏訐吏部侍郎趙用賢賴婚逐婿事具疏辨已該科臣議勘臺臣論劾俱奉明旨下之部院而用賢隨以給假去矣夫使用賢貪財圖利如吳鎮疏中所云則生平盡棄一去何惜臣反覆觀覽幷得之吳中士大夫

之口殊有大謬不然者蓋鎮父之彥與用賢蟬聯並進鴈質成懽素相腥無間也第緣用賢獲罪江陵横遭斥逐之彥懼用賢之累已而漫不爲禮用賢惡之彥之反覆遂絶不爲親夫之彥趨勢疎交眞足厭薄使用賢絶其交不絶其婚或暫絶於罪廢之時仍言約於起用之後大中至正豈不毅然大丈夫哉奈之何意氣用事執拗不回二姓之歡一忿永棄不知婚姻重事風化攸關一諾千金片言九鼎下詔固有不可率意而使氣者正此之類輔臣王錫爵書中所謂古人有

之不可施之今日者是也畱督術永之深思而不得
不爲倫理受辜矣然語有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當之彥之持斧按閩也非用賢山居落寞時乎顯晦
異地寵辱殊情論交誼固當以貴而下賤敘親情又
當以男而求女乃之彥猥以形迹自嫌而向人作態
乖戾炎涼之氣味難堪況用賢素以才節自負而睥
睨一世嫉惡之剛腸能自制哉是用賢之過由之彥
相激而成也顧用賢絕而顯示以絕業已久付之度
外之彥絕而陽爲不絕陰驅而納之網中蓋其書抵

諸貴人也非藉以申好也鈎採羣言預爲羅織文致之地其控奏闕廷也非爭欲完娶也護閉眞情正爲相陷之謀不然已不知而父受其幣獨不可及其既知而遂返其幣乎支離尾殘遁疑跬於用賢被徵之會獨不可繾綣懇懃敦舊盟於用賢屏棄之日乎詭迹秘形發禍於趙女適人之久獨不可使義誂詞頌言於將門納聘之初乎有一於此用賢未必終遂事體亦未必決裂乃含糊隱忍　方以誤之也陰若伏鷙乘蒔赴會賈勇以擊之也扶若發機拊背扼喉掌

廢以弄之也易若承蜩十載機權何言秦晉之好滿廢鱗甲竟如吳越之謀之彥　詭奸險之甚深刻次等者矣故以法言用賢曲而之彥直以情言用賢狹隘而之彥陰巧以人品言用賢終不失為君子而之彥則小人之尤者耳蓋君子往往負氣太高處事太易防人太疎用賢今日正坐此弊如遽以為貪人遽以為儉夫遽以為改行喪節則之彥報荅書中竟未見此様一字而科臣張貞觀之疏既已前知其不然矣況用賢疇昔之直聲震滿海內邇來之清望藉甚

朝端眞才難得覩過知仁忍遠以此等名行相加遺耶　臣以爲就用賢今日之事論之則情法兩不相蔽就用賢生平之品論之則瑕瑜自不相掩臣故敢斷然目之爲君子如之彥者既工排陷又善揣摩既誣人罪又辨已官況未上疏公朝先已受揭私門未徧遞於外庭先槩及於中侍機械無窮變詐百出眞鄙夫小人無恥多端者也雖然之彥亦何足道哉臣獨慨夫才莫盛於古而古之求　也甚恕才莫乏於今而今之責人也甚刻坐使陰柔小人伏危機於十年

之前賜爾君子遭陷穽於一時之頃妻菲肆行毒蜮
得志從此以往恐益長奸人雄心隳直士之節氣
風化何裨人心先壞若不早加隄防則將安所底止
伏乞勅下部院除趙用賢給假回籍外仍嘗參酌情
法大爲昭雪將吳之彥嚴加議處以爲奸佞者之戒
亦挽回世道之一機也

萬暦疏鈔卷六

國是類

王用汲　乞察總憲欺罔以彰國是疏

李　植　大臣傾陷言官乞洞察以定國是疏

江東之　大臣巧塞言路乞顯斥以定國是疏

葉承遇　大臣抗旨排公議乞斥以定國是疏

王士性　乞容狂直察邪媚以定國是疏

吳中行　尊主權明臣義以正朝廷疏

汪應蛟　僭陳國是乞處分以服人心疏

國是類

乞察總憲欺罔以彰國是疏

王用汲戶部員外萬曆六年六月

臣謂臣之立朝也必有介特不阿之行而後可以維頹風必有精白不欺之心而後可以植臣紀故介者人臣之美節欺者人臣之大罪也一失焉一縱焉則國無以爲國矣臣近讀邸報見大學士張居正一本感激天恩准假歸葬事竣恭陳謝悃事內叙四月十

六日葬父於大暉山之原巡撫湖廣都御史陳瑞撫
治鄖襄都御史徐學謨及地方司道等官畢來會葬
等情獨巡按御史趙應元奏內不見叙及夫撫臣體
尊千里來臨足以榮其親固居正之所深嘉也按臣
權肅特秉風裁亦必居正之所甚喜也臣竊爲臺中
有人慶矣及數月應元有患病乞休疏臣始疑之豈
剌呈不能無介然於中而應元遂爲退避計乎奉旨
吏部知道其應否容令休致或病痊起用該部自有
題覆舊例也乃掌院事都御史陳炌求悅輔臣遂黍

諭其托病乞休大肆欺罔焉夫疾病人所必有獨內臣得以病告蓋謂其無地方之責非出於推諉避事故凡京秩諸臣或患病果眞欲就醫於故里或進用太驟恐超躐乎前人或家有期功之喪情不容遽釋或朝有忮害之黨勢難以竝立皆暫引疾退處此其義未必盡於匪躬而其心要非出於爲邪故自　祖宗朝至陛下今日槩不絕其嚮用之途亦所以恤臣下委曲之私而示聖朝寛大之政也今在廷大小臣工其曾經告病者何限若以妗之言推之則諸臣皆

欺妄之臣不容一日立乎其位矣無論遠者即應元疏入先後數十日工部司務呂潛以病告矣序班郭英稷署丞李舜臣又告矣南京刑部主事孫一星劉玉成又告矣事下吏部槩為題覆皆奉旨俞允何獨無一人為托疾乎且此猶謂非有差委在考覈之例也如近日巡按廣西御史陸萬鍾巡按陝西御史劉光國巡按山西御史陳用賓皆奉差方回中途皆以病告等與應元一體也何不一一論其托疾而率聽吏部題覆乎豈萬鍾等皆不可遽𢫏之疴而獨應元為

強健無病之人乎夫屬辭比事春秋誅心法也參伍異同韓氏審言術也　陛下試舉是數者以詰汾將誰爲欺乎誰爲不欺乎　臣謂汾雖百口亦不能以無欺自解矣且無論諸臣即汾在世宗朝亦養病家居十餘年後稍夤緣攀附援置要津以退爲進宜莫如汾也已則行之而反以責人何以服天下之心亦異乎大學藏身之恕矣御史爲耳目之官巡按係風紀之任昔人謂諫官雖卑與宰相等　陛下所恃以彈壓諸大臣之專而壯虎豹在山之勢者惟臺省二三

臣也今一爲挺然特立之行即其身之不能免則大臣何所嚴憚而其餘諸臣不將人人自危哉、臣竊謂關繫非淺鮮也夫事有其誼則是而其意則非者不可勝紀　陛下但見忦之論劾趙應元恣肆任情巧爲趨避即罷斥之有餘辜也至其意之所從來不爲其事而爲其人不爲此事而爲他事　陛下安得而知之如舊歲星變示警奉旨考察所以應天變也而不知所以懲抑者乎爲不附宰臣之人姑舉跡最著者言之翰林習孔教則以進士鄒元標之故禮部張

程則以御史劉臺之故刑部浮躁獨多於他部則以艾穆沈思孝之故而所往來尤密者主事蔡文範也考從分轉趙志皐則以吳中行趙用賢之故而同事講館藏亦且人無固志也苟得輔臣之心則雖屢經論列之潘晟且得不次擢用苟失輔臣之心則雖素負才名之張岳難免不及降調此其大者其餘諸臣中外籍藉亦咸謂有所由來焉 臣不意 陛下以其消災弭變之舉而僅為宰臣酬恩報怨之私不但宰臣而凡附宰臣者亦竊得各酬其私矣可不為太息

甚哉夫本朝事體曹寺各自爲屬閣臣不容少干塡報賢否在各堂卿而吏部爲之總評自陳不職在諸大察而吏部爲之彙覆爲居正者豈得人人而謂其當黜當留哉但權之所在人爭趨焉有揣其意之所欲爲而預爲之所在居正旣見其人之不愜於心令又譁然有可指之矢亦遂昧其邪正之大防矣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臣謂逢君之惡其罪小逢相之惡其罪大今之時則逢君之人少而逢相之人多何者陛下天縱聖明從諫勿咈諸

臣熟知其然也爭欲探驪龍之珠碎玉階之首以餘
表見誰肯容悅以負明主哉是故　陛下欲織段疋
則撫臣按臣言之欲採珍異則部臣科臣言之欲取
太倉光祿銀兩則臺臣科臣又言之　陛下悉見嘉
納或遂停止或不爲例如輔臣意有所向不問其事
之是與不是誰敢一言以正其非哉且有先意而結
其權心望風而張其虐焰者矣是臣所謂逢也今大
臣能不逢相之惡者有幾若汾者又其彰明較著者
也臣謂今天下事事私矣人人私矣獨　陛下一人

公耳　陛下又不躬自聽斷而委政於衆所阿奉之元輔是以大臣益得成其私而無所顧忌小臣益苦於私而無所控告其勢不得不奔走乎私門矣以陛下之聖智何不日取庶政而勤習之大小章疏務躬省覽孰公孰私孰便孰不便　陛下先以意可否焉然後宣付輔臣俾再商確可則行之未可則票擬覆請閱習既久智慮益弘則幾微隱伏之間自無逃乎聖鑒如於炌之明上行私非惟不敢形諸牘且不敢萌諸念矣夫　陛下今日與御極之初不同御極之

初罷所宜護天下唯恐不輔臣之聽今春秋漸盛親
政宜先天下惟恐盡輔臣之聽何者威福者　陛下
所當自出也乾綱者　陛下所當獨攬也一寄之於
人不謂之旁落則謂之倒持矣苟曰有賢宰輔在焉
可悉聽其處分也則得賢宰輔莫過周成王宜可恭
已一無所爲矣何以猶稱夙夜不敢康哉意其精神
之所注措視聽之所該涉必有出於純心畏相之外
而非徒端拱受成於周公也其在今日猶可言也萬
一時移勢改有如憸人居鼎軸之地亦循今日之故

事而悉以委之則政柄下移極重難返其將何所不至哉此又中外諸臣日夜所深慮不獨為應元一事已也臣非不知應元之斥已奉明旨豈一介賤臣所能回但見羣情洶洶率與臣同而卒懼輔臣之威無敢懷忠盡以入告者臣竊憤之故不避斧鉞之誅而特為是言將使權臣聞之謂天下猶有不可盡威劫之士或稍歛戢於將來而潛消其逸志是臣所以忠陛下之心也如蒙 陛下幡然覺悟灼炌之為欺應元之無罪收回前旨別白忠邪則天下盡還正直之

風甫臣承以朋比爲戒王黨益奮公道大明是臣之
所不敢必也臣於炌與應元均舊屬官而炌待臣尤
厚但炌得以位而臨臣者出于陛下也炌則戀私
恩而並海王德矣臣安敢效炌所爲哉況臣言未必非
忠于炌耶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大臣傾陷言官乞洞察以定國是疏

李植 江西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二年四月

臣 見吏部尚書楊巍題覆御史丁此呂劾高啓愚等本謂丁此呂變亂經旨陷人以無將大逆隨奉明旨處分將丁此呂調外任官 臣 復何言但風紀所關不容默默竊照我國家設御史之官主在糾劾諸不法事發姦摘伏乃其職也啓愚阿權媚勢正言責所當摘發者而楊巍乃曲意庇之而陷及言者如公論何臣 請為風紀爭之 臣 按論語堯曰篇引堯命舜之詞

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朱熹註曰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詞曆數者帝王
相繼之次序下文乃曰舜亦以命禹註又云舜後遜
位於禹亦以此詞命之觀此禪繼之事本題註疏已
明而楊魏乃謂出何註疏捉為變亂經旨傾陷此呂
豈[illegible]出身科甲獨未讀論語耶昔故相張居正擅權
日久包藏禍心每事輒以舜禹自比故當時尚書潘
晟為居正撰壽文引舜禹以歸美之居正喜而懸之
中堂矣曰舜禹行事與我相類此有耳目者所共覩

間然則啓愚命題之意謂非潘晟作文之意乎借曰啓愚無是心人亦不能無是疑夫當權姦驕横之日而啓愚命此遜位之題欺君孰大於此楊巍奉旨查議各官素行不能正啓愚諂媚之罪而惟附會傾陷言官罔上亦孰大於此此臣所以不容默默無言也蓋言官固不可以言語文字論人大臣亦不可以言語文字傾人要之協於公論何如耳況朝廷機務甚煩言官日有建白言語之間稍忤權勢輒以去丁此呂之術去之臣恐流弊必將塗陛下之耳目拑天

下之口舌儻有大奸大惡將任其所為莫敢誰何誰
復為　陛下言者此正言路通塞所關治亂安危所
係臣不意魏位居冢宰表率百官不能保安忠直反
從而傾陷如此是誠何心哉往居正自恣阻塞言路
每以傾陷之術託之吏部而吏部一一曲意奉承居
正所售雖巨奸必擢居正所惡雖大忠必排冢宰之
失職也久矣今當朝廷清明之會而魏素有端潔之
望一旦決裂至此　臣深為魏晚節惜也古人謂人品
蓋棺始定不誠然哉　臣目擊此弊宛然復覩前轍世

道人心將復敗壞　臣憂世憤俗不得不爲　陛下言之是臣所救正者世道人心而臣所必爭者風紀國體非獨爲一此呂也設使此呂果陷狂悖陷人是眞臣方將指摘此呂不暇敢嘵嘵以瀆天聽哉伏祈陛下勅諭大臣須念國體風紀爲重各持正以秉公毋妬賢而病國並勅禮部今後科場出題務要明白正大毋犯忌諱以啓指議之端　陛下凡遇處分言官所洞察邪正撫厭忠愛之心培養敢言之氣勿使輕爲忌者中傷仍望　陛下將高啓愚罷斥以爲詭

媢權奸者戚畹丁此呂坤留以為直言敢諫者倡庶
傾陷之計不行風紀之體愈振宗社幸甚臣愚幸甚

大臣巧塞言路乞顯斥以定國是疏

江東之 山東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二年二月

近該吏部題覆御史丁此呂本奉　聖旨何洛文著以原職致仕嵇應科調外任陸樹改調別用沈懋孝戴光啓留著用言官論列須審識邪正據實秉公豈可逞臆造言誣善亂正卿等說的有裨國體丁此呂姑著調外任用再有這等的你部裏查照前旨不時議處以清言路為大臣的也都要主持正論純心為國毋得畏阻依違欽此臣惟帝王之於直臣用其言

而顯其身今此呂之建白言已行而身被黜　陛下不過因吏部尚書楊巍之排陷姑黜之以全大臣之體耳臣請以　祖宗之聖德爲　陛下陳之昔太祖高皇帝嘗厭言官之迂衍羣臣有阿意者其疏曰此不敬此詆謗罪當誅宋濂曰其心爲朝廷耳烏可深罪乎上乃覽疏中有足採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幾不免誤罪言者今此呂之言可採居多楊巍之叅果慕宋濂而爲忠臣耶抑亦阿意而爲佞臣耶　陛

下承高皇帝之業體高皇帝之心巍之佞而非忠無能逃

陛下之明見矣臣於故相張居正毎疏不欲盡暴其惡存厚道也今爲巍所激則不得不盡言者居正不奔父喪自撰御劄詔書類皆卑主而尊臣令徐爵特付馮保矯

聖旨而行之挾天子之威箝百官之口當時侍郎王錫爵伏地而泣仰天而嘆以爲曹操王莽復出詭之不能坐視不忍遂請告省親以身諫焉居正方洋洋出都門北向

叩拜以馮保南向登輿以受迎送督臣梁夢龍總兵戚繼光遠離信

撫撥牌等承護衛千里所過州縣鋪甃道途搭蓋行館雜采輿所之未有若此之盛也及歸父墓未完輒於教場登壇閱武賞罰三軍　臣聞之以爲訛言問之荊州府推官魏允貞實親見之外議洶洶咸爲居正包藏禍心高啓愚一出舜禹禪位之題場中士子擊硯號呼以爲從官張氏友以啓愚有心無心雖屬曖昧士臣知與不知莫不駭異此當時之實事非此呂之造言也魏所謂止傳道統禪繼之說出何傳註上文有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則此命爲禪位之詞明矣

巍豈年老智昏思不及此敢爲謬言以欺 陛下耶
巍不能如宋濂塵如佞臣之阿上意其罪猶爲小者
陛下採此呂之言而行之未嘗有怒巍乃妄引重典
大肆傾排若非 陛下英明仁恕此呂罪且不測臣
知巍非阿 陛下意也阿輔臣意也輔臣申時行二
子皆中科名豈樂此呂有此疏哉又豈樂 陛下洞
燭科場之夙弊而罪及同試之諸臣哉是以巍排言
官名爲曲庇故相以掩既寒之灰實則逢迎新相以
助方燃之焰觀尚書徐學謨始媚嚴嵩繼媚居正忠

愛全無人品素卑巍於初入吏部則讓之於議覆推用則荐之曰學謨聘行之親高為標榜以結其歡今日參此呂之心即前日讓學謨之心也　聖旨責之純心為國巍當愧死無地矣既無純心安有正論如先任都御史陳炌彈劾嚴嵩家居二十載不通饋遺終身如一日止以參論趙應元有干淸議平生節槩盡皆尾裂巍之砥礪名行無能出陳炌之右其參丁此呂較之參趙應元情罪倍焉此呂之言行而身黜且得附於應元亦足幸也巍之始正而終邪尚有忝

於陳玠不大可哀哉參照吏部尚書楊巍小廉曲謹大德踰閑以冢宰而附權門甘爲媚灶之夫以賢者而變佞人自同河間之婦上負朝廷擢用之恩下失四海蒼生之望自今以往無望其能正心術以正百官矣伏乞　陛下大奮乾斷作求祖德以高皇帝之罵阿意者罷楊巍仍勅輔弼大臣各以宋濂爲法以佞臣爲戒庶幾言路從此可闢無所容其壅蔽之奸制科將來可清不敢復蹈市恩之轍矣宗社幸甚士民幸甚

大臣上抗明旨下排公議乞顯斥以定國是疏

葉承遇 雲南道試監察御史 萬曆十二年四月

臣聞帝王之道在知人而知人之道在進賢退不肖然衆言淆亂必折衷於聖而後國是可定也大舜明四目達四聰以大智稱矣惟執兩端而用其中此舜智之所以大也恭惟我 皇上英明天縱獨攬朝綱撤壅蔽之私去多問之弊眞不世出之主也頃因御史譚耀論胡執禮孫應鼇等事旨下吏部覆議此皇上好問好察之智也及部議既覆奉 聖旨孫應

鰲起用不出故意遷延明違前旨胡執禮行事酷復
俱著致仕員缺另行推補此 皇上執中用中之智
也大舜之智何以加此哉 臣覩旨下部議祇止於孫
應鰲胡執禮二臣而已冢宰楊巍從議徐學謨四臣
無乃抗明旨而排公議乎 臣覩邸報科臣鄒元標論
大臣難退易進事奉 聖旨徐學謨著馳驛去張仕
佩准致仕科臣徐三畏論留臺具臣等事奉 聖旨
熊汝達前管工誤事如何輒起用着冠帶閒住科臣
張維新論慈禁興工具臣不堪大任事奉 聖旨劉

志伊着致仕俱吏部知道欽此天語森嚴聞者悚慄下之吏部所共知也楊巍獨不聞乎乃與徐學謨稱其老練熊汝達稱其古朴張仕佩稱其剛直劉志伊稱其清謹且目之為老成正大而歎其去為可惜推楊巍之心皆以皇上之所擯斥者為非矣四臣之擯斥由科臣之論劾也科臣之論劾由羣僚中之採訪也皇上何心哉從公議耳科臣亦何心哉亦從公議耳楊巍稱其賢而惜其去果何見也如稱其賢與則誤事如熊汝達皇上惡之阿附如劉志伊

皇上知之魏獨不聞乎是非混淆賢否倒置非公是矣如惜其去與則朝廷愛惜人才凡大臣家居一經撫按薦舉遇缺推補不忍終棄之也魏獨不知乎作爲可去作爲可留非國體矣冢宰以天名官天道至大至正者也 皇上奉若天道尤至大至正者也

皇上秉至公以納科臣之論列楊魏任私意以薦已逐之邪臣過加標榜爲後日起用之基裁抑直臣啓他日壅蔽之漸如御史丁此呂攻訐時弊明旨所不罪也而指其誣善亂政徐學謨等屢經論列明旨所

不取也而指其正大老成所見已與 皇上異矣
皇上一天也所見旣與天異其可稱天官之職乎哉
楊巍生平履歷素有才望儒紳之所敬仰但今晚節
末路一生患得患失之心不免固寵附權遂有狗私
滅公之舉且如堂考選官此祖制也一狗竊託至以
曳白得官雖選郎爭之而不聽裁革頂首此新例也
一狗吏請頂首盡復其舊雖明旨在前而不忌此其
用心似非純臣之道所宜罷斥以警官邪者也㳟照
吏部尚書楊巍謹始怠終色厲內荏計在附權抗明

旨而不顧意欲賠直排公議而不思以請託而壞堂
考之嚴規狥私情而復頂首之積弊旣失鑑衡之體
難總銓選之司伏乞　陛下獨奮乾剛亟施夬決將
巍卽賜罷斥庶百官之表率可端朝廷之壅蔽自撤
其於聖治裨益多矣

乞容狂直察邪媚以定國是疏

王士性 禮科給事中 萬曆十二年四月

臣聞御史丁此呂所言科場一事謂 祖宗二百年大法一旦壞於諸臣之手故此呂憤激於中不得已耳 陛下旣已用其言而斥其人則此呂之言是矣何又謂之於外也雖其所指高啓愚題目一節不當以言語求人短長然何至如吏部尚書楊巍所謂誣賢亂政而比之王聯趙文華乎王聯之誣胡纘宗趙文華之誣李默則以挾讐以附勢此呂之與啓愚非

有夙昔之讐也又非有欲附之勢也何得舉斯言以聳動 陛下則 主上陛下所謂清言路者且不免乘此而遂塞之矣何者蓋 陛下臨御以來言路嘗再開再塞矣 臣請舉其始末而言之 陛下登極首加意錄用言事之臣大小臣工喁喁嚮風各自靖獻共成上理言路開也自故相凌轢豪傑而箝之口短喪事起諸臣憤激致戍邊編氓而去者接踵焉朝無危言巷無清議此一開塞也 主上陛下一旦奮乾斷逐權姦憫諸臣非其罪復其官而晉陟之大小臣工又喁喁

鬻風各得盡言以斥退前所蠅營狗苟於故相之門者言路又開矣今未及一年又出馮景隆孫繼先曾乾亨於外又謫黃道瞻孟一脉又調鄒元標斥范儁爲民今又逐丁此呂於外欲言之臣且觀望心口自度而懷緘默避禍之念此又一開塞也夫此言路也開之未幾而復塞之此諸臣也用之未幾而復棄之道路傳聞轉相驚盻得無示天下以不廣也且天下多忠才而豪傑不啻三人之建立多藉於興起而得之自樹者不四五其氣節多銷阻於挫抑而百鍊益

精者又拾無二三焉爲大臣者正宜以愛惜人才培養氣節道
陛下而楊魏乃設浮誕之詞倡謬妄之說引王聯趙文華爲諭欲於此呂而甘心焉推其意不過以科場一事深犯時忌故欲以此阿媚相臣而固其寵位耳不意魏之老耄一旦喪其名節至此也且非獨此呂也胡執禮之狠酷三吳之人怨入骨髓故譚耀張文耀交章論之而魏以執禮爲舊吏部力爲之辯且又薦其同僚張士佩等使非
陛下之明見不允其請則譚耀二臣又與此呂同謫矣往者左

都御史陳炌生平執持非不峻潔獨陷趙應元以附張居正一事遂不齒於縉紳魏亦素有清謹之聲乃以此而喪其生平此與陳炌何以異焉則魏所謂以垂老之年冒不潔之名者豈非自狀矣乎大學士申時行身為元輔當勸　陛下從善納諫以成正大光明之治而遂聽邪媚之言妄為票擬不知輔臣之體應爾與否夫時行　臣師也魏舊所選　臣者也　臣非敢操戈入室但大臣之忠邪言路之開塞人才之進退皆關係國體安危治亂之大者　臣故不避咎欲以

瀆上聽伏乞　陛下收回成命罷斥媚臣弁叮嚀元
輔開廣言路以圖盛治不令折檻絕裾之美獨擅前
代則宗社無疆之休在此一舉矣

尊主權明臣義以正朝廷疏

吳中行右春坊右中允
萬曆十二年四月

臣聞之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蓋言君權不可一日移也又聞之忠臣不私私臣不忠蓋言臣義不容一念雜也今 皇上乾剛離照勵精圖理百僚奉職四海嚮風眞千載一時矣而猶有敝習相沿舉國莫知其非者二事臣謂借留賢之名而保輔臣此諂諛之極也甚可耻也臣謂借去讒之名而祭言官此壅蔽之漸也不可長也科道風聞言事官有專責上言大臣

德政律有明條令甲訓典森若日星輔臣者股肱也躬歷有年其人之邪正豈能逃聖鑒哉或因事乞歸或被言投劾宜去宜留聽之朝廷耳何邇年以來每遇輔臣辭位必羣然起而留之頌功贊德累牘聯章此其心何心哉盖昔年保留故相之餘風可羞孰甚獨奈何至今存也但當責以大義私相勸勉共期協力贊襄如周公之告君奭可也未聞以留行瀆之君也況今輔臣申時行之賢久注聖衷本無纖芥見疑之意而必疏留以要君之從寧啻聚蟻之慕羶乎殆

幾於以私比而作福矣即使其人必當留也而出於
衆口揄揚以保之跡涉諂諛非臣義也言官者耳目
也聰明所寄其言之是非豈能逃聖鑒哉或妄言無
稽或持論未當宜寬宜罰聽之朝廷耳何近日所爲
偶因言官論事遂悍然起而攻之臆斷株求公言顯
斥此其心何心哉盖權臣鉗𢷬孤忠之故智殷鑒不
遠獨奈何計出此也雖或奉有明旨令其查參猶冀
婉辭救解如潞公之容唐介可也不宜以拒諫導之
君也況昨言官丁此呂之疏未蒙聖怒止令分別被

論之人而忽叅斥以成君之過寧啻畫蛇之忝足乎殆幾於以私排而作威矣卽使其言果可罪也而出於一人意見以逐之跡涉壅蔽非臣義也夫輔臣表率羣僚旣忻然借譽口於公卿他日或公卿之有辭避也則廟堂獨不當留之以報其德乎夫冢宰進退百官若公然可甘心於臺諫他日或臺諫而論冢宰也各部院獨不可叅之以快其意乎其流之獘必至於大臣持祿養交雷同而附和言官畏罪容奸風靡而緘默甚非社稷之利熙明之世所宜有也臣以為

須者邪正相攻彼此聚訟不足辨也道揆法守臣義
君權自有綱維不容僭越者　皇上試攷故籍羣相
擬僭而保大臣嘉靖四十五年以前所未聞至于不
奉旨而亦黍斥言官則本朝二百餘年以來所創見何
晚近世之爲臣者多私而不忠也豈其以弁髦視朝
廷乎伏乞　皇上總攬威福嚴加戒諭姑容既往申
飭將來凡輔臣之留言官之斥惟君父之命是聽如
有踵故智非羣留擅黜者雖公亦私必罪無赦永絕
偏黨之萌共成和明之理謂非正朝廷之要務哉　臣

知臣之言出大僚意必相左羣互目臣為狂盡觸忌諱未免顛隮然臣伏思臣之身萬死一生臣蒙皇上再造之身倘愛其身而趨時竊位隨世轉圜知之不言言之不盡且有愧于犬馬之銜結矣仰惟聖明垂神俯納焉臣不勝激切戰慄之至

偕陳國是乞處分以服人心疏

汪應蛟南京禮部郎中萬曆十二年四月

臣給由到京竊見邸報該吏部尚書楊巍參論御史而此呂攅調外任御史江東之等因劾巍邪媚阿附遂至衆議紛紛莫執其咎賛善趙用賢言之迹涉黨同矣御史李廷彦言之見謂挾私矣雖荷聖明槩施包涵而國是終未明人心終未服也臣疎遠孤踪內絕聲勢之援外無朋比之私竊以此事本末參之聞見謹分別諸臣邪正言論是非冐昧以進惟陛下

宸裁斷焉原任侍郎高啓愚林術肅闒氣節卑猥臣不聽謂其非鄙夫也給事中王亮操心近僻持論拂經臣不敢謂其爲端人也至於丁此呂以命題獻媚指摘啓愚不知言語文字難以罪人其識見未練誠有之矣然謂其出於王亮指授則非也況風聞言事乃言官之職即不實止於罰治已耳何至重加參斥也江東之李植等以阿附劾楊巍語侵輔臣不知巍老成持重或自有見其憤激稍過誠有之矣然謂其出於朋黨相傾則非也況言及大臣則宰相待罪雖

不當亦止於罰治已耳何至重干衆議也許國因留
時行及𤤃遂以朋比論東之等此語一傳素望頗損
而自陳一疏已自悔其言之戇矣至於侍郎陸光祖
等勃然蝟起排擊言官舉朝之人皆若狂臣不知其
何說也夫東之等首發元惡宣力國家此聖明所洞
鑒海內所共聞也光祖謂其有氣力以撼大僚不知
何所指耶謂當考察去留不知其負國家負光祖耶
至於舒化何起鳴褚鈇者人品邪正莫逃士論亦且
嘵嘵陳議何爲者也古者諫官牽裾而言折檻而爭

天子尚爲霽威令論一言大臣不當輙羣起而攻之藉令言及乘輿聖怒未測光祖等將爲何說以從臾之耶九卿保留輔臣故相時嘗有之至於言官觸忤或矯竊威命或因轉王官未有九卿合詞公然顯斥如今日者世道又一變也豈不大可懼耶臣觀趙用賢疏謂輔臣辭疏一出人服休休臣竊以爲大臣謀國當布公廣益正色率下以共成俊偉光明之業若忠言漸壅諂諛漸長雖有萬石之謙二疏之節國家亦何賴也李廷彥疏謂老成凋謝陸光祖猶不可去臣

竊以爲光祖本智俠之士非純德之臣也廷彥猶存雅厚彼則宜言於人曰某故權門客將論我要求固位耳抑何無人心甚也陰謀詭計久盜夫虛名患得患失遂彰於晚節如光祖者而猶冒正人之號臣竊羞之臣愚伏乞陛下察臣孤忠省臣迂論除丁此呂屢奉聖旨不敢更議以傷國體其江東之等四臣宜量行罰治以爲言官論事過當之戒陸光祖宜勅令自陳以爲大臣阿附亂政之戒併乞勅諭輔臣及楊巍自今務秉公體國優容忠直之士永絕諂諛

之風然後國是大明人心大服仍望將臣罷斥以謝
光祖無令又謂臣爲固位計臣越職干冒天威無任
戰慄待命之至

乞辨忠邪容戇直以定國是疏

鍾宇淳 南京兵科給事中 萬曆十二年五月

臣等惟大臣者　陛下之股肱也其位不安則猷爲無繇以展布諫臣者　陛下之耳目也其氣不伸則聰明或至於壅閼所貴和衷共濟無以有己大臣廓休休有容之度諫臣効謇謇直亮之忠所以佐上理臻盛治也大臣諫臣奚擇焉　臣等近接邸報見御史丁此呂言科場事吏部尚書楊巍覆議以其爲邪說亂政奉旨將丁此呂姑調外任給事中王士性御史

江東之等相繼論列以致廷議紛紛人心搖惑莫之適從臣等聞之相顧愕眙私憂過計以此治亂安危之萌關係國體人心甚大也敢不披瀝悃誠爲陛下陳之夫科場重典我朝二百年來最爲大公而諸臣盲壞之此呂儨激進言其心非有他也陛下於諸奸壞法者業已洞照處分高啓愚題目一節諸臣累疏數其罪甚悉陛下旋察其奸邪斥黜其職矣楊巍秉銓大臣未能明示忠邪表率有位一言不智公論取譏王士性江東之等偶觸進言非過也特巍

歷事三朝砥行立名瑕瑜不掩諫臣効盡言之義
陛下弘求舊之位明旨慰留無容別議然臣等以爲
老成不可以不惜也是國之典刑也固不可以一事
之不類而盡槩其生平言路不可以不開也是國之
元氣也亦不可以一言之過激而遂廢其聽納重大
臣所以尊朝廷容忠諫亦所以安大臣也乃卿二諸
臣羣起而爭無故言去若悻悻求勝者此又何以說
也夫諸臣豈眞欲去哉其意不過欲借此以要 皇
上許去言官耳嗟嗟上下雷同非國家之福人之意見

豈能盡一或獻否以替其可或獻可以替其否惟同心爲國期歸於是而已若必以諾諾爲正諤諤爲邪譬之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專一誰能聽之國奚賴焉况天下有眞是有眞非雖刀鋸鼎鑊有不能奪之人心者何可以口舌諍也迺諸臣於江東之等不目之爲私黨則指之爲邪議不斥之爲浮薄則詆之爲傾危邪正混淆白黑倒置淸明之朝安得有此且排擊正論在小人無足異也排擊正論在君子是又惑之甚也則所謂明國是者無乃亂國是正人心者

無乃惑人心也乎甚至陽爲去就陰肆擠排以江東之等四臣不可以居臺諫欲議去留夫江東之李植楊四知等即逆保張居正徐爵之姦邪胥自諸臣始發之其邪正甚在聖鑒而議者必欲擊去之爲快其果公耶私耶自古邪臣必先去其所忌無乃預爲巳地而欲自遂其私耶是誤陛下者楊巍而誤楊巍者諸臣也夫正士逐則邪臣進耳目壅蔽主勢孤立如國是何昔宋臣程顥有言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諸臣試平心觀理其是非必有較然者

矣諸臣身爲大臣不能培養氣節輔主納諫使精白上通巧佞下塞又從而傾之甚非所以尊國體而觀示中外也臣等所以不得不反覆陳之也伏乞 陛下特賜宸斷折衷盈庭闢衆正之路杜羣枉之門天語申諭俾大臣各務主張國是忘私狥國丁此呂還之原職江東之等諒其忠鯁無爲忌者所中使益思謇諤自効勿生疑沮則愼老成之選倡敢諫之風忠邪辨而國是昭大臣益爭相淬厲奉公贊理所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而固萬世無疆之休者端在此矣

故臣罪狀已明議論未一乞賜宸斷以定國是疏

劉一相 南京吏科給事中 萬曆十二年七月

臣伏覩近日議論紛紜國是不定大抵從故相張居正而起故居正之論定而國是定矣語去蓋棺論乃定玆居正蓋棺已久迄無定論非 皇上其誰定之

臣謹按諸臣奏疏除查叅居正已荷允行及老成念舊務存國體者無容別議外其他有談居正之功者有談其功罪相當者有談其罪浮於功者有談其傲物好名者有談其身任天下者有謂其矜持於五年

之前而後乃恣雎者諸如此類其說甚長 臣 不敢畱
同附和爲也彼謂居正有功者豈不以爲顧命之臣
與能制服四夷乎 臣 則謂此非居正之功也當 先
帝彌畱之日涕零奉旨首定大策者豈非故大學士
高拱乎居正時爲副相難謂顧命元勳也比惡拱壓
已而嗾黨力擊去之始逞其胸臆而擅作威福舉動
狼狽不可收拾矣胡虜貢市南北大捷統由 廟算
與諸將戮力成之耳居正儼然尸功是爲貪冒且功
多粉飾是爲欺罔果居正之功否也傲物好名渠誠

有之然色厲內荏靜言庸違如郄餽之版大揭朝署而四方苞苴自總督而下方面而上無日不收皇上試召朝士而詰問之然耶否耶父子滕妾不減百人服飾器用奇窮盡麗卽曲學阿世之公孫弘不爲也帝鑑圖說纂於詞臣而獻自居正不可謂非盛舉矣但以帝王望君而自蹈共工驩兜飛廉惡來之轍君子不以人廢言亦安得聽言而信行哉至于身任天下之說尤不敢知蓋古之任天下者孰如伊尹周公伊尹懷耻于推溝而兆民允殖周公躬勤于吐哺

而四海永清居正何人而曰身任天下若謂其功罪相當者是騎牆之見也謂其罪浮于功者護短之辭也謂其有初鮮終者是不知矜持非本心而恣雎乃眞態也女子終身貞白纔稱節婦少而拘檢中道而淫奔焉猶曰彼初不苟也其誰韙之臣但見居正當事錄囚以多殺爲功督學者以汰黜爲能撫按之贓罰郡縣之積穀止計取盈何恤乎赤子之凋瘵職官一千減丈田一千增止獵虛聲何恩乎　祖宗之舊章其甚者則父喪之不終人心已死三子之濫進公

道盡云劉臺名御史也乃譴死于見忤狠若豺狼吳仕期譽髦士也致斃命于流言毒如蛇蝎結馮保爲心腹而表裏爲姦縱尤七爲牙爪而貪噬無厭湘王非高皇帝之子歟居正奪塋地以葬其父安知有君遼王之開藩舊矣居正挾私以絕其封安知有國有一於此即不容誅而居正之惡枚舉難盡由前言之則無功由後言之則多罪其身免也爲幸而其破家與子之自經溝瀆也僅足以明天道之好還臣不知賢居正者之何心也說者謂近日抄沒張居正金銀

不盈三十萬所信無招權納賄矣臣則謂自居正顓
擅除吏兵兩部之職掌什九見侵當時奇玩寶貨輦
輸輻輳者何可勝記自尤七發覺諸子慮禍噬臍將
非常寶玩付之回祿烟炬不絕者累日州人類能口
之自去年藩府事發諸子大駭伊子簡修齎金寶鉅
萬潛匿錦衣衛都督史繼書處窺探營免京中人亦
類能口之所積者亦既耗損所存者則又輾轉藏匿
以備緩急於是家貲少矣孰見獲而遂云居正之不
貪也猶云居賊之非盜也又其誰信之耶臣為此論

非欲　皇上之窮追也又非欲罪其妻孥也蓋居正誣上行私神人殛絕而抄沒斷自聖心元非已甚乃天使[illegible]遣卽多遊說之辭聖怒已平頻上累白之疏稱功者近厚顏訟冤者若迫膚何忍負　皇上而不忍負居正如此耶說者謂議論貴依忠厚如徐階去而高拱蟣之高拱去而居正蟣之抵今爲恨苟深罪居正也如厚道何臣竊謂厚道宜存公論亦重人苟無缺何患指摘故拱雖蟣階階之賢自在居正雖蟣拱拱之瑕瑜自不相掩也居正獲罪自作之孽於人

何與哉而謂罪之恐傷忠厚也抑亦不達於忠厚正直之義矣無邪之謂正不曲之謂直忠者不欺厚者不刻此非相背也正直而發之和平無害爲忠厚而掺索搏擊以沽風力之名者正直之反也忠厚而協諸道義無害爲正直而淫朋比德以邀惇大之譽者忠厚之賊也正如大舜誅四凶太公戮華士孔子誅少正卯非正眞忠厚之標的哉輓近諭詵成風脂韋成習不但乖於正直而黨同伐異并忠厚失之焉其究則是非倒迷耳目壅蔽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

不知而家國天下隨之甚哉忠厚之說能誤人國而不可不亟辨也故臣謂當居正柄用之時而爲寛大之說者忠厚而兼正直者也如余懋學趙世卿輩是已當居正濁亂之後而爲振刷之說者正直而兼忠厚者也如丘橓輩是也此數臣者 皇上或顯擢其身或嘉納其言其淵識閎抱臣不能至然私心嚮往焉乃如諸臣上之不能秉道以嫉邪次之又不能引嫌以自安居正既敗露矣方吹吹置辨不止臣不敢盡謂其私也然果皆無偏無黨者耶即使志在調停

也第恐熙寧之黨未消紹聖之釁且起獨章惇呂惠卿之罪也與哉伏願皇上察諸臣言之公私人之邪正以立居正之斷案一以決諸臣之用舍使朝無倖位法無遺姦則日月明而鬼火熄雷霆奮而狐鼠伏國是何患不定人心何患不服世道何患不清天下萬世曉然知聖上之爲皇極會歸之主而歌頌天保無斁矣臣戴德穹窿罔攸指報敢不揣庸愚不恤孤蹤嬰羣怒而排邪說明正直忠厚之相成而不使藉忠厚以保姦者濫觴而莫之底止黨臣言蒙錄郎

九死而不悔矣惟　皇上親覽施行幸甚幸甚

羣臣阿附成風乞稽𥁞制以振乾剛以安社稷疏

馬應圖南京禮部郎中　萬曆十三年七月

臣聞百官不法則言官得而糾劾之言官不言則諸司得而舉正之臣待罪部屬遠在留都本非議論之司亦識靖共之義況天威不可以屢瀆衆怒不可以再干臣亦何敢越分進言顧見近時朝中議論有太不平而可恨者大抵附臣違主伐異黨同以小人而攻君子則謂之黨以君子而折小人則謂之讒如陛下之所欲留則羣起而追逐之如寇讎陛下之

所欲誅則愛護而深惜之如心腹其意陰有所承附而其言大無所顧忌盖惟知有大臣不知有朝廷惟知有私意不知有公論累時積日未有一人出而直折之臣竊不勝憤懣以爲威福者天子之威福也使陛下之所用果非其人雖十易之何害然而所用者如李植江東之與吳中行沈思孝天下皆知其名不知其有過也使陛下之所怒果非其罪雖十誅之何害然而所怒者如權奸張居正與削籍大臣高啓愚等天下皆知其罪不知其可矜也夫何試御史孫

愈賢蔡系周論劾太僕寺少卿李植波及於吳中行沈思孝株連蔓引並指爲邪至設危言疑事以激怒陛下而科道官齊世臣吳定掎角聲援並論江東之羊可立不宜奏辯致令中行思孝懼禍引去植與東之可立身蒙大詬又有御史龔懋賢條論時弊首引商臣伊尹受命成湯太甲三年復歸之說以爲張居正比況言絕悖逆其腹心任事二條又明與居正訟冤而陰爲輔臣行說藏頭遮面冀以熒惑聖聰吏部尚書楊巍覆之言言與罪臣回護字字與宰輔聲說

長厚太過私忿不忘此可謂知有公論知有君父哉
臣聞私交固者公家危相權重者王勢孤羣下雷同非社稷之利今部院科道之與閣臣可謂同矣儻有儒臣吳中行趙用賢與夫李植江東之羊可立數人稍自異耳異故難容也 臣又聞天下治亂係於君子小人之盛衰易以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爲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爲否凡前爲權姦所害而今爲 陛下所收者皆賢人君子也近皆以不容而逐退吳中行去矣沈思孝亦必於去矣趙用賢又引疾矣告李植

者也三至於　陛下行且及於江東之羊可立臣恐
諸臣盡逐讒人得志自今以往皆效齊世臣龔懋賢
諸人所爲誰復敢抗厲守高不爲雷同比周以欺
陛下者將見黨與成乎下主勢孤於上而張居正昔
年欺蔽之禍且復見矣此豈可不爲寒心哉爲今之
計急宜收拾挽回以歸威福於乾斷以正邪孽於今
日而後臣紀可明天下可安也臣有三議焉一曰事
權之漸重當議二曰恩賞之太濫當議三曰召對之
不廣當議昔　太祖高皇帝革中書省罷丞相而以

朝廷大政分屬於部院正所以防專擅而遏亂源也故當今無宰相之官而輔臣不容有宰相之權先臣李賢對　英宗皇帝之言曰六部尚書便是六箇宰相此言最善若今內閣大學士之設止以備顧問參機密而六卿之事無與焉以故其權未重也一重於嚴嵩猶不過以書刺往來暗行囑託而已再重於張居正則傲然以宰相自居視六卿為屬官視百僚為奴隸創為考成之籍以勾攝部院而權始不勝其重矣今雖不至於此而積漸成風遂為規例如科道欲

論一人薦一士也則先送揭帖於輔臣名爲請教吏部等衙門欲推一官行一事也亦先送揭帖於輔臣名曰說閣其他陰伺而潛合者又不暇論也夫人君馭世之權譬如太阿之柄不可一日不自執也不執則有所竊竊之於近習固不可竊之於大臣亦不可今以　陛下聖武英明勵精求治如此而一時輔臣又皆恬和易直不敢作威如彼然且人之揣摩承望也不少矣萬一　陛下精勤少懈輔臣剛愎不仁將何所不至哉故必盡還六部院寺之權痛革請教說

閣之獘而後政柄不至旁落威福不至下移此所謂事權之當議者也夫尊禮大臣固有異數爵賞名器豈宜太輕古之所謂輔弼者以調和陰陽薦達賢才爲職其他軍興水利工役諸務各有司存近乃一一舉而歸功於內閣如邉功也官軍血戰而得之輔臣以坐籌而受賞如大工也朝廷竭財力而成之輔臣以行視而加恩至於陰陽不調賢邪倒置漫然不問故凡儒臣一命入閣不踰時而一品矣又不踰時而靡子矣有如從此而再考三考官爵已極何以復加

於是乎議進上柱國議進太師議封伯而人臣顛覆之勢成矣此由於恩賞太驟不需其輔理之效而輕於假借之過也且以　陛下之優厚輔臣如此而建言者猶曰腹心之任未專君臣之情未洽必欲　陛下拱手而聽於輔臣必欲人臣盡如張居正之攬權而後可此豈有人心者哉御史龔懋賢謂令天下有五少三多　臣謂獨有一少一多耳報主之臣少而自爲之臣多也　臣謹察當今朝廷賞賚太褻多濫輔臣謂宜正言執奏而不敢言者以已先厚取之而無以

正人也此所謂恩賞之當議者也近者　皇上感天旱之災俞言者之請引見輔臣諮問政事可謂曠舉盛典矣但閣臣部院皆係股肱大臣向來閣臣日親而部院日疎親故勢不得而不重疎故情不得而不畏且如錢糧事務有閣臣不知而戶部知之兵馬調度有閣臣不知而兵部知之推此而凡事可知也查得永樂宣德年間蹇義夏原吉等頻蒙引見弘治年間劉大夏戴珊屢行入對此皆部臣也　皇上誠留心政務欲興萬世太平之業乞倣此例間一行之以

察諸大臣之材品而振起其奉公報國之心毋令親疎之勢日懸而六卿之體日降此所謂召對之當議者也若此者非　臣過疑大臣而敢於抗時人之說也誠憤讒諂之肆行傷阿附之工巧而爲此根本涵源之論以救之也至於吏科都給事中齊世臣身居首諫意在附權考其昔年固嘗保留居正觀之近日仍復諂頌大臣南中有兩齊之詞京師有齊保保之號至於今而猶表率讒夫力傾善類蓋小人之尤矣浙江道御史龔懋賢居正舊人敢行不遜昔年已告病

而又上疏陳言人固竊疑其心迹今歲怨人言而請禁諸司論事時尤大怪其猖狂妄引不經甘犯忌諱徼辭巧說窺伺上心蓋奸人之尤矣臣請亟去此二人以清臺諫之污以正阿附之罪以安善類以快公非若試御史孫愈賢蔡系周揣摩生事聞見多偏御史吳定申護同官不持正論均當罰治者也夫天下公論必有所出不出於臺諫則出於臣等不出於臣等亦必出於匹夫匹婦之心游談處士之口威勢有所不能抑青史有所不能掩臣知有君父不知有大

臣故敢亦伸公論以尊朝廷欲求保賢去奸防微杜漸以固萬萬年治安之計而臣身不敢惜也

明公論正大典伸積冤以彰國是疏

趙崇善 山東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三年七月

臣惟天下有公論不可淆而弗明有大典不可紊而弗正有積冤不可抑而弗伸今之時公論當明者二其一明矣其一猶未明也大典當正者二其一正矣其一猶未正也積冤當伸者三其二伸矣其一猶未伸也臣請一一為 皇上陳之所為公論者何在近日四川撫臣雒遵挾私論劾總憲大臣趙錦 皇上知錦忠賢而留之知遵邪妄而黜之旨一下而在廷

諸臣靡不踴躍稱快謂聖明眞足以燭微曖而見萬里也此公論之已明者也至於右春坊諭德吳中行提督四夷舘少卿沈思孝太僕寺少卿李植江東之尚寳司少卿羊可立諸臣須被言官論劾義不可辱上疏請告相引求去致洗馬趙用賢聞之亦逡巡而不敢進東之雖出尚懼不保臣竊惜之中行思孝用賢曩爲張居正不奔父喪痛綱常之淪没伏闕上書出萬死得一生豈不毅然大丈夫哉植與東之可立則爲 皇上排擊巨奸而有廓清朝宁之功者也諸

臣果何負於國家何得罪於名教而言事者交章攻之致令惴惴焉不敢安其位夫以 皇上一時錄用超擢之臣中外翕然以為正人君子復進而在位未久遽使求退其何以示天下 臣聞言者之意大抵為吳中行李植等去歲與輔臣相左訐輔臣必心怨之遂相率詆斥以取悅於輔臣豈知輔臣休休之量寧有一毫芥蔕於中哉昔宋臣文彥博薦用唐介千載誦之不衰今日輔臣自處當在彥博之上而二三朝士妄以私意揣摩從而扇惑熒熒於其間是厚於誣

善類而薄於待輔臣也臣所以昭是非之公也臣謂公論有亦之未明者此也所謂大典何在近日科場事宜修今 皇祖良法一洗相沿舊規典試必差京官試錄悉用硃卷信可以塞弊竇而得眞才此大典之已正者也至於史官紀錄時事必送閣臣裁定而後藏之秘府似猶不能無遺議焉蓋古者史官世掌其職大臣不與天子亦不觀故得直筆以取信於後世今職無世掌矣而唐宋之制猶爲近古天子御正殿宰相入殿議事起居郎舍人皆得隨仗記之退而百司

庶府之政亦得直書備其類送史館撰述焉未有以宰相與其事者防侵撓也本朝閣臣即古之宰相也史官掌記時政即古起居注之任也前者張居正專權自恣恐人書其罪狀故以閣臣而總史臣之職凡史臣之所紀錄者悉躬自裁定之此權奸便己私以欺後世者之所為而可守之為定制乎方今聖明在上內閣輔臣竭誠盡慎秉正奉公屬之以裁定之權史臣得以據其實而書之固無所忌然臣恐此制失今不變將來必無及正之機萬一他日復有如居

正者處乎其位其所爲既多乖方而其權又得以制史官雖欲書而不敢盡遂將有掣肘而不可行者其勢必盡歸重於宰臣而史官遂爲虛設如唐時有不許史官聞狄後事以行其私有建令宰相撰時政記以迷眩千古者可鑒也臣謂大典有一之未正者此也所謂積冤者何在王宗載于應昌之殺劉臺胡檟龍宗武之殺吳仕期 皇上勑法官明正其罪以爲殺人媚人之戒是其冤固已獲伸而輿情莫不稱快矣至於何心隱之死非其罪冤尤可憫者蓋心隱[illegible]

衣之士從事學問素爲縉紳所重如錢同文輩嘗北
面而師事之臣未仕時已知有此人久矣及臣任婺
源知縣忽然湖廣廵撫王之垣差官帶領兵快直抵
隣縣祁門緝拏心隱急於星火心隱既獲不踰時而
斃之杖下　臣不勝駭愕以爲心隱何罪而受禍之慘
至此詢諸士夫咸謂心隱素與居正講學直言規過
以觸其怒後又斥居正不奔父喪居正忿恚益深密
託王之垣致之死地之垣不勝其諂媚之心唯唯聽
命此心隱之所以見殺也又聞刑部侍郎耿定向其

時致書之垣力言心隱無罪不可輕殺而之垣不聽
皇上儻以　臣言爲未信乞召定向而問之定向正直
無私必不能爲之垣諱也心隱既死之垣深慮人議
其後又捏無影事迹刋刻傳布欺天罔人無所不至
是心隱之寃與劉臺與仕期何異哉殺臺與仕期者
俱已正罪而殺心隱者獨得優游無事以老於牖下
臣恐天地鬼神昭布森列必不肯容而心隱之目亦
必不瞑於地下也　臣謂積寃有一之未伸者此也夫
公論未明願　陛下虛懷以察之信中行用賢思孝

爲慷慨赴義之士李植東之可立爲倜儻任事之臣
嘉其忠直終始無二勿爲浮言所動輒啓投杼之疑
諭令思孝李植可立即出供職用賢遵旨赴任中行
嚴限起用并戒廷臣毋得再與異議以淆國是則謗
書可息善類獲安而大臣亦得以永保其令名矣故
天下益誦 陛下之明大典未正願 陛下稽古以
定之精選儒臣輪直史館日據所見鬮書之於冊而
閣臣不得干預其事如必以總其大綱不可無人請
擇大臣有德望不當事任者爲之使其上有統緒而

下無掣肘史職既專直筆自彰而所裨於君德國是
者爲不小矣故天下僉謂　陛下之公積冤未伸願
陛下奮乾剛以治之察何心隱負直道而就死地王
之垣殺不辜以媚權臣特勅法司詳勘覆奏如果臣
言不謬將王之垣依律抵償毋少姑息則幽無含冤
之鬼明無漏網之奸而人心亦無復有遺憾矣故天
下僉謂　陛下之斷臣言中行李植等不當論則論
中行李植等者必以比周目臣然臣　去歲臥病丘園
今歲赴京未及二月且臣平生蝺蝺寡交中行思孝

用賢並無一面之識李植東之可立雖係同榜實未往來臣亦何所私哉良以公論不可混淆人才所當愛惜惓惓之心竊爲是耳王之垣一事人或以爲往事可勿追論然人命至重神明難欺與他事不同豈可以爲旣往不咎哉草野愚臣不識忌諱不勝悚慄待罪之至

直陳國是以安宗社疏

張　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萬曆十三年八月

臣惟世道之汙隆係乎賢才之進退而進退之可否關乎宗社之安危我　太祖高皇帝設立都察院衙門職專糾劾百司提督十三道及一應不公不法等事載在職掌炳若日星特以言責寄之也緣大臣持祿養重緘默取容相率成風以言爲諱而職掌浸忘忘之日久友云都察院大臣不當言夫以言官之長爲不當言則糾劾何事提督何事徒寄空名爲木偶

人而職掌蕩然盡廢矣臣自二月到任迄今見大小臣工多懷猜忌互相攻擊毀譽亂眞國是日淆人心日蠹近自　皇上大奮乾斷黜降李植等議論稍稍暫定然譁於朝而諠於市者譽之則過其實毀之則損其眞臣恐無以服天下萬世之人心而復來讒佞之口禍機潛伏終當復發也臣素餐半載曠職瘝官未能報答明主今旣目擊時事而不言朝廷設官分職將焉用之臣之所是者非私也皆忠心於　皇上者也臣之所非者非私也皆貳心於　皇上者也在

廷諸臣非臣所親炙與凡毀譽之所不及者不敢泛
陳以瀆天聽其間議論參差賢否倒置謹按國是爲
皇上直陳之如元輔大學士申時行純心報主精誠
體國但不幸與張居正同朝心憾其奸而痛懲其惡
只不欲談居正之事目不忍見居正之慘耳不屑聞
居正之名吞酸受唾惕勵憂勤可謂翼翼小心謙謙
君子矣其心何嘗頃刻不效忠於皇上也李植等
憑藉寵靈乘機排陷此公論所由大不平也次輔大
學士許國篤實忠誠盡心報主但以往歲偶觸時事

公正發憤誤出朋黨之言遂衆口交讒日夜媒蘖其短以尋干戈其含垢忍辱爲好事所苦者巳逾年矣然其心亦何嘗一日不竭忠於　皇上也吏部尚書楊巍有正直長厚之心有孝友廉節之行嘉隆間方家居侍養言官交章薦舉數拾餘疏今居冢宰統百僚所用皆正人所行皆正事所持皆正論但緣忝論丁此呂以致人言讒構起釁招尤實根諸此繼又題覆龔懋賢奏章復致人言蓋菲懋賢之事㕍失於覺察而議處此呂實其老成長慮養元神而培國體也

持異論者直欲以一微眚掩其磊磊大節何釁而排
擊之誠不知其可也刑部尚書舒化愷悌溫恭素以
名節自砥礪其視居正推轂若將浼已但受　皇上
特達之知不由廷舉驟掌刑曹疑忌者遂襲速化之
嫌而譏其心無實忠皆激於私忿之過也何足道哉
南京工部尚書今養病回籍陸光祖立已清修素好
奇節但以保護大臣忝處言官致惹釁端流言排陷
論事者至以贓跡汙衊之寃抑甚矣當此清朝而終
於擯斥誠爲可惜原任刑部尚書潘季馴可時附勢

曲狥人情平生過惡不在保留大臣而在黨護張居正臣嘗擬諸王纂一律誠爲過當然君子小人之分難逃聖鑒誠宜給還誥命以酬其治河之勞仍復投閑終身以懲其趨附之罪則刑賞明而公論定矣翰林院修撰趙用賢百折不回中流砥柱可謂壁立萬仞之士但以直言抵觸輔臣以至是同非異者紛紛起矣翰林院侍講吳中行其鄉評曖昧毫無的據而平生節槩扶植天常大畧與用賢相伯仲也順天府尹沈思孝行與吳趙同轍志與吳趙同趨但其矜名

譽負氣節抱忿世疾俗之襟懷必欲天下皆盡如吾意以致忿激勝而譏譛生多曰取憎有由然也昔人有攬轡澄清卒以召禍思孝近之矣吏科都給事中齊世臣長慮郤顧遇事調停其立心制行惟恐傷朝廷和氣而不欲逞搏擊之威稜雖於蹇諤之風不無少遜至如崇尚者碩以曲全大臣言官體面今日師師濟濟之盛世臣維植之功居多古人謂鷹鸇不若鸞鳳是或一道也好事者稍不如意輒以齊人保保誚之豈是君子之道哉其他保龔仲慶為忠言見斥

比時李植排陷輔臣之罪未彰則公論固自有在遽以忠言許之臣亦疑其白璧微瑕也浙江道御史龔懋賢譸張變幻罔誕不經陽爲建白之名陰泄睚眦之忿且其游詞隱語機關叵測上眩聖主之聰明下惑部院之觀聽當堯舜之世敢爲肆無忌憚之說使滿朝諸臣縮口吐舌不敢言而敢怒臣比時即欲糾舉竊慮懋賢獲罪太深反傷厚道故屢發輒止乃今邪風日熾猖狂日起如此喪心之人即容乞死牖下尚有餘辜儻令得志其惡豈在曾士楚朱璉傳作册

正哉臣謂此臣亟宜斥逐也江西道御史吳定守法
不阿昌言特正力排奸黨逆黨之議實言官風紀職
掌內無私罔言者槩從指摘謬亦甚矣浙江道御史
蔡系周臣之舊故也當行人考選之初慮楚人同事
相擠輒求援於臣情甚迫切臣慰之曰行人選科道
榮進素定何苦屢及吾門識者已薄其競進矣方李
植之被論也則抗疏以辨李騈之寃及仲慶之被謫
也則對臣而談季騈之短欲規避先具堂呈以乞休
希實授不候覆詳而輒出視都察院為郵舍目堂上

宜為兒戲恐居風紀之司或未妥也原任福建道御史今判官龔仲慶觀望無恥與性俱生始叅王喜張甲徵窺伺皇上敬天之誠陰行諂媚之術及叅吳中行等即叅甲徵之故智也荷蒙聖明洞燭其奸特行降謫輿論稱快李植雖敗而仲慶之設心陰險罪實同科是未可以同敗易公論也山西道御史孫愈賢事與叅周同而其情各別謀與仲慶合而其言各殊遠方孤立之臣乃為浮骨子牽引蠱惑雖風聞言事未必一一皆眞要以糾彈之職無忝也國子監博

世懷奏來年少登科多聞直諒改本之事未知有無

臣稽其素行反身不愧未離赤子初心以成均師表

遽以頑童叱辱之或於雅道不無少損也南京主事

馬應圖其鄉黨行誼自有公評如疏奏臧否太直阻

格政本已經聖明處分乃參論者以去副封爲誣罔

以廣召對爲欺蔽果公乎抑私乎應圖居家則養親

不終立朝則對君不信千人所指衆怒難逃槩以鄉

評而盡廢其廷論未可知也不然論人者論於人者

兩不相肖矣原任太僕寺少卿今降戸部員外郎李

植遇事擔當不避權勢方其疏劾馮保有廓清掃除之績但任怨矜能人言藉藉臣嘗疑其心而高其功直排衆議力爲開解於臣何私也且植之功在皇上而植之過在一身若以其小者盡棄其大信非公論不意人心不測知人爲難乃令假借壽宮排陷元輔吉興重務但當言於未事之先不當言於興作之日但當歸罪於術士不當委咎於輔臣但當托之名家眼不當援搢縉紳公私毫釐之間平生蹤跡一朝盡露至是而臣不能爲解釋矣嗟嗟爲人臣者推重

師長而師長見黜攀援僚友而僚友見拒則亦可以深長思矣原任太僕寺少卿今降兵部員外郎江東之勁氣雄詞罔知忌諱較之李植臭味相同而心行殊别好盡言以翹人之過東之有焉原任尚寶司少卿今降大理寺評事羊可立功居江李之後而氣在江李之先大都以名節爭相標榜激太禍而不恤雖慕愛君憂國之名其損傷元氣良不少矣以上李植等三臣 皇上念其功則酬之以爵賞惜其才則任之以職業若欲保其終始則當處以善地使三臣猶

然羣處一隅竊恐雄心未艾風波不停而諸大臣總危不安國是搖搖終無底止伏乞勑下內閣及部院從公議處使三臣各專一方宣力効勞報荅明主則諸大臣亦得保全名節而植等亦不至以言取禍賞功惜才兩不負矣臣所品人才皆得之目覩揆之天理人心特有聖明在上故敢定爲國是如一毫虛妄
臣甘受鼎鑊之誅然而是非之向來未定者皆由賢士大夫激成之臣請原始要終以竟其說當丁此呂論劾高啓愚一激而有楊巍之參請再激而有許國

之發憤復激而有趙用賢之剖辨又激而有吳中行之糾正以至陸光祖潘季馴等激之以爭當李植江東之王士性等激之以攻刺紛紜競起各立門戶以標赤幟而國是幾危矣幸賴聖王包容波濤稍息未幾孫愈賢蔡系周復以參論激之江東之羊可立復以黨議激之又末幾龔懋賢以隱謎激之趙崇善以阿附激之龔仲慶以挾私激之激而不已刺及冢宰激而又不已攻及輔臣其間賢人君子十居八九相傾相陷牢不可解此豈太平氣象哉臣嘗竊思其故

皆由臣等職掌不明以致衆言淆亂遂使越職言事者攘臂交馳今欲禁之則曰塞言路不禁之則又曰侵官守而尤不可堪者以部屬而譏冢宰以御史而傾臺長巡撫雖邊甘作按臣鷹犬傾危總憲重臣冠裳倒置綱紀陵夷不復知人間有廉耻事國是混淆至此極矣大學士王錫爵忿悶興懷感慨論列其爲驚嘆者五其爲不平者八蹇蹇諤諤如霹靂之驚魑魅可稱易事難悅之君子回既倒之狂瀾矣但以不平之感而欲盡侮其驚嘆之初心臣願持衡者留之

意也夫耕道不能言而部臣言之都察院不能言而閣臣言之臣痛心疾首深慚職掌有虧臣之自考祿碌殊無片長惟愚戇二字乃其自許惟愚也近於暗故有議臣以自多者惟戇也似乎直故有援臣以自重者臣讀聖賢書受朝廷爵祿止求天知不求人知止求同理不求同俗然臣之當去有四德薄才輕叨忝高位一宜去六歲三遷跡涉驟進二宜去才望不能提督諸僚至使混淆言路三宜去先後為江李攀援不能毅然中立四宜去犯此四去而不蚤自引決

是不智也知此四罪而不自鳴於君父之前是不忠也不知不忠何以事明主設或以臣言爲不謬懇乞
聖明特勑曉諭大小臣工凡有官守言責者各宜竭共爾位勉修職業自今以後再有出位妄言挾私求勝而此不公不法者悉下都察院參看都察院依違不舉即以罷軟不職論仍先放逐臣以隆職掌將龔懋賢亟宜罷斥以戒無將蔡系周議調別衙門以清言路李植等倣行議處外任以息爭端以後御史凡不堪風憲及年例陞遷者吏部會同都察院各堂上

官公同擬議開報明白方許題請該部不得朦朧自
便且十三道賢否惟院長知之最真見之最切考選
實授大計差遣回道等項無一不由本院獨推陞一
節杳然無聞非所以崇體統而重言責也再乞 皇
上勅下部院如有狥好惡恩怨許各互相糾正庶幾
臺中有真臣而世界廓清矣

恭陳當今第一切務以端政本以回人心疏

顧憲成吏部員外 萬曆十五年三月

臣於本月初二日接得邸報該四川等道御史高維崧等一本爲乞恩認罪事奉 聖旨用人出自朝廷你每不論是非輙肆祚攻擊抗旨求勝又有旨着推舉却又推諉支吾好生恣橫反覆本都當重治姑念人衆爲首的高維崧着降三級趙卿張鳴崗左之宜各降二級俱調外任其餘的各罰俸二年吏部知道欽此臣見之且埶且駭退而思之憂結盈腹誠不自

雖其然也夫原任工部尚書何起鳴君子歟小人歟其訐都御史辛自修果有據歟無據歟而御史高維崧等之合糾起鳴也公歟私歟此皆彰明較著不待辨而知者也　皇上爲起鳴罷自修謝之矣而又降及維崧等四御史何歟　皇上以爲用人出自朝廷是也今者起鳴訐自修則罷自修訐維崧等則降維崧等可謂出自朝廷歟　皇上亦嘗謀諸執政大臣歟其謀之而不以告歟其告之而不聽歟意者第謀諸左右而已歟或他有所獲罪起鳴因而擠之歟皆

不得而知也夫自修其賢與否臣姑無論也職司考察反被中傷大計重典一朝而壞臣亦姑無論也惟是謂維崧等之疏出自承望則臣以爲謬甚矣臣竊見邇年以來人心日下積忌繁興譏排毁積或曰其也其黨也或曰其也其仇也或又曰其也陽爲其而陰爲其也所附在此則濟其私而不濟其公所傾在彼則造其毁而盡沒其譽飾無爲有騰一爲十甚矣時俗之過爲揣摩幸人之災而不樂成人之美也幸而昨者本部奉　旨考察庶官無論恩怨一秉至公

命下之日中外翕然稱服以爲我　皇上之明一二
執政之有容如此無不愧恨其昔之窺之者之太淺
與天求之者之太深也亦可以見人心之公矣一[illegible]
泯而挽回有機矣何意復覩是非紛紛[illegible]
兢以宿釁蒙構在自修又以[illegible]
有讒而巧爲排在自修又以受居而急去辨者過矣
顧獨坐維崧等承望耶鼎爾給事中陳與郊等深詆
自修得非亦有所承望乎何怪乎人言之嘖嘖也若
曰一則公一則私是不能別也試即兩者平心定氣

易地而觀臣恐我之所謂公固即彼之所謂私而彼之所謂私即我之所謂公等也何必舍我而罷彼哉爲今之計臣以爲莫若各務自反而已起嗚當思何以爲衆論所鄙自修當思何以爲儕友所猜維崧等當思何以言出而召侮與郊等當思何以言出而起疑至於執政大臣尤當益加檢省風厲百僚已雖有善不敢輕以自滿人雖未諒不敢重以疑人若無若虛孜孜汲汲積而久之精神透徹誠意攣如本無偏好誰能求同本無偏惡誰能求異雖有褊心銳氣皎

皎而負爲高者亦聞焉而慚見焉而悔恍然自失而不知矣如是而猶或二以二或三以三將君子薄之輿論非之共起而爲我驅也何必遽與之校哉元輔申時行虛衷雅度天下共推次輔許國王錫爵一心一德和衷弼理偕臻斯道正自不難要在卓然以臯夔稷契相勗不但如近時名相而已庶幾可以答天下耳若乃以知角知以力角力釋仁義道德之用而競巧拙于毫毛假饒得濟終屬雜伯雜夷非今日所宜用也先是御史甘士价進和衷之識其指甚美第

不務拔本塞源而徒欲調停于聲色之間其究非強上以狥下則強下以狥上雖外貌可觀病根終在扁鵲盧醫望而却走而庸人方以為無足憂此臣之所以不容已于言也抑臣又因是而有感焉請畢其說臣竊見今之時凡非科道官而建言者世必訶之曰是出位曰是好名又曰是為進取之捷徑耳不然則又曰是多行不避計盡無之聊借以盖醜而免考察也斯四者亦誠有之矣而不知不求其故也臣嘗妄謂明興三百餘年矣西漢之經術東漢之節義唐之

詩詞宋之理學並彬彬稱隆而獨言官之氣稍不振
天下多故危言讜論往往出于他曹無論其遠即如
我　皇上蒞祚故相張居正用事數年之內言官有
相率讃誦已耳有相率保留已耳有相率祈禱已耳
以求吳趙鄒沈王艾之儔何寥寥也又如近日維崧
等合糾起鳴本屬公議及　皇上詰責所以轍皇恐
推避莫適爲首惟有謝罪不服已耳無能自見始末
開廣聖心者曾不思　皇上聰明睿智從諫如流有
如維崧等披露情悃曉暢事實章疏誼理剴篤言詞

即 皇上一覽而悟未可知也臣甚惜之由此觀之假令言官不爲利誘不爲威惕無事不瑣屑以取厭有事不依違以取容牽裾折檻將不乏人他亦無由而售其說矣然則使人之得以出位而言者臺省之爲也夫人情未有不喜順而惡逆者也而況于居尊顯者乎彼其喜也能令人榮其惡也能令人辱有一人焉獨拂其所喜干其所惡端言正色侃侃不顧夫安得而不名高也名高矣而當之者方苦于不堪厭恨之不足而至廢棄廢棄之不足而至摧折則天下

皆咈然不平于其心一旦時移事改是非論定夫安得而不加殊擢也且夫短長人所時有也天下非盡中行也食肉者非盡賢與能也而獨苛求于斯人欲甘心焉則天下必有藉爲口實者矣又安得而不姑舍是也是故抑者予其揚者也屈者藉其伸者也退者出其進者也斷可識矣假令其言是怡然而受之其言非廓然而容之錄其長不疵其短褒其直不嗔其狂欣其誠不虞其矯我用其言何必計其人我不用其言何必疾其人審如是人人而能言也何必名諫

買何利可徼而亦何醜可羞非徒然也而我反因之獲谷直之名收用言之利矣然則使人之得以賣名得以徼利又得以免考察者皆廟堂之爲也至于建言者其人大都負氣自喜不耐矜束潤畧于規矩過事發憤往往過當其當之者方內懷不服退而恂其行又不足滿其意則曰爾以古人許我何不以古人自許而前後之人察見意指又因而媒孽之以取媚尋垢索瘢無所不至于是遂置其言不復採而并其人亦賤之矣假令士能潔躬修行人不愧妻子出不

愧朋黨則其人重其言亦重夫安得而無聽然則使人之得以納諸羣訴之中者建言者之爲也故臣以爲亦莫若務自反而已自反則上何暇以言爲罪下何暇以言爲高惟各盡其在我而已矣先是都給事中楊廷相等條陳考察事宜意在痛懲矯激之非盡亦有說第天下之大勢流俗之常情自是逆之者少順之者多不知自反而從彼此相尤其究必多者日勝少者日負將來之患正恐不在矯激耳如日暴居正用事宜尚異衆非其時也宜尚同則唐虞之際猶

然朝有吁咈野有訓謨而孔子亦云邦有道危言危行方今君聖臣賢相千載一時不以唐虞有道望斯世斯民而僅僅較短長于居正柄國之日此臣之所痛也是故彼一時也上下壅隔羣邪朋與雖無一事不出于私人皆以爲常此一時也上下廉恭中正彙策少有一事不出于公人皆以爲異此臣所以尤不容已于言也臣腐儒也無所知識生逢明聖思見太平情激乎中不能默默輒以自反之說進熟念當今切務無過此者其用心寬而動物速其操術簡而收

效宏夫惟　皇上超然遠覽穆然深思凝然獨立反躬責己端本澄源無論大臣小臣遠臣近臣而皆視之爲一體無論諷諫直諫法言巽言而皆擇之以用中仍諭大小臣工無猜無忌自責自修勿借任怨之名以逢君欲勿希將順之美以便己私勿狥一時之喜怒以貽禍將來勿執一己之是非以誤傷國體至于左右近侍亦時以此照察之使其各知愛惜共享榮名其維崧等四御史姑令照舊供職則　皇上何以不若堯舜在廷諸臣何以不若臯夔稷契天下何

以不若唐虞蓋變化人才轉移世道之機實在于此大學曰自天子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中庸曰正己而不求于人則無怨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又曰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臣不勝惓惓惟皇上裁察焉

乞廣言路節權倖以定國是疏

王德新 刑部主事 萬曆十五年三月

臣聞治平之世大臣一體臺諫一心而無有異同廷臣秉節寺人循分而無有私交上之情通於下下之情孚於上而無猜忌故是非明而諫諍得行用舍當而大權不移國家有道之長實基於此以臣觀於今日何如也伏見邸報該四川道御史高維崧等一本乞恩認罪事奉 聖旨用人出自朝廷你每不論是非輒肆行攻擊抗旨求勝及有旨着推舉却又推諉

支吾好生恣橫反覆本都當重治姑念人衆爲首的
高維崧着降三級趙卿張鳴崗左之宜各降一級俱
調外任其餘的各罰俸一年吏部知道欽此臣乍聞
不勝驚駭葢 陛下御極以來敬天法祖孝養兩宮
勤政不輟蠲恤屢下海隅遐陬無不仰德歡呼以爲
堯舜再見於今即於言官多所嘉納閒一屛斥示懲
而隱然愛惜之心形於詔旨乃今十三道御史所言
非犯其所甚諱者頗槩治之何也毋亦曰用人出自
朝廷彼言官敢於求勝尚安所逃罪第臣以爲用人

當覩賢否論人當審是非大臣果賢也而言之則不
明大臣果非賢也而不言則不職朝廷之所設風紀
謂何而可以不明不職爲也工部尚書何起鳴左都
御史辛自脩交搆疏上均傷和衷人品具 公論
陛下洞察無遺臣何復言獨奈何 陛下以起鳴一
人之故而降罰衆御史豈起鳴有豐功足錄爲 陛
下素所深知乎抑豈其才望足重爲執政之更相救
庇乎臣恐其結納而倚以爲援者蓋在 陛下之左
右矣 陛下試繹思之果出於宸衷之獨斷乎其處

起鳴者若此其處高維崧等也又若此尚未盡當天下之公議如或有左右爲之簧鼓欲甘心御史以報起鳴則予奪進退尚謂盡出於朝廷也夫不盡出於朝廷使左右得以肆其奸時事可憂孰有甚焉往者故相怙權陽操人主之威福以束縛天下其禍也淺而易見茲者宰臣鑒轍左右陰竊其柄以專制朝廷其禍也隱而難測　陛下倘謂乾剛在上無有下移左右將順無復矯假則彼近習嬖幸巧於文飾必將謂　陛下英明天縱誰敢欺蔽此言恐久將有浸惑

君心而不自覺者易嚴履霜詩言集霰噫誠不可不辨之早也又考弘治九年武岡州知州劉遜以事忤岷王王許奏之逮繫錦衣時科道龐泮劉紳等交奏論救上震怒并逮繫之幸御史張淳差回即抗疏申救大學士徐溥等亦力諫言官本欲爲國而槩治之其如盡忠何上乃方釋之譚者猶謂此舉非盛世所宜有今則爲起鳴而并罪十三道御史事誠異矣且無張淳徐溥等之速救誰不爲之扼腕非惜言官也爲國之大體惜也何者天下之士氣與國家之元氣

相盛衰臺諫者天子之耳目羣臣者天子之股肱所以護衛元氣者也未有耳目壅塞股肱痿痹而元氣猶能精強者也邇年風霾下詔求言豈無有披悃獻忠 陛下以出位責之則小臣不敢言矣頃當討典御史以言責當言 陛下以抗旨責之則御史行且不敢言矣然則國家何事可言何人可言一 尚書且如此脫若言及乘輿言及宮闈言及宦豎又將何法以治之臣故曰必有左右贊鼓於 陛下之側者也雖然彼所謂言者尚爾縣奪臣顧冒昧瀆陳豈不知

言出而身且不免但一念自矢眞有死生以之而不敢隱忍以負　陛下倘　陛下少垂採納亟收御史而復其舊嚴馭近幸而防其漸則是非明賢否辨聖治無疆之休直追唐虞三代之盛臣之願也天下之大幸也不然則加臣斧鉞臣所不辭惟聖慈憐而察之臣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人才難棄國是未同乞廣忠益以和臣衷疏

王士性 禮科給事中 萬曆十六年五月

臣聞自古致治之世至成周極矣而當時所以惓惓於稱述者則惟曰同心同德蓋天下無皆是之理非必君子小人議論判然不同也即衆君子濟濟在位而其議論亦各自枘鑿不入也要在各求國之公是而後可以稱一心漢唐宋後稱治者莫過於宋慶曆觀其時韓范富歐章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為和氣諸君子之所用心可知也是皆以天下之事持天

下之公是而不爲私議故用捨進退無成心元祐之後非不多賢然各不免自是其是而志意不相通一不勝則以客氣乘之而以國是爲賭勝之具議論爲搆訟之場故黨之成諸君子咸紛紛忿爭而國事亦因以壞故明道深嘆乎吾黨之激成也方今 皇上總攬乾綱於上相臣承德音於下百執事各洗滌與起於中外非不稱極治之朝矣臣猶憂盛危明獨抱賈生之慮者蓋謂今日臣工外雖稱治內未一心官守之規雖甚詳備而同異之辨則尚混也蓋前乘此者

邪正之異如黑白易見近則各深情厚貌藏而難知臣謂欲辨之難則莫若以其所已試者而引拔之猶終不失其故步故在於捨短集長以廣忠益而和臣衷則國事可久而永濟臣請爲陛下終言之大都國家之於臣工如人之一身心君爲主而股肱耳目手足當使其氣脉無一息不流貫於湊理而後和臣切觀今之諸臣尚多隔閡而不相流通彼或以慷慨任事爲高則誚當事者爲選愞此或以雍容緘默爲賢則厭敢言者爲儇簿此皆非也小臣賣直眩名或

過持大臣之短大臣持祿需次或槩惡小臣之言亦皆非也身欲盡言於人而不免以微瑕自恕則無以服言者之心論人者執一偏之行欲以盡人而不以不器待天下之士亦皆非也臣所覩變態種種而其大要則不出乎二端見守位者居畏途則貴趨時而戒犯乎所忌草茅之士遠矣則好名高而嘗左袒乎不得志之人此其蘊隆憤懣之氣必有所洩積之久則其洩也必潰此非可以勢遏之也故臣以莫如灼其機而調停之使廢弛閑居之士皆為朝廷用則氣

脉方流通而不滞議論亦和同而不偏宋臣蘇軾曰
平居有犯顔敢諫之士斯臨難有伏節死義之臣故
國家欲求忠臣必以諫臣得之何者人惟好生而惡
死好富貴而惡貧賤則無所不至耳彼其初業已能
甘擯斥赴鼎鑊而不悔則雖其後或氣質一二過當
處彼必不爲乎不善也昔者居正濁亂綱常之時令
告病南太僕寺卿沈思孝春坊吳中行光祿少卿艾
穆吏部員外鄒元標皆受杖闕庭委身魑魅而今或
擯之家居繼此而運判黃道瞻推官蔡時鼎聞道立

州判顧憲成典史孫如法姜應麟馬應圖編垠王德
新盧洪春彭遵古顧允成諸壽賢范儁等雖其言人
人殊不皆中的然其忠愛之心敢言之氣皆嚼然可
質鬼神令或抑之卑官使不得遽與遷轉或擠之衆
庶使不得望見冠紳卽諸臣不自觖望而旁觀者已
爲之惻然矣此不可使之常抑而不伸卽謂諸臣當
日批鱗聖威未霽當有以懲艾之然其擯棄良久懲
艾亦已深矣乘此捨其所短集其所長而用之皆欲
得以犬馬之齒報者而皇上自劉臺之寃晋王用洛

趙用賢于大用則其從諫轉圜之心已昭於人人其
於諸臣又何疑乎而黃道瞻蔡時鼎等乃至屢旨不
允吏部之請哉抑謂諸臣盛氣未除崛強猶昔亦當
量與遷移以示朝廷不終棄之意又何如專用優游
緘默一旦緩急不足恃者之為愈也抑　臣又有言焉
孔子曰衆惡之必察焉今之惡江東之李植者衆矣
非必皆其心惡之也或不得不隨人吻上下焉　臣以
為此二臣者其論壽宮諸事則誠狂妄無當討二臣
者亦自悔之晚矣然其初亦嘗除君側之惡有茝時

反正之大功今議者乃以馮保徐爵之疏爲取捷徑疑之萬一當時聖意未回二臣立於萬死之地誰其代之此其論人亦太刻矣臣願陛下并二臣而器使之使其功不終泯以爲後來敢言之勸則廢弛閑冗之士無不爲朝廷用者血脉既通議論自一忠厚正直並皆登用在朝在野不至異同豈不更熙熙然爲唐虞之世哉臣觀聖政無闕即終日尸素無可裨補萬一獨此尚爲國家一大機不敢避忌諱而隱嘿褁耳伏乞皇上勑下吏部斟酌上請破格而錄用

之以爲宗社生民之福臣雖獨蒙鈇鉞之誅亦所甘

心矣

職居言責指摘非人乞賜罷斥以解黨錮以杜讒語疏

史孟麟 吏科給事中 萬曆十七年十二月

臣昨接邸報吏科給事中李春開一本議論橫生大傷國體大淆國是懇乞 聖明勑下廷議甄別以匡世道人心事 臣讀其疏非無一言似是之非足以簧鼓耳目總之以阻塞言路爲職掌以阿順大臣爲國體以攻擊善類爲國是以顛倒是非爲世道人心而其大指不過摘趙南星姜士昌條陳之非以伸巳保留吳時來詹仰庇之是臣伏而思之論吳時來黃洪

憲者臣也凡再閱月繼臣而論吳時來詹仰庇黃洪憲者趙南星也明旨未下而論趙南星保吳時來詹仰庇者李春開也繼趙南星而論黃洪憲者姜士昌也是臣與趙南星姜士昌之言是則俱是非則俱非而春開與臣同列吏垣各有言責臣之所刺彼之所舉彼之所刺臣之所舉其人之邪正不竝立其言之是非不竝立彼言爲是臣言爲非彼爲正人臣爲邪人安有其言非其人邪而可使之在言責者有靦面目何顏之厚與春開並立人君子比肩而事皇上哉

春開之意豈以世道人心專在口吻而是非國體可以強言乎不知世道係乎人心人心正則世道隆國體因乎是非是非明則國體正故是非不在上則在下不明於今則明於後不明於一時則明於萬世亘古及今自今及後不可一日磨滅者也持國是者與其明之於後孰若明之於今與其議之於下孰若操之於上不務操其眞是眞非之柄以收拾人心挽回世道而容讒諂之人以口舌滑之以阿諛奪之能保其後之必不明抑天下之人心盡可死乎 臣 恐頭可

斷首可碎而人心決不可死語又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決傷人必多故朝廷不貴籍天下之口而貴收天下之心不貴收天下小人之心而貴收君子之心君子之心得而小人隨之小人之心得而天下之心失矣臣不敢以遠喻請以近事明之三四年來部寺建議命曰出位大者杖小者謫矣猶懼不足以束縛之也于是有部堂約束司屬之旨而至今部寺言者如故臺諫忤時命曰好名顯者杖謫隱者外轉矣猶懼不足以阻撓之也于是有未奉明旨不許

發抄之令而至今臺諫言者如故設自今而後天理
不至盡滅良心不至盡喪則部寺諸臣寧必無南星
士昌而諫垣臺憲亦豈皆春開之輩又安能一一防
而壅之且今執事大臣皆常以正直立朝以忠厚立
心非有嚴嵩公行賄賂之汙非有張居正威權迫上
之擅寧于邪正有所未明是非有所未晰奈何以一
亟臣不欲去而忍于失天下之心以務存大臣之虛
體而令陳三謨朱璉曾士楚者流起而淆是非之眞
孰可否之柄是何世道是何人心且非朝廷之福亦

豈大臣之福哉臣觀特事紛紜日以漢廷黨錮爲鑒以明道吾輩有過自反以明旨不許求勝自誓竊謂知而不言罪在言官言而進退自大臣去留聽　皇上非臣等所與乃春開感德私門速圖報效一疏不已再疏復興不畏天命不恤人言摭拾巧言妄意求勝臣雖頑鈍無耻不能共事且春開之疏謂南星士昌傷國體則臣爲傷國體之首傷國體者當罷謂南星士昌爲淆國是則臣爲淆國是之首淆國是者當罷伏乞　皇上將臣特賜罷斥然後勅下宰執大臣

及臺諫諸臣各反本心則邪臣結黨欺君阿狗罔上
排善類趨權勢者　太祖太宗之靈臨之在上天地
鬼神寔殛之　臣愚昧不識忌諱幸惟　聖明垂察焉

目擊時事謬獻愚衷以昭平明盛治疏

王繼光戶科都給事中萬曆十七年十　月

臣謂賢人進者治之機佞臣進者亂之萌自古然也近年以來人心好說邪正混淆有冒君子之名而實爲小人之實者大致邀顯乃有實爲君子而被小人傾陷不得效忠行志以去臣恐有槩於聖懷久矣近聞吏部員外趙南星條陳四害一干進二傾危三守令四鄉官辨論官林課督吏治自其職掌而給事中李春開遂摘其中一事參論無乃新進衙門聞見未確

過聽人言而遂有此乎夫南星原疏未下而春開乃
先得旨則該部何以看何以說焉無服以南星之心
更無以服天下之人心也辨邪正定是非正在此時
失今不言亡論傳笑四方萬世之下將謂今日臺省
爲何如人貽譏前史有玷言責臣爲此懼敢冐昧以
言夫南星全疏臣未知其詳以臣之愚妟將來之鑽
代楊巍也爲謀久矣姑不具論且以不公不法事言
之徃舉人吳鳴鳳奉旨會三法司勘問當如何公慎
者乃不體朝廷恤冤理枉之心黨同刑部必欲重罪

之若非少卿李尚思另疏執奏御史孫旬力勸改招鳴鳳幾不免矣不公不法二 今春奉旨覆試舉人昭公道也屠大壯文理紕謬公議應置劣等禮部業已具稿畫題矣時來陰受黃洪憲之囑盡欲保全輙爾攘臂相爭醜態畢露不公不法三 戶部奉旨買辦珠寶尚書宋纁具疏執奏至遲至月餘而時來忽有停買之疏語侵纁爲從臾纁豈從臾者耶旋即請折漕糧纁覆本甚確乃呼郎中杜潜至其私寓面斥之令纁檢擧復陰嗾人以他事中纁是忌纁清正名出己

上百計傾排不公不法主御史點差原有定序而時
來狥私任意紊亂臺規有一差久不點者有一差屢
易者各道御史扼腕不平不公不法四有一於此不
能事　陛下而時來兼之況垂涎銓衡阻塞言路又
屢被人言乎雖談者以論嚴氏爲氣節曾不見　皇
祖明旨所謂奉使日久不行輙以亡命自待者非與
則今日之險媚若此則當日之有爲可知其人品不
逮趙錦亲自修遠甚不可不亟斥也詹仰庇隆慶初
建言廷杖與石星先後同削籍矣人皆以風節重之

六年星奉詔起仰庇不起以星確有時望仰庇杖臥都門受商人多賄向同鄉囑託大爲時論所薄耳後寅緣同年韓國禎再得起用止歷外藩入覲昏夜乞哀遂改僉院以至今目色厲內荏言肆行汙其誅鋤吏部也是當趙煥冏籍孫鑨未推之時若求國禎爲之先容國禎因病且出觸風告隕其子欲訟者屢矣被人勸阻抱恨而歸其爲朝紳所鄙者一今歲諸司入覲旨禁餽遺孰敢不遵仰庇乃大開騙局網貨賄仍以賄之厚薄爲官之賢否是弁髦明旨也其爲朝

紳所鄙者三無錫知縣李復陽治行最高也仰庇因私憾欲中傷之遂詐稱復陽用銀打點致謝郎中不敢行取是傾害善類也其爲鄉紳所鄙者三大抵所自矜者往日之虛名公論所不滿者今日之邪行中臺風紀司令若人則其間哉不可不亟斥之也黃洪憲科場一事屢被彈章竟爾漏網士林共憤姑不必言其最可恨者若原任禮部尚書沈鯉侍郎張位皆世所稱爲賢人君子者洪憲懼爲己梗先是傾排使之引疾以去若鯉在則試卷之弊不待司官而早發

矣趙用賢直節偉抱官在講筵處之南中由洪憲擠
之滿朝皆知之也鬱鬱求歸豈得已哉若洪憲者不
可不亟斥之也夫臣所謂佞皆公論共指爲小人也
臣非有私惡也臣所賢皆公論共指爲君子也臣非
有私德也伏乞 皇上闢中正之路杜羣枉之門將
吳時來等亟賜罷斥沈鯉等早爲起用仍將南星原
疏特賜發下令人人共覩果循職掌不爲出位果據
公論不爲妄言眞是眞非必有能辨之者天理猶存
良心未泯是矣非臣書上所以報朝廷耳若以疏中一

事示部者諭恐非大臣事主正之體也惟聖明留神世

道幸甚　臣　等幸甚

恭陳挽回世道要務以正人心疏

姜士昌 原任戶部主事 萬曆十七年十一月

臣惟天下紀綱根本在士氣民生二者而已爲人臣者止欲有益於朝廷以正直爲第一義有國之道在崇此二者以羽儀士類風示海內天下可不嚴而治矣陛下以神明御極十七年於茲爲當立致綦隆追踪三五乃民窮未甦天變日臻皆士習鄙佞吏治貪汙之所致也臣愚感時觸事不勝慺慺之誠輒敢披瀝愚衷伸用舍勸懲要務以備聖明裁擇一曰黜

奸邪夫朝廷之上語清方公正者不能副也頃年以來有久謬不然者如徐顯卿黄洪憲其行能猥下諸臣指斥甚具臣不復論臣所最恨者以張位貞標大節爵然不滓而顯卿搆之以趙用賢剛方直亮人倫模楷而洪憲忌之此其讒佞傾危自底非類輿情共憤名教不容尚可偃然踞銓衡之地典文學之司乎夫顯卿與洪憲兩不相容有如水火而論議之臣引繩批根互爲是非亦似水火然臣以爲此二臣者皆僉夫壬人妨賢病國無一日可玷清班需大用之理此

世道否泰所關非細故也惟　陛下斷自宸衷竝擧
而去之天下幸甚幸甚自培士節頻年以來　陛下錄
用直臣布列有位可謂千載一時矣如鄒元標以病
告在籍起補故官迄今未奉旨臣竊疑之夫元標清
修直道世所稔聞雖不具論惟是海內骾言直議之
士沉淪下僚擯棄草澤尚有其人中外臣工方望
陛下推用元標之恩并賜錄用不意　陛下併元標
斯置之也今世俗汩汩以苟容為賢持正為愚正人
君子負拔俗之標多落落難合如舊吏部郎中呂坤

耿介不阿清行夙著雖出忝大藩天下之人終以不得久右銓衡爲恨舊戶部郎中李三才抗疏砥節忠猷炳炳乃遲迴郎署幾十年而後補僉事今雖量移識者以爲未盡其用夫山有虎豹藜藿爲之不采可以治朝而不崇忠讜之士哉惟 陛下亟詔主爵之臣並加甄拔以維世教矣一曰定國論夫建言之臣率負氣自喜世俗亦以意氣病之臣竊以爲未盡也臣居恒論世之言事者大上爲國其次爲名爲名者吾猶有取焉因人之短則并代其長摘人之瑕則并掩其

瑜過也或感慨於大運而漸阻於屋漏或激發於旦夕而鹵莽其生平恥也世俗訛言事者其失亦有二不曰諫鼓謗木之制垂自哲王百工技藝之條載在令甲而動稱出位見謂好名或捏造謗書或恣行射自張位遂用賢而下凡抗志砥節者世皆思以口語侵之微文被之而後快豈尋常緘默之人終其身而無患正色立朝之士舉足而招尤與舛也詞臣試士錄成而序之教之以實副其名行符其言可耳若之何舉效忠言遂並與齷齪徇榮利者同日而譏

而遐及民之爲無端而慨不疾而呻夫明目達聰聖君之猶乾乾危明憂盛蓋臣之哲思信如洪憲之則以舜之聖而益日罔遊於逸罔淫於樂禹曰無朱傲以漢文之恭儉而賈誼爲痛哭流涕長太三聖一賢者其爲不疾而呻吟甚矣變亂是非一至於此佞也臣願陛下自今遇言事者其言與人俱可用用之其言與人俱不可用置之其言是其人非不用其人用其言仍詔言官論事務以公心集衆思詞臣柄文務以正學訓諸士無阻直臣之氣杜天下

之於世道幸甚焉自覈名實夫今世議者何嘗一日不飭吏治然望吏稱民安不可得也何嘗一日不禁餽遺然三載一次計吏京輦之下欲令無餽不可得也其故可知也臣以為莫若復薦舉之法愼擇臣之選旌苦節之士重贓吏之罰夫監司郡守員缺令京官三品以上薦舉犯貪者連坐自郡守而上任有異能即得超擢卿貳祖制也今亦有舉而行之者予外臣員缺率以累資得之京朝要官且有薄外除者既不重其官而欲責其勝任不可得矣夫今即不能盡復

舊制如撫臣關一方吏治民命宜令三品以上及科道官俟過年終各疏舉清修孤介之士以備茲選不任職者得坐舉主夫樹本一扣百枝皆動大吏一簡百官皆肅自然之勢也或謂撫臣員缺大宰京堂方面官資望俱深者方得推補是安得不賢者又何所須特舉臣以為不然夫官至撫臣閱歷滋久廉能異等者固多有其人抑豈無歷歷循謹以積資累勞得之者乎方今災沴頻仍民多悲苦即推擇幹國憂民者猶懼不任奈何以循謹者當之也夫世未嘗無漁

上也亦撫臣缺未嘗不會官推補也然會推特存其名耳若荐舉之格不得廉或間有不遇之艱矣據臣所知曹郎郡縣吏以廉能著名已被置禁近者不復論如陳有年之淸素許孚遠之誠篤黃道瞻之峻潔馬猶龍之風釆李復陽之愷悌王紹先之狷介及呂坤李三才皆以苦節著名然有年孚遠棄置於丘園猶龍復陽棲遲於郎省道瞻紹先躑躅於散吏坤與三才雖列藩臬未嘗重寄世亦未有褒異而指名之者蓋吏安所勸乎然豈人主闊遠所未悉乎指次所

未及者何限是在銓臣一留意拔之而已臣居恒輙仰屋竊嘆陛下懲貪之詔無歲不下貪吏或見逮治德意可謂至厚然撫按諸臣懼論劾稍重或致捕逮一切以輕語傳會之論其操行可議不言可議者何事論其職事多廢不言所廢者何事曰吾姑貪吏也一家哭何如一路哭古人有以存厚可施之言之者先是海瑞進懲貪之說引國初重典雖非今日所宜用然究其意蓋痛末流行濁元元塗炭乃爲是矯枉之論其言雖過其意則忠瑞疏一出流俗羣起而

訾之不容口至於世變江河狂瀾日下恬不爲怪以爲是固然耳似此末俗之人眞不可以吏始而憂時憫俗忘私奉公者幾何人哉 陛下欲痛抑貪吏莫如責成撫按諸臣詳其劾而嚴其法使廉者有所恃而貪者無所利則餽遺不禁而自息行之數年吏治自飭矣 臣所謂名實當覈者此也 一曰決罪贖令天下民生之困其害在貪吏與豪强侈靡與好訟四者而已而好訟爲甚雖然古者憂民好訟耳今貪吏好訟矣國家立法自誅死以下輕罪得有贖然不應得

爲而爲之事者律輕罪而貪吏緣而爲奸邪最重何
者罪贖所入猶有限而胥隸需索則有費道路稽留
則有費案牘窺探則有費薦紳造請則有費一貧民
之身耳蘄以快一朝之忿而不知一忿能破數人之
家也監司批行一訟輙私之曰我之贖也有司准行
一訟亦私之曰我之贖也登報者十之五六私取者
十之三四盖不應輕罪其律既輕其罪易犯一切纖
微小過本無煩擬罪亦以此律文致之有一訟而兩
造竝蒙其辜有一事而兩地竝徵其贖有不肖之監

司以有司不多擬罪以報而遂甘心之者有不肖之
有司以丞倅不多擬罪以報而遂甘心之者贖惟恐
其不多則訟惟患其少　臣嘗祗役徐方習見玆事爲
之寒心累息自監司以至郡縣吏賢者固不必論其
不肖者皆欲相同疵垢相類指相承聲勢相倚天變
於上民困於下夫孰得而拯之可嘆也夫罰贖之當
禁言事諸臣屢有條議該部屢有條覆然其大指乃
在禁有司私用與多罰耳其源不清其流終未息也
臣以爲法律定自　祖宗固未可輕議當此南北災

傷水旱頻仍之時有司以訟爲愚民以訟自愚曾不衰止小戒大懲非今日之急務乎請繼自今除徒流重罪照舊外不應輕罪 陛下憫念貧民特勑有司停免罪贖有司聽曲直剖析既明止許量責發落亦不得以免贖爲名酷加箠楚淹繫此在近時良有司亦間有行之者特未奉明旨則監司督察與有司奉行俱未畫一至於解贓贖亦當聽撫按臨時酌議量賍減損朝廷所損有限而小民脂膏不至盡歸貪吏之囊槖其有裨於民困甚大臣嘗攷漢史永初間長

吏二千石聽百姓以聚斂虞詡上疏言之始下詔一切停止今日之事何以異此臣所謂罪贖當汰者也夫辨枉直則妨能叢怨刻臣并其人攻之然今臣言上聞於世道人心官常民困裨補萬分之一即有爲二臣鷹犬爲貪吏左袒者臣亦有餘快矣惟陛下留神澄省

敬循職掌剖露良心以陳救時要務疏

趙南星 吏部員外 萬曆十七年十一月

臣向者伏見 皇上從言官之議令羣臣不得越職掌而不知者有以爲捌距言路臣獨以爲此開之使言也夫 皇上以天下之事委任部院諸臣無所阻撓假令能各舉其職掌則庶績咸熙何憂海內奈何以奔競爲常事以徇私爲無傷以巽懦爲老成以模稜爲妙用彼此相欺無所愧畏即有願忠朝廷者孤力難施兼以富貴之念不能盡割旋且化而從之矣今

天下水旱頻仍地方不復民生耗滅此誰之咎也倘亦可以懼思改圖乎 臣 以為當今大害有四四害不除雖使孔子典選亦無所益何則一人之正不能正衆人之邪一年之公不能救累年之私也故救時之務除四害為急何謂四害一曰干進之害夫人心公私如參辰之不相並富貴重則忠義輕自然之勢也今舉世競進不知止足 臣 請言其顯著者往時吏部尚書楊巍乞休都御史吳時來極其佞巧以為巳當代之而忌戶部尚書宋纁清素望重連章訐切挑取

聲名欲求必得此滿朝所共知也侍郎趙煥之歸也副都御史詹仰庇若求以故大理寺少卿韓國禎爲之請託以己代煥時國禎大病初起爲仰庇强出行至中衢昏暈輿歸遂致不起國禎之子欲上疏訟之而爲人所勸止果不乃沈子木之制歸仰庇復託時來而求兵部侍郎此臣司郎中劉希孟親以告臣非風聞也大臣干進至此何以責小臣乎是以猥給者日進恬退者日沉如尚寶司卿李禎清志堅節庶幾古人而久次不遷後來者紛紛跳越循資挨望者皆

無所據矣臣願 皇上戒諭大小臣工各惜廉耻勿
如二臣所爲二曰傾危之害夫清班要秩必須賢者
諸華苑靈圃非畜豕之所也而羣小妬賢古今共
貫如禮部尚書沈鯉侍郎張位諭德吳中行南京太
僕寺卿沈思孝相繼自免南京禮部侍郎趙用賢忠
於 皇上而邪僻之人慮其不容齊力攻擊黃洪憲
等陰爲蝎諸唐堯欽孫愈賢蔡系周等明肆誣詆以
故諸臣不安其位而小人固放盤石近日人心益險
往往揑無形之事加之於人或以去忌報怨或以要

功取伶鬼魅畫行良爲可駭至有自恃繫援公然排
擠善類使賢士留落而已亦不廢通顯則鬼魅之雄
者也臣願　皇上拔淹滯之賢斥傾危之黨無使聖
明在上世有二留之嗟三曰守令之害夫守令職旣
親民權亦得爲惟賢者爲能乘權以利物不肖者鮮
不緣以自恣今知州知縣選授太輕部寺之官計日
而陞知府曾不問其才行科道出守卽若劣處闒茸
之徒毎見優容如原任給事中葉時新希權相之意
議減軍餉激成浙江之變今尚爲河南府知府抱病

餘年坐廢郡事上官嘿無一言殆不可曉又立官之
節以廉爲首今撫按論人往往贓私有據猶曰未甚
或以任淺姑從降調以爲惜才不知此乃惜不才也
士人厲行如女子守身淫則敗俗豈論其甚不甚哉
故貪官充塞無所顧忌民安得不饑散也臣願　皇
上勑下吏部以後知州知縣除進士之科勢重難返
照舊給授外其餘多授府州縣佐二待其屢次署印
節愛著聲方陞正官部寺陞府者必其才行可觀勿
徒拘俸撫按之責專覈吏治毋以風聞爲解察其操

守已壞郎宜論罷監司為守令之表尤宜責其操守以漸息貪墨之風四曰鄉官之害夫吏於土者不過守令而鄉官之中多大於守令者是以鄉官往往凌虐平民肆行吞噬有司稍稍禁戢則明辱暗害無所不至如原任渭南縣知縣張棟治行無雙以裁抑鄉官竟被讒毀不得行取識者嘆恨又撫按官多豎坊牌以媚勢要不論歲之豐荒勞民傷財備極壯麗臣愚不知其意將為觀美耶民生彫瘵為此安忍將以為名耶官高行穢適資唾罵臣願　皇上勑下各撫

按官嚴禁鄉宦在家者勿倚勢害民勿飛語害有司其怙終之尤者卽行叅問卽見任之官其家人子弟暴横一體叅處牌坊之建必其忠貞勳績著於朝廷偶一爲之褒其器業勿徒炫燿浮榮徒爲俗子以累貧民復命之日將所建名數報之工部工科防其仍前之濫除此四害仕路庶幾可清民生庶幾可瘳矣然根本之地實在　皇上夫惟　皇上深居九重不留意於國家之事是以人得自行其私無所顧忌以　皇上聰明睿智度越百年若聖心肯加勵精圖治危

臣工之賢不肖民生吏獘一一而訪問講求之知之若日月之明而行之若雷霆之斷發之若江河之速而持之若金石之堅大小臣工誰敢于進誰敢傾危守令誰敢貪酷鄉官誰敢橫肆如此而民生有不安天心有不悅者則臣請伏妄言之罪臣本椎魯素厭多言夙夜思惟求所以盡職業報聖恩者不越進賢退奸而野多遺賢朝有大奸搏手無能救正若頑鈍嗇同以至大官豈不甚便且易如人臣忠愛之義何用是竭其悃悃之愚倘蒙皇上察於芻蕘銳然求

洽諸臣良心不泯各效公忠勿狃舊習則君臣俱福
享令名於無窮不然則羣臣其竊富貴之利以肥身
家潤鄉里天災民困不忠之臣方將獨咎君父以博
名伏惟　皇上加意天下幸甚

部臣指摘言臣正據輿論乞議處以昭公道疏

萬自約 戶科給事中 萬曆十七年十一月

題臣待罪垣役雅不習吏部文選司員外郎趙南星近聞南星條上四害首論左都御史吳時來左副都御史詹仰庇咎在不進翰林侍讀黃洪憲咎在傾危臣雖未得悉讀南星疏中語然縉朝之士傾而領之者比矣乃越三五日未蒙綸音下部覆議臣等竊疑之詢吏科給事中李春開爲部臣妄言乞早降明旨以定是非事奉聖旨吏部看了來說臣等之疑愈益

甚矣皇上豈以時來仍庇係大臣不欲令郎署官輕擊之耶臣請分別君臣人品今昔之槩　皇上幸試垂察夫時來非彈嚴嵩而榜掠譎遣者乎識者謂其避海上之使姑不暇論即起而巡撫操江也濫荐市恩貪聲大著姑不必論即臣　近日所聞如連詆大司農朱纁芘覆試舉人唐大壯向吏部爲人謀缺種種不厭人意又其甚擯鄉評者囑托以害同儕之家人冐尸以奪鄰境之風水陽拒人賀之兩司而陰受其間遺有行至德州仍緘五十金補之者此等舉動

部且險矣正人君子固如是乎仰庇在先帝朝言內
廷及十庫財用三事受杖削籍非不毅然稱直臣也
起自外藩入爲鄉三宜如何報稱者顧外作侃侃而
中實不勝富貴之念趙侍郎以病歸則謀吏部矣洗
侍郎以憂聞則又謀兵部矣乃都人士所共耳而目
之者今仰庇曉曉自文其舌人可欺也天可欺乎又
其甚失人心在論薛敷教饒伸二疏伸與敷教信狂
直過當但仰庇向日固身嘗廷杖者奈何欲關天下
之口而今攖珠批鱗之流奪氣乎今仰庇在都城中

遇後進拱立罷不爲禮自負誠重然此等舉動使仰庇非正人君子也則可若欲列於正人君子之林也豈不覥哉至於黃洪憲陰狡貪肆出二臣上士類久擯之矣盖洪憲入館之後徒奏雕蟲之技遂招集門下士及方術者幾百人爲科場大蠹往年當主順天文衡而舉人市都城矣如毛一桂本納光祿署丞也知洪憲易與即改文科舉通之五千周訓之過付可覈巢士洪乃郭果壻也因任家相雅善即求通關節亨以六千孫坤培之辨詞有自他若屠大壯潘之惺

輩不緣葭莩即倚銅臭京師謡曰科一中大壯屠氏之名金五千洪憲黄門之價豈書虚乎先是門下士有不預此者閧然投匿名帖洪憲是以有先請之疏及塡榜時故寘王衡爲一名不知即不洪憲衡才自當得高第乃其三窟之計巧矣哉蓋自試錄一出私人滿紙觀者髮指上冠而同館者人人攢眉稱詬矣又其甚可恨者在詞察同類萋菲端人如侍郎趙用賢宗伯沈鯉王國李禎也彼且甘心焉今果津津乎掌絲綸窺鼎鉉矣嘗語人曰雖彈我百疏我心無愧

夫義禮不愆何恤人言洪憲之禮義安在哉此一臣者小才私智祇足濟惡而象恭孔壬罪則滔天魍魎之與伍有北之不受者也伏望 皇上俯察臣言下在廷諸臣一議三臣是否改節汙行將時來仰庇二臣或俞其乞休或諭以洗心而亟斥洪憲以謝天下庶乎公道大明人心愉快臣 犬馬區區不勝憤懣惟

聖明憐之士林幸甚天下幸甚

京察大公中外悚服乞洞察以扶世道以正人心疏

陳泰來禮部員外　萬曆二十一年四月

臣叨第十七年歷官四任目覩京察自丁丑辛巳丁亥以暨今春凡四舉矣丁丑故相張居正以奪情故用幕客朱璉策借星變計吏箝制衆口楚人方逢時署部考功郎劉世亨依違顧氣除異已如蔡文範習孔教等並掛察籍公論冤之辛巳則居正威福已成王國光唯諾惟命考功郎中孫維清鄙人也與秦燿謀禁錮建言之臣遂以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艾穆

鄒元標五賢附名察籍今輔臣趙志皐亦以不及論而南中何寬李巳爲政今輔臣張位撫臣趙世卿與焉公論寃之丁亥則臺省楊廷相馬允登側媚當路誣陷善類御史王國面折之其說不盡行而尚書楊巍自許摸稜考功郎徐一檟主調停之畫薰蕕竝容涇渭失辨多去庸庸者至拾遺何起鳴倖免張正鵠枉黜公論寃之末有旁谿博採覈實稱情邪諂盡屏貪墨必汰倚冰山以立消營兎窟而終獲機穽無所肆毒抑揄爲之喪膽如今春之事也命下之日朝紳

相傳以爲王公主明無枉無縱靡不欽服甚者謂部
院能任事内閣不侵權　皇上御極以來獨見玆舉
微臣一人一口豈能傳會瑣者庶僚拾遺下部覆議
虞淳熙素擅才名楊于庭西功未叙袁黃方贊東師
該部酌量品評盖有深意然亦取自上裁未嘗槩擬
留用科臣劉道隆據形糾摘遂蒙嚴旨詰問閣臣駕
言于聖怒識者扼腕而不平此其故何也郎中趙南
星前以論劾吳時來忤今元輔王錫爵意引疾而歸
不知元輔此來亦有疑其于大計者因二三戚里門

生自知掛議實以一夫望之南星在事不白朝房不謁私第所論黜陟如蕭鄭貫徐泰時殷都王肯堂李周策皆枌榆瓜葛不無刺心而赫瀛胡汝寧蔡系周柯梃楊四知樊玉衡張應登諸人豢養有年惟蓋無地意者甘心南星久矣道隆之疏上而專權結黨之旨下奇貨在前投袂而起謂可動稱上意以塗人耳目也夫進退予奪之權在皇上舉而委之吏部斟酌以請是皇上所獨操而吏部不得專也黨之一字自古小人以羅織君子而其究至空人之國清明之

世安得有此言也權在吏部自關職掌如閣臣思覺部權意欲何爲以庶僚一二議留指爲結黨則閣臣票留京堂亦復有黨耶兩京臺省糾拾京堂二十二人而留用者六人劉虞夔爲元輔辛未取士而李尚思者兩次捕同年也豈曰無情人亦有口尚書孫鑨割渭陽之恩于呂胤昌趙南星忍秦晉之好于王三餘是誠難事臣畧考南北糾拾京堂四疏北則中州齊右關陝無人焉南則兩淮江右無人焉當事臺省明目張膽然誰無桑梓之誼也奈何以該部不徇權

勢不私親故而蒙以專權結黨之名也外議悠悠至謂孫尚書抗禮不避趙南星爲郭實議言兩次輔亦銜之揣摩如真寧非藥石臣聞元輔昔年家食見辛巳大計憤激咨嗟兩次輔身在察籍慷慨義命豈不謂國光維清希合權相者耶而何以怪該部今日之守法也必無是理夫除奸袪垢之功未償而以怜才爲過割情損愛之義不稱而以評品爲私科臣或有獨見閣臣得無微指也近者科臣楊廷蘭糾及年例前此臺臣李楠糾及咨訪言官論爭亦何顧忌識者

皆謂該部素失閣臣之權此時言者總出無心迹當愼惜是則臣之平心觀理而未敢苛責於三臣也夫部權歸閣臣自高拱兼攝部事張居正專擅國政尚書除張瀚嚴清而外選郎除孫鑛陳有年而外奔走請教一一稟承濫觴于楊巍而掃地于劉希孟謝廷寀尚書宋纁稍欲挽回因郭實一疏覆處秦燿諸人故相不堪借劉潤事齮齕之鬱悒以死尚書陸光祖文選郎王教考功郎鄒觀光矢志澄清閣臣王家屏虛懷以聽朝論韙之乃由故相授意于內璫張誠田

義欲阻諸臣進用之路身雖還里機伏垣墻胡汝寧力攻王敎不行而倪伸萬國欽推用致王敎葉隆光倉卒削籍鄒觀光甫調司不旋踵而以謗言去閫王敎郝內璫請託觀光覲察精明內外憚之賢者不容薦紳飲恨今日復借拾遺處分致激聖怒卽昨年之故智是內璫與閣臣表裏而 皇上未之察也夫內璫既與閣臣表裏而言官適投其機由此以銜縛該部而該部萬一不克堅定亦為所用則專權結黨之勢成信如有明旨所指者矣卽邇者推陞年例科臣

作江許弘綱內陞銓臣劉鄉外補該部據資俸參差評品寔合輿論旣而許弘綱力辭內轉麻溶聞乞補外克讓避嫌自是美事然弘綱遠猷讜議表表兵垣況資俸自應內陞人多其讓而該部不宜聽麻溶以壬辰春授選事執法不阿非碌碌者留內何嫌亟于自明而更見排擠此二事者若該部始慮不詳卽是昔年張養蒙呂坤之事令人氣短而今以處置得宜紛訛亙集　皇上覽今日乞外諸疏恐復生疑而該部未嘗誤也此亦非臣一人之私言也臣小臣也非

敢越俎而言不識避諱竊念東髮爲郎旁觀時事其間淸濁屢更嘗曰常少濁曰常多江陵以丁丑始濁凡六年而壬癸之際一淸甲申以後俱濁凡八年而辛壬之際再淸今日督過該部裁抑司官南星去而王嗣仁蓋國士馮養志之徒進彼皆以貨取者也將來必挈權以阿閣臣而後爲不專權必植黨以附閣臣而後爲不結黨傷老成持正之心禦賢者勵精之志胥人坐觀其報復懦夫怯避于擔當諛風漸長正氣潛銷忠直不庸而去佞于不招而來惜乎二祖之

漲平復河之潰決聲言患之可爲太息方今海內積
敝疆場多警所幸朝政清明根本未撥若借人言以
撓衡鑑倡邪議以網善良有如 臣 前所過慮而太息
者此世道治亂之關人心忠佞之界不可不深辨也
伏願 皇上核計典之大公燭糾摘之微指枉負者
必雪巧中者自慚豈俟 臣 言之畢哉

銓臣秉公計吏大臣挾私中傷乞賜分別去留以快輿論疏　戶部主事　賈巖　萬曆二十一年四月

臣於本年三月二十八日接得邸報見刑科右給事中劉道隆一本為黜幽大典議留未當懇乞　聖明勑諭當事諸臣去成心從公論亟斥匪人以清仕路事奉　聖旨科道公同糾拾因何一箇不動吏部官這等專權結黨着回將話來欽此復於三月初四日接得邸報見吏部題覆前事奉　聖旨這回話本通不認罪明是吏部專權堂上官罰俸二箇月該司郎

中降三級調外任虞淳熙等都着革職閑住劉道隆
論劾如何含糊不指名也罰俸二箇月欽此臣讀之
不勝驚駭夫今春職計事者非考功司郎中趙南星
乎臣與南星素未相習第其風節著聞人所共知京
察公明人所共服惟是一二糾拾議留亦不過據各
堂官兼采公論的無成心焉敢專擅況業已奉旨俞
允祇以執法太嚴不畏強禦取罪閣臣積恨乘機致
激上怒外廷人人稱屈臣敢默無一言謹述南星考
察之由與其所以得罪閣臣者據實爲我　皇上陳

之往特京察考功司先具揭送閣請教聽其去留謂之閣揭然後具疏上請元輔錫爵星馳詣闕專為王張考察不意南星抗直徑疏以聞元輔愛憎毫無所施也用切齒及睹南星考察疏如原任大理寺丞蘇鄒乃錫爵同郡至親也而以貪去原任御史蔡系周赫瀛原任給事胡汝寧苗朝陽乃錫爵爪牙鷹犬也而以不謹不及去檢討王肯堂郎中殷都乃錫爵通家心腹也而以浮躁去原任上林署丞趙志淑非趙志皐之親弟乎給事胡汝寧御史樊玉衡又非張位

之莫逆故知乎而皆以考察去於是三相同心共憤嫉南星如讐恨不能卽逞但屈於公論莫可誰何劉道隆窺伺上疏適投奸計遂行票擬降調夫使南星而果專權結黨則莫如專意相門交結近侍以爲保祿固位之計胡爲乎必剪其愛而犯其鋒且其最執法者以科臣王三餘爲南星之親家而不免以同官呂胤昌爲冢宰之甥而不免果專權乎果結黨乎如此任事任怨而得重譴何以服人心作士氣日來大小臣工憂心忡忡議論洶洶非私一南星誠懼忽

蒙蔽有以傷　陛下知人之明將使忠良解體而國
事非也臣愚以爲若南星者可留也然臣更有請焉
皇上所以寵眷錫爵有加無已者得無以其忠　皇
上而有功於國家乎臣則見其欺不見其忠見其罪
不見其功如往歲相業盡壞生平近日舉動益更狼
狽密揭誤王猶然外矜其功虛牘乞休實則內固其
寵載覩其後先陳疏一則曰灑濯肝肺一則曰積荷
恩眷若爲忠懇人亦有信之者乃今肝肺未濯而反
生惡心恩眷未酬而先敗乃事錫爵果何忠何功而

陛下過寵之哉次輔志皐位伴食摸稜寸籌莫展品格相同位猶猜忌始援故相驟列貳揆昨歲起家沿途受賄至轎垓一疏朝士非之外人謂票擬位意居多或非浪語前此會鬨其越俎而代庖今又見其以翼而附虎專權結黨莫此爲甚臣愚以爲若三相者可戒也至于劉道隆承望風旨參制銓曹首作政府鷹犬吾不知其何面目而載天履地也臣又以爲若道隆者可罷也臣一介寒士叨竊進取無德於趙閣星亦無讐於三相惟以賢奸不兩立消長甚安危係

望　皇上俯鑒愚忱收回成命將趙南星照舊供職以風庶僚將劉道隆亟行罷斥以警官邪仍申飭王錫爵等各捐私憤平心輔政無得授意言官排擊忠良斯朝政一清威暢四夷無煩遣調而太平指麾定矣倘以臣言爲謬請　皇上臨軒召三相面質有半語可塞臣口臣死不憾臣無任激切悚仄待命之至

感時憎病不能趨命供職疏

史孟麟 吏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

臣自萬曆十七年與吏部郎中趙南星先後論黃洪憲吳時來忤今元輔王錫爵自罷家居無復世想至二十年春荷蒙 聖恩起 臣與南星原職值次輔趙志皐張位國是二疏關係職掌言路 臣復與南星具疏爭論 臣思 皇上御極二十餘年自張居正交通馮保擅作威權奔走百僚勢傾人主嗣後閣臣踵其舊弊視爲固然故 皇上以進退人才之柄付吏部

而閣臣即假吏部進退之柄用所私而屏所惡　皇
上以激揚清濁之權付科道而閣臣即假科道激揚
之權援所愛而擊所憎故一時部臣若池浴德孫維
清劉希孟徐一檟輩甘心厮僕臺省諸臣若陳三謨
朱璉賀一桂蔡系周胡汝寧林祖述輩願爲爪牙舉
朝但知有閣臣而不知有　皇上一閣臣有過歸之
皇上　皇上有善歸之閣臣蓋已成前代宰相專權
之勢非復我　太祖罷中書省設立六部之初心矣
臣與南星私相砥礪務以　皇上爲心以國家爲念

以進賢退不肖爲職備位以來臣碌碌無補而南星
京察至公數十年來所僅見故以冢宰之甥焉而與
以巳之姻婭焉而與以輔臣之昆弟葭孚桃李焉而
與內不庇私親外不畏權勢人心快服視爲勸懲 臣
竊以爲廷臣奉職盡如南星則天下可指日治矣適
給事中劉道隆過求細事竟從降謫廷臣皆知出自
閣臣而閣臣則專托之 皇上 臣伏而思之 臣之竭
誠報國不及南星而臣之觸忤當事則不後于南星
復陞爲吏科都給事中則諭官爲言官表率論職

與吏部表裏欲以公道勵部臣而相勉以盡職則盡職者斥將聽部臣之為劉希孟徐一櫝也者而畧不加省非臣昭明公道之初心欲以正論勵言官而相戒以投時則投時者行將聽言官為蔡系周胡汝寧也者而恬不為怪則非臣維持正論之本意展轉思維殷憂成疾數日以來食飲俱廢矣且輔臣王錫爵趙志臯張位當張居正時恨其專權流毒正人或至掛冠或干討典及今同時在閣而乃襲居正之以智以排陷南星尚何望于後日又位與前大

時行不合蒙謗而歸趙南星不顧觸忌披衷暴白及身爲閣臣乃以一言不合而遂忍甘心尚何望于他人臣竊思之閣臣收攬威權之勢決不可回銓臣臺省望風承旨之習決不可挽皇上孤立于上一二忠直之臣扼腕于下決不能自明國家理亂世道安危所係非小念言及此五內如焚積憂成病因病增憂憂病相尋莫可救藥尚安能强起靦顔稱朝廷諫諍耳目之首臣哉臣又伏讀聖旨以專權結黨責趙南星夫專權者與天子爭權故惟中宮宰相有之

正臣前所甚懼者而黨之一字則前代奸邪害君子之名如曹節王甫章惇蔡京輩故事非聖世所宜言非今日閣臣所宜有必若以同道之朋爲黨則觸忤相同意見相合無如 臣 與南星必欲去朝廷之公黨以成輔臣之私黨則南星既斥 臣 亦不得獨留 皇上若以黨罪臣則置之重辟投之要荒亦所甘心庶可藉此以仰對二祖在天之靈倘或察 臣 愚戇憫 臣 多病容 臣 回籍調理則聖恩浩蕩 臣 愚幸甚伏望 臣 去之後勅下臺省毋以 臣 等爲鑒甘心爲蔡系周胡

汝寧朱璉諸人附閣臣以害忠良而欺　皇上勑下
吏部諸司毋以南星等爲鑒甘心於劉希孟徐一櫝
諸人趨閣臣以引非類而失人心勑下內閣毋以張
居正爲法侵事權壞言路以爲專權誤國之地則　臣
卽在山林草澤之中猶將游乎黃唐虞夏之世矣宗
社幸甚　臣愚不勝幸甚

糾言攻逐當路陰中受事銓臣疏

張納陛禮部主事萬曆二十一年

臣竊惟國之大權有三曰內閣曰銓曹曰臺諫內閣者無專任有獨權預制是非予奪而與天下公者也銓臣者採天下是非以予奪天下者也臺諫者持天下公是公非而贊予奪於銓曹者也乃銓衡之予奪而以偏狥閣臣則恩歸私室怨歸朝廷而黨奸乖進之弊立生臺諫之是非而以陰附閣臣則諂諛者進直躬者退而世道盛衰之機立見不可不辨也今

劾道隆之叅論銓臣趙南星之降調外任雖云一科
摘之事一部覆之官而其所係於世道豈細哉　皇
上深居九重但見彈文之上列票擬之內降而已而
今不能不致疑於樞臣痛恨於邪臣則其故甚詳有
難遽悉者而臣且爲　皇上陳之夫元輔王錫爵馳
傳來都適瀕計典或以爲其來無他第前日在朝與
去相申時行素所頤指氣使諸人穢迹敗露計不免
於京察而意欲庇之故藉口册立星駕匪遑冀爲城
社之勢以安狐鼠之心兒親爾我或者其隱衷也倘

如果爲冊立則前之擬諭何以爲後之挽回何在識者已深疑矣比見考功司郎中趙南星堅不可撓遂稱不與大察之說思附休休有容之名而中或不堪亦有以爲次輔張位因會推相忤之嫌私怨南星從旁慫恿者蓋久思衆聞而一發矣孰意銓臣之考察甚公未嘗宗隙故論于冢宰考功之身則以呂胤昌之甥焉而與王三余之姻婭焉而與論于前後閣臣之私則赫瀛林祖述楊四知之鷹犬焉而與胡汝寧苗朝陽楊文舉之廝僕焉而與徐泰時之金穴焉而與

柯梃章憲芟之桃李焉而與穢鄙之幕客焉而與凡所揞擊視爲切心之痛而情迫于私義迫于至公欲言瑕玼焉而無端欲誅其心焉而不可得前此則以有李楠先發之疏宗伐謀持隙之機矣而南星之救宗鉄堅屹然如故知今日之事以歷胎醞釀之有素也矣庶僚未有拾遺者有之自丁亥始則楊廷相之糾張正鵠也而用以取媚于時行拾遺未有下部者有之自今歲始則劉士忠之宗異于銓臣也而遂乃流毒于正類蓋士忠明見公論在銓臣自愧不及

又邪正是非之間往往抵牾或思所以妨其美而逆料虞淳熙之爲人辨博負名冢宰亦云許可楊于庭之在事西夏叙績司馬必爲保留且爲銓臣與察者已多故復及之因而相激使其見而必留則以口實自明爲陷穽以待銓臣而銓臣不悟也至劉道隆之疏上而專權結黨之旨下如果爲專權則部之覆疏自聽于朝廷票擬自由于內閣誰得專之且部議所云議留在虞楊議去在袁黃明旨所定虞楊固幸留袁黃亦不去此是黜陟大權自能獨攬何嘗下俾銓

臣而得專乎若果以楊虞之留爲結黨則票留袁黃亦豈黨之耶以袁黃在事而當留則楊于庭事成之後獨不當留耶夫假票擬之權而修睚眦之怨者乃不謂之專而以一覆留者爲專排骨鯁之臣以狥權門之客者乃不謂之黨而以留一庶僚者爲黨况銓臣之意正欲去人之黨而反蒙結黨之名因抗人之權而遂坐專權之責此臣所未解也又聞嚴旨旣下凡在列諸臣多詣元輔之門力求挽回彼言處一正郎何人不平如此則已知公論之有在矣而又駕言

旨發會極門已復令人追還上揭捄解則亦明示其有回天之力矣迨遲至二日而旨下原如次輔二臣所票豈夙怨未銷而前言皆飾説乎顯示威福之權陰肆傾排之術善必歸己過則歸君但欲人之畏其威不慮人之窺其隱也且近時諸臣干犯宸衷時觸忌諱尚蒙寬宥之恩而稍稍干貴幸反得借君權以僇辱之臣恐自南星獲罪之後寧復有人肯爲 皇上任事者即有之寧有二日安其位者即能安其位寧無望風承旨自塗面目其爲犬鼠借事中傷如劉

道隆者於是大奸之黨日固而難搖陰制之權日馭而難挽 臣 且不憂二三庶僚之為黨而一銓部之能擅權已然 臣 尤有深慮焉臺諫之是非係天下之公論而一時意向稍殊趨違頓異惡可不慎且往時附熱之輩見一正人見一善士必羣起而攻之若李開春之叅姜士昌趙南星管九皋之叅許孚遠林祖述之叅饒伸唐堯欽之叅沈思孝陳與郊之叅薛敷教後乃身名俱喪狐鼠難容即幸免全蒙世大詬此可為烱鑒矣而道隆尚且不悟徒效李開春以下諸臣

故事爲赫瀛等侁使令耳詔臣復蹈往時故轍豈不爲宗社深憂耶　臣願　皇上以至公之心責輔臣以至虛之心待天下則知往時趨附之臣反爲盛德之累而今日之相忤者未必非忠即不難薄宥而委心可也　臣臆無留言他不復慮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輔臣晚節不終黨誣同事乞戒飭以杜奸萌疏

顧允成 禮部主事 萬曆二十一年

臣按大學士張位始不阿附奪情忤張居正以去繼以不阿附壽宮忤申時行以去先後諸臣交章舉薦皇上拔之草莽之中置之腹心之地遭逢不偶肩負非輕竊意其必有非常之爲以稱塞隆眷且元輔王錫爵趨命還朝慨悼昔非欲圖今是以淺衷狹量忤物不必爲己責以洗濯肺肝宣布公誠爲己任位之生平爲錫爵所敬信正宜同寅協恭忠告善道以共

贊成　皇上蕩蕩平平之治庶乎其可也夫何位自
受職以來志滿于宦成戒弛于在得不思忠誠體國
專務收攬威權如定國是振紀綱一疏其名豈不甚
美至究其所謂定國是者不過欲盡錮天下之公所
謂振紀綱者不過欲恣行一已之私而已比吏部
具覆不遂所請位猶剛愎自用徑行票發及吏科臣
史孟麟条駁折以大義位始逡巡雖伏暫爲停寢乃
其處心積慮甘心于一逞矣頃者科臣劉道隆指摘
考功位遂稱爲豪傑目爲奇貨從使錫爵激成　聖

怒夫虞淳熙楊于庭是非自有公議臣不假置辨惟是今春大計吏部尚書孫鑨考功司郎中趙南星不以甥舅故私呂胤昌不以婚姻故私王三餘不以當軸故私苗朝陽赫瀛等所爲培植人心維持世道者厥功甚大奈何錫爵不公爲位所誤而因以誤 皇上也嗟嗟此何時也東宮未定禍釁萬端位既不能出身擔當更不能哆口議論朝危于岌岌彼安于泄泄旁觀坐視斯已厚顏亦獨何心抗任事者之氣而開天下讒諂之門釀宗社無窮之患乎說者以元輔

錫爵母且八旬次輔志皐年已七十位家無老親年方強壯後來大用次必及位故錫爵之于位潛有所委重而廷臣之于位默有所逢迎若不及今銷其萌芽臣恐異日位之作威作福不在居正之下而其餙詩書文奸言又出時行之上也臣居常于位仰之不啻山斗正望其爲帝臣爲王佐次之亦爲韓范富歐一旦見其頓失故步且惜且嘆願其向慕初心猶然未已庶幾萬一聞過而喜也願 皇上亟爲戒飭使位能自悔而知所以報効 皇上君臣朋友要歸于

成毋令居正含笑于黃泉時行竊非于綠野而陳與
郊蔡京周之徒紛紛接踵其于國家詎曰小補之哉

君相同心惜才遠佞疏

高攀龍 行人 萬曆二十二年十一月

臣觀從古以來君子小人迭爲消長而治亂亦若循環然漢臣諸葛亮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自昔治亂相尋不出乎此聖人爲戒必重于消長之際臣于今日蓋有深憂臣自去冬奉差迄今復命中間不及期年伏見朝廷之上善類擯斥幾至一空大臣則孫鑨李世達趙用賢去矣小臣則趙南星陳泰來顧允成

薛敷教張納陛于孔兼賈巖斥矣近李禎曾乾亨復不安其位而去矣選司孟化鯉又以推用言官張棟空署而黜矣臣惟天地生才實難國家得人甚急廢斥如此此後將焉繼諺曰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前進者愈益凋零後來者不相接續徒使正人扼腕曲士彈冠常人有爲善之心而中疑小人有爲惡之志而愈決世道人心何可勝慨且今　皇上朝講久輟羣臣不得望見顏色天言傳布雖云聖裁隱伏之中莫測所以故今諸臣罷斥中外羣言不曰輔臣欲除不

附已則日近時不利用正人臣伏思之 臣二汲居
禁內亦曾有以諸臣之賢否言于 皇上者乎 皇
上于諸臣亦常一思其所以得罪之故乎果以爲皆
出于聖怒則諸臣自孟化鯉而外亦未忤 皇上之
旨何以皆至罷斥即使批鱗逆耳如董基等其人
皇上已即收錄顯用何獨于諸臣不然臣誠有不能
不深憂于其間矣臣恐 皇上有袪邪之果斷而左
右反得行其娼嫉之私 皇上有容言之盛心而臣
下反遺 皇上以拒諫之誚傳之四海垂諸史册其

爲聖德累不小也伏願　皇上深賜省察思諸臣所得罪果不厭而責法不公而枉法隳朝廷之職業乎抑秉道而嫉邪執方而格俗數多口之怨惡乎其人眞無負國家其去何以允協輿論彼讒說殄行每行于不識不知之中必聖明朗然常懸于人情物態之表　臣愚不勝至望至于輔臣王錫爵等迹其自待若愈于張居正申時行察其用心何以異于五十步視百步　臣不敢毫舉即如諸臣之罷斥果以爲當然歟則是非邪正一恒人能辨之何忍自昧秉彝之良心

果以為不當然歟則深知隆眷誰出輔臣之右何恐坐成　皇上之過舉得非間有揭救者特外迫于公議而姑為觀聽之美乎更有不可知者實內洩其私憤而利于斥逐之盡乎　臣又不能不深疑其間矣臣恐輔臣聲音笑貌之間雖云開誠布公之意而精神心術之隱實不勝其作好作惡之私故大權潛用善類坐空其為聖治之累不小也伏願　皇上諭輔臣深自省察正大光明純乎為國之忠耶抑隱伏回互專于謀身之私耶其眞僞不能逃于虛靈之獨知則

是非不能掩于天下之指視與其自私用智致心勞而日拙孰若太公順應佚心逸而日休臣愚不勝至望抑臣復有憂焉君子小人負勝之機間不容髮故小人稍長則君子立消即一年之中劉道隆不已而為許子偉許子偉不已而為鄭材楊應宿至材與宿而猖獗益甚假似是之義理亂天下之真是非乘小人之邪謀攻一時之君子應宿復借不附吏部之名致其阿狥閣臣之實反謂近日一種小人專以抗閣臣為風裁附吏部為得計其為譎愈倖其為害愈深

臣不暇深論但願應宿平心而觀若吏部楊巍李尚
思徐一檟未來遠謝廷寀其人天下莫不快其去而
誰惜之乎若論部臣如禮部郎中姜鏡天下莫不燭
其奸而誰與之乎若輔臣泰交一疏天下莫不嘉其
意而誰議之乎是是非非人心不死世將誰欺而應
宿爲此譊譊也臣恐此說一倡不惟足以箝制人口
上之悞 皇上益不信言者中之悞輔臣益不知其
非下之悞一時無識者背附和以爲固然小人聞之
而喜君子聞之而懼浸漬醞釀其害正之深謀輔臣

勿喜其迎承之厚意亟加顯斥以儆陰邪臣愚不勝
至望此係君子小人貞勝之會世道升降之機臣恐
不勝私慮過計故敢竭其鄙見微誠使毫髮有裨
聖明之朝小臣甘伏妄言之罪臣無任屏息待命之
至

正人多斥輿論共惜乞順輿情以公用舍疏

逯中立吏科給事中萬曆二十一年十二月

臣惟朝廷有用舍之權而天下有是非之公用舍合于公則人服而議論自息用舍不合于公則人不服而議論日滋故曰王道本乎人情自古未有上下異指大小臣異心邪正倒置衆論沸騰而可以言治者

臣覩近來諸臣相繼而罷者率多砥行好修守正不阿之士如郎中譚一召疏中所云得罪者六十餘人

臣不敢謂其皭然君子然而爲君子者多也而偶以

一事直言觸忤遂令其牢落下僚跧伏田間壯志紲而不伸蘊而未竟此臣等所以深爲諸臣惜也方今中外多故若無任事之人而今被斥諸臣雖位有崇卑才有偏全皆國家所作養生平所砥礪今不使之爲公家用而反令藉之以成其私名致感時者有怜才之嘆司銓者有乏人之憂此臣等所以深爲世道惜也夫諸臣有以爭國是而去者有以詆輔臣而去者又有以申救株連疑及輔臣而去者　陛下怒言者則曰出朕獨斷而輔臣王錫爵之自解亦曰主上

親筆臣謂所罷者非正人也則斷自宸衷固主上去邪之明卽擬自閣臣正大臣爲國之忠若所罷者果正人也出于閣臣之票擬而有心斥逐者爲妬賢出于主上之裁決而不能匡救者爲竊位彼職密勿膺隆眷不補牘力諍而坐視忠良屏棄讒佞鴟張雖聞有揭救然而諸臣之擯斥者如故也大臣以人事君之道恐不如是故所以深爲輔臣惜也今　陛下欲安輔臣則罷言者言者罷而論者愈多論者多而輔臣益不自安卽如高攀龍一疏惓惓爲國惜才卽部

院大臣亦許其忠矣中外諸臣亦多爲之申解矣孫繼有譚一召之疏不無過激而扶正抑邪之言不無可採 陛下重罰三臣以謝輔臣三臣罰而輔臣能自安乎 臣聞防口甚於防川聖如堯舜猶察邇言而用之況泰交一疏輔臣不以淹棄請乎 陛下以心膂託輔臣則何不行輔臣之言從中外臣工之請明諭吏部於先後廢謫諸臣隨才錄用更望 皇上盡捐成心以示大臣盖司銓大臣簡用方新又當 聖明在御萬幾親裁必不敢植私黨以負任使而諸臣

懲創於久棄感激於新命其願忠圖報者必多也夫留都銓卿以沈鯉推而不用昨尚寶司司丞以李懋檜補而不允皆正人君子而　陛下必欲終棄之乎宋劉器之曰愛惜人才是自為社稷計程顥曰朝廷不失于舉錯議論何由而沸騰則收拾人心莫急于此矣然臣又有言焉鄒元標慷慨大節海内屬目而不能一日立于朝夫以　陛下寬仁獨不能容一直臣乎以輔臣見知于　主獨不能為國用一直臣乎端人短氣正士結舌清明之朝不宜有此輔臣不思極

力即闇仰迴天聽以收民譽而樹令名而徒忿衆口之啾啾以歸過于君父此臣所以久激于中而不容默默也臣一芥草茅蒙　皇上拔寘吏垣感時效愚罔知忌諱伏惟　聖明裁納

懇乞聖明嘉與臣工共泯乖爭以囘元氣疏

甘士价　山東道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二年正月

臣待罪西臺伏覩昨歲議論煩與聚訟無已浸淫以至歲終羣臣猶爲不平之鳴　皇上頓生不測之怒俄而聖怒一解元旦陰風旋霽天人感召之際豈偶然哉蓋乖爭之氣至昨歲極矣蕩蕩平平之道亦既斲喪無餘矣比風不息流毒縉紳貽害國家莫知底止況今內而道殣相望外而倭虜交訌識者咸謂年來乖氣有以致之是安可不爲寒心也臣竊幸際解

綱之仁殆和風更始之會用是謬陳一得仰賛休明大都懲于昨歲之病根期以挽回今日之元氣其說有四曰君相之情意宜通也閣部之猜嫌宜泯也善類之意氣宜平也臺省之公論宜存也臣請得竟其說夫朝廷一日萬幾所賴以同心輔政惟是二三元老故上下交則為泰不交則為否自古記之今 皇上經年靜攝與二三宰輔相見無幾形迹日隔情意濶疎縱有惓惓補袞之心豈能盡陳之筆劄在廷諸臣仰視九閽萬里欲叩無繇時政得失不得不厚望

于宰輔望之不愜則生疑疑之不已則滋議以致嘵
嘵之口下咎輔臣上干聖怒職此之由計茲春和景
明聖躬必益康勝臣敢首乞　皇上早夜勵精仍親
朝講若今重災去處作何安撫東倭北虜作何防禦
允用人行政之大者不時引見輔臣面相商確以聽
處分務要至當一切章奏請勿留中言聽計從志同
道合如是則中外將仰頌　皇上聖明與輔臣賢勞
之不暇又安所庸其疑議此臣所謂君相之情意宜
通也夫內閣銓部皆百僚所觀望事體亦最相關一

涉猜疑易生嫌隙故昨歲紛紛之議多起于閣部異同之嫌是此者不知彼之未必盡非非彼者不知此之未必盡是相構相傾幾分兩黨是何景象嗟嗟士風日壞時事日非位在具瞻誰爲表率今閣部大臣於此疑根業已勘破嗣後恩各以天下國家之心處天下國家之事盡釋夙嫌務存大體如人才用舍但有關係者不妨披露肝膈虛心計議要以是非付之輿論事體歸之朝廷邪正不淆可否相濟彼旁觀者即欲交通煽搆亦自無隙可乘盖未有大臣和于上

而羣臣不和于下者此臣所謂閣部之猜嫌宜泯也
夫君子小人不能竝立從古而然顧君子之待小人
恒疎而小人之伺君子恒密所貴平其心以處之修
其本以勝之耳頻年以來清議大重士夫矜惜名義
之念甚于惜其官故或矯枉過正持論失平往往亦
激而多事其究也善類不勝而國體亦傷則賢智者
亦與有過焉臣　謂諸臣中顯為正人君子者亦當念
聚訟之傷體防意見之易偏果有大是非大利害然
後明目張膽力持國是此外似宜稍存渾厚勿露鋒

鋩第持與人爲善之心寧留有餘不盡之意倘識見不合何必盡同即眞是有歸無求必勝久之公論自定國是自明奸人不得借口擠排而賢人君子亦何至立于多凶多懼之地蓋愛其身亦所以愛天下國家此臣所謂善類之意氣宜平也夫賢路通塞最關理亂闘古之明君導人使言未聞禁人使不敢言而臺省又公論所自出者往時遇有建言獲罪之臣果爲公論共于臺省得抗章論救之猶萬一　聖明採納併從寛宥不然而公論亦賴是以存耳乃二三年

來不之寬而益重其譴既禁人不敢言又禁人不敢
救此等舉動甚非所望于清朝即　皇上初年亦未
之有也夫防人之口甚于防川恐公論不明而賣擾
者愈衆　皇上恐一二錮之乎　臣願　聖度天寬至
仁春育自後凡建言在臺憝或科道抗疏申救者皆曲
賜優容俯從寬處上以防壅蔽下以杜煩囂只在
皇上一轉移間耳如近日元輔疏稱言官重而出位
之風自息讜論容而妄言之氣自沮尤爲確論此　臣
所謂臺省之公論宜存也凡此四端　臣盖有感于年

來議論之多弊實坐此今時當獻歳陽德方亨願我
皇上圖此臣工同歸雅道庶幾潛消災釁復覩蕩平
輙敢冒昧直陳其狂瞽之見伏望　聖明少加省覽
申飭舉行世道幸甚　臣愚幸甚

直陳時政以蘄聖鑒疏

逯中立 吏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二年五月

項該吏部以會推閣臣之故上干聖怒嚴旨切責降處司官旋以言者申救斥爲編氓朝論惜之 臣 言官也誼不能默默無言 臣惟 陛下念閣務煩劇簡任輔臣不即斷自宸衷而先付之廷推以示公也銓臣博訪旁搜列名上請公論采之盈庭可否決于聖斷不敢專也不敢私也且威福者朝廷之權也該部亦不得而專也予奪者君上之恩也該部亦不得而市

也以今聖明在上清議在下一時臣工非至愚不肖誰敢罔上行私自速罪戾而況郎中顧憲成砥行好修往以直言獲譴　陛下起自謫籍而用之矣司銓未久復以謫去士紳相顧咨嗟謂憲成以直道被斥而　陛下有不容直臣之名將何以勸任事之心鼓豪傑之氣乎夫用舍者國家之大政也銓臣者又用舍之人也邇者相繼屏去不竟其用孫鑨去矣陳有年杜門求去矣司空之署削籍而去者至再至三矣而憲成又繼之前者將竭後者不續人才凋謝可為

寒心語曰察察不可為容容多後福臣恐今而後非如王國光楊巍也者則不能一日為太宰非如徐一檟謝廷寀劉希孟者則不能一日為部臣臧否混淆舉錯倒置將使黜陟重典為權門供愛憎銓衡重地為私門樹桃李天下不知有是非人心不知有勸懲風靡波流莫究所終矣大抵近年以來君臣道隔上下異心上所謂可而下未必是也下所謂可而上未必是也用舍一憑喜怒斥罰幾于無章公議壅閼煩言滋起臣謂人才消長之機理道廢興之漸正在于

此故願　陛下之深慮之也然臣又有言焉會推閣
臣非自十九年始也　皇祖二十八年廷推六員而
張治李本二臣用即今元輔王錫爵之入閣亦會推
也蓋特簡與廷推　祖宗並行已久而要之廷推必
諧于僉議特簡或由于私援故舜舉皐陶舉伊尹而
必曰選于衆今輔臣趙志皐等不稽故典不惟違圖
妄爲牽引熒激聖怒即揭救數語譬之强笑而神不
偕來欲以動聽難矣方今疆場交聳公私耗竭而嗷
嗷思亂者又十室而九空識者抱厝火積薪之憂所

乘公道絕自任路清吏寧輒無私人朝廷無過舉可
以回氣化而收人心而今時事至此可以長嘆臣職
司獻納目昧塵瀆非爲銓司惜一郎官也爲國家惜
人才也爲國家惜政體也亦願廟堂之上共捐成心
而重爲國體人才惜也

重望重臣橫遭汚辱乞聖斷以定人心疏

朱吾弼南京福建道御史　萬曆二十八年七月

臣等竊謂省直邊方之設巡撫用以表鎮將吏惠綏中外所稱天下之重臣是已若山西巡撫之有魏允貞則能文武爲憲廉正不阿所稱天下重望之重臣是也重臣重則朝廷重重臣輕則朝廷輕匑重望之重臣尤中外所倚以安危理亂其繫朝廷之重輕又非尋常僅就體面論者以山西之內拱神京外鄰醜虜得清介端方如撫臣魏允貞彈壓其中黑吏寒心

債帥落魄窮坻安堵塞馬絶塵七年之拮据口碑載
道一生之砥礪士論傾心奈何惡璫孫朝者敢於無
忌挾私逞忿妄加汙衊顛倒是非熒惑聖聽不顧
皇上之重臣輙放言欲食其肉寢處其皮無天無地
無法無君弁髦國體長此安窮臣等得報覩此巨狐
黠鼠依憑城社公然晝號于聖明之世切齒傷心亟
思露章劾之幸蒙旨下該部院參看臣等私意　皇
上必素亮名貞正直清白姑付公論于部院令朝亦
降心而辨口耶迺部院覆奏公論已定迄今猶未奉

旨中外臣民大駭聖衷淵邃誠非臣等所能管窺亦
豈謂部院疏中所云允貞稟性太剛任事太執待人
太峻之說若自取朝之汙辱然乎寧知折剛而柔不
執而隨去峻而卑卑惟順朝等所爲任其魚肉吾民
一味調停以逢迎爲悅 皇上焉用此巡撫爲哉臣
等相顧錯愕竊謂此舉關于國體世道匪細蓋四出
中使前此之恣貪殘尚憚撫臣得議其後天下人民
前此之被荼毒尚恃巡按維持其間今孫朝如此汙
辱允貞 皇上明知公論於朝不加責於允貞不賜

慰留恐是非無兩可邪正不並立名貞必不能苟同
孫朝之留而決于求去部院大臣亦必不能坐視名
貞之去而安然就列將正直解體宵壬得志中使無
所忌憚以播惡人民盡無賴以為生歛怨于閭閻者
日深釀禍于國家者日覺揭竿一呼荷戈四集臣等
私憂過計此勢所必至 皇上縱不為國體惜而于
世道可無慮乎 皇上慮及世道則私計不宜偏信
公論亟當兼收不待臣等詞之畢矣夫兼聽則明偏
聽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聞舜明目

達聰故共鯀驩兜不能逭秦二世偏聽趙高以成望
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
聽虞世基以致彭城之變往鑒不爽時事多虞
皇上何可以堯舜之智惑于趙高輩之奸也糾劾大
權外付之撫按內付之科道即九卿方伯之尊不得
越俎朝以稅務之奉御敢于竊大權而侵之他日書
之史冊朝將置　皇上爲何如主且朝之出也　皇
上原非擇賢而使不過乘機遘會通同原奏官得差
爲自利計其杖斃驛官以肆虐壓稅銀以肆貪與網

羅平民索取紬段瓆贓兇狠黷貨種種不法致縣官閉門乞休山西之人所共見共聞有名貞叅疏所不能悉者　皇上曾謂朝能勝任使乎矧食肉寢皮之辱豈可輕加天子之重臣攘尅貪濫之汙豈可輕誣剛方之廉士撫臣叅內臣內外叅撫臣正人以邪人為邪邪人亦以正人為邪朝廷上幾為訟府壞國體拂人心莫此為甚　臣等謬叨言責共激公憤誼不容默伏願　皇上捐成心布公道賤貨貴德俯鑒臣等愚衷秉聰為明轉環為斷沛發明旨重懲孫朝

之欺罔溫諭魏允貞安心供職使天下曉然知朝廷
有重臣非羣小所得間而重望之重臣舉朝自有公
論 皇上原自特知庶國法崇人心協萬萬年治平
肇是矣

朝端聚訟國是未明懇賜處分以平政體疏

曹于汴 吏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九年四月

臣惟平天下者平其政而已平其政者平其心而已小臣不平則大臣懸衡鑑以平之大臣不能平則聖主奮乾剛以平之不則紛紜競鬬妨政事壞風俗何可長也頃者吏部郎中趙邦清連被糾彈叩閽疊辨參及同部郎中鄒光祚侯執躬亦俱再辨到今迄無定議餘曹在在杜門 臣職在察吏義難緘默謹採公論矢天日陳請 皇上之前夫邦清好剛使氣褊

褒易發察察爲明操切而刻此其所短挺身任事嫌
怨不辭杜絶餽遺皎皎自貧此其所長取其長而倂
覆其短則百人而百不服彼原有意氣之偏誰能護
之憎其短而倂棄其長則邦清之腹可剖其心必不
可服彼原是風力之硬誰能抑之今欲原其風力則
節取無不可欲裁其意氣雖懲創亦何妨一言而決
耳該部院處分不蚤許隲不確以致言者愈多辨者
愈激揞及同署侵及堂官則邦清過矣然該部初覆
邦清之疏則曰壁並萬仞繼因邦清之訐則曰贓私

人命太多一人之身忽曳忽蹠抑又過矣夫人情如沸以偏私定之是益火也以公評定之是投水也彼不能自平而又以不平平之豈不增之譁哉至于那清衆光祚執躬若不啻檮杌而光祚執躬自道則無異曾史並皆而立如隔山川對面而談不殊燕越臣又不勝竊嘆蓋人各有長視人則不輕許而自視則一寸千尋人各有短自視則了不覺而視人則撮出如阜人情大抵然耳然以署中之人摘署中之隱當吏治廢墜之時有互相發覺之奏若謂盡屬烏有誰

其信之爲國家淸此治本光祚等何可無處但其事起于自辨之舉成于黨害之疑終是波及之人亦無深坐之理爲國家愼此釁端光祚等或當量擬耳抑臣 因是猶有深慮焉方今天下一家比肩事主所當戮力同心不宜分別岐路乃邦淸被論則以爲有所黨害及邦淸申辨人亦謂有所相比觀諸疏辭可以槩見臣 之私心竊謂何必爾哉何方無君子何方無小人何搢紳之廷無賓客要在就人論人就事論事胡必展轉搜尋自分町畦今則因形及影終恐弄假

成眞臣懼相激而相附互角而互抗迭軋而迭排局面偏而成忿勝朋情重而主恩輕公事緩而私隙急或斥爲小人之黨而槩絕之且非棄瑕用瑜平情應物各盡其才之大度或不察其非小人之黨而槩絕之將使良臣重足善類解體漢之黨獄可興唐之清流蒙毒而國家之元氣耗矣豈不痛哉

亟定國是以一衆志疏

溫純都察院左都御史萬曆三十年十月

國家所宜定者國是國是不定將上下日眩惑于疑似有無之言使有過應劣處外轉奸人得乘之以肆無稽之說而逐異己且使首相沈一貫不安于位久杜門而不出則今日之大可駭者臣辱言官之長不可不明言以剖羣疑而定國是孰應劣處御史于永清是也孰應外轉都給事中姚文蔚是也孰爲異己吏部諸郎之不聽改科參人多口之日非永清是也

臣若仍默不言恐湔朝終不知國是終不定且永清之惡臣實縱之亦不能無罪盖永清之按秦也括贖鍰至數萬會各道多缺亦望永清或改可免然永清則知而心畏之矣故當臣參廣東巡按顧龍楨即倡衆疏救實急急以相左之迹庶幾臣避嫌而已亦可免既假幼子力却湖廣若差令歲又預謀兩京學差臣難之而永清益畏乘註順天差則力促馮應鳳參臣應鳳知其奸不應又向人曰馮御史欲參我止之矣向臣曰馮御史爭差不遂成疾橫肆鼓弄不惟臣

若應鳳亦若矣又乘趙文炳推外則力激文炳日月前還入年例致鬱而疾死不惟臣若文炳亦若矣又乘吏部尚書李戴引疾則肆言曰臣欲過吏部臣與戴爲三十年莫逆友見戴疾且無後對臣妻子垂淚對科道田大益等力言戴不可去而恐幸災又乘劉九經疏有十月南山之語不過書生期望老成則與文蔚共肆言曰秦人欲擠首相臣與首相同册同憂四年矣相約以調和人情爲主而忍聞鄉人有擠首相之言耶且擠之欲何爲蓋亡憾又有實欲擠之者

吳在永清不遏欲盡逐秦人多口之能考察已者而俞文蔚推外之後迫欲從吏科以轉京堂乃求之不遂遂兩相倚為一拳兩虎之謀使自相攻而坐收漁人之利此一網打盡四司之長蓋不准吹科者鄧光祚吳仁度也且非永清者趙邦清其一也而侯執躬池魚之殃耳乃草蛇之驚又藉以撼倪斯蕙矣然未已也永清卽以其計陽翊九經爭班而陰陷之九經不知也九經又從永清很臣規切叅董裕默以叅臣是又誘秦人自相攻又謂其疏出李應策手更有叅

首相語爲九經所删不將以莫須有之言爲不可易之案乎須又齮齕牛應元會推之議曾引九經疏中語爲陷穽地此一網也將半及于秦人矣于時首相不知也吏部之四司受害不知也衆言官不知也雖文蔚亦不知也盖二憾以其術籠人而永清又以其術籠文蔚總之部郎交搆之釁則有之秦人多口之謬則有之而强以無罪爲罪强不貪爲貪强以未黍爲黍强以不黨爲黨則二憾之爲也尤可惜者吳仁度也未有交構又無口過亦入網中無一人不爲仁

度屈亦無一人敢為仁度言則以三憾之故深顧首
相宜信勿疑速出視事以先國家之急其內外臣工
藏諸腹者諸臣不必深探苦逆中人以莫可解之罪
庶國是可定而天下治安亦可永保無虞矣

總憲頓挫已極輔臣心事未明懇乞聖斷以全紀綱疏

湯兆京陝西道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二年

臣竊見工科給事中鍾兆斗恭論左都御史溫純夫純今日抓雞腐鼠耳拉朽摧枯何煩白簡而其事乃於元輔沈一貫有涉言官冐嫌為之排擊臣竊為兆斗不解也夫昔之恭純豈非以黨哉臣亦初心疑之謂清白如純不結近侍如純而尚立此門戶耶至於今而純之杜門九閱月矣明彈暗刺不一而足曾未

有爲純致片語者　臣乃今而後知純之無朋也　臣安得終默默而使盛明之世有道路以目之風蓋去冬溫純之參論于永清姚文蔚構隙元輔也朝議疑之者衆即有知之者亦不敢須言朝紳間也蓋朝士相聚無不喜談時事而獨此時人情洶洶未有敢以此事發端者臣而原之者半以而知之者衆矣當是非未審之際交口總屬無心之譏今日淸議已白兆斗何復有此蓋　臣讀其疏至殺風起而白日無光南箕簸而斗樞欲動等語乃知兆斗亦知議論之攸歸矣

岌乎若手足之捍頭目者豈謂　皇上雖曾再留而
降諭之際未聞　温旨遂妄意元輔雖有留揭而語
意之間未化成心耶何元輔以太計爲言而兆斗見
亦及此何元輔恐不知者謂爲妨賢而兆斗亦有見
且雌黃之語耶　臣以爲元輔均四海平邦國素稱周
愼豈畫限於一廷之上按劍於白首之交故示羈縻
令其委頓無聊銷荼以去而令天下謂　皇上實棄
之必不其然斗亦過訐矣雖然純之未劾三臣時元
輔已忽焉引疾不出則幕中豈無交搆之蜚語先入

其中而謂純言之杜撰哉元輔誠不能無疑於昔而未必不公聽並觀於今故純今日萬無不去之理而去之不早則紀綱益就凌遲議論何由止息非元輔保全老成晚節本意也大抵 朝有賢相則言路不妨異意人思結舌則相權且見炙手故小臣敢附他山之石而尚存一種之論伏乞 皇上速賜 宸斷立允放歸庶 國體全而元輔之心事亦白矣

時事急不可緩圖幾未可懸斷疏

林秉漢廣東巡按御史 萬曆三十三年二月

臣惟治國如治病然身病則必用醫以療之審脉觀症而調其飲食藥石鍼灸治其受病之處然後病愈而身可全若諱疾而忌醫飲食不節藥石鍼灸不用積病日深不可救藥則秦人望之而走耳今 國家之受病亦多矣泄泄然不爲之計今勢窮事亟圖之何及臣蒭蕘之見不知大體頗觸事激衷敢畢其愚竊謂時事有壅滯之病任官是也夫病必用醫治必

用人未有不用人而可為治者也今內外大寮寥落晨星先後推補類同投石甲兵刑政或兼責于一人郡守監司至懸缺于數載巡撫重任亦令代攝根本要地率少備員夫有一官則有一官之職以一人兼數官則事治多一人則得一人之用以數官委一人則力疲且內缺而外不得入前滯而後將益壅或八九年而不遷共嘆馮唐之白首或十數推而不用將悲阮籍之窮途彼官非虛位世豈乏才奈何使代任者竭蹶而不休積勞者無階以上進哉至于大臣引

疾終歲杜門欲尊禮之也則宜體恤其疾若或厭薄
之也則宜速放之林泉而屢疏乞休去留莫決與其
留之而曠官孰若舍之而他授乎又有顯斥其身而
陰用其力姑示羈縻使進退不得行其志尊用其身
而卑棄其言外示優容而論說不得關其忠諫行言
聽希覯于今事治民安難期于世矣書曰無曠庶官
天工人其代之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願　陛下
留意焉推舉既公奚俟乎補牘衆論可采何難于轉
圜用人如渴則操鼓舞之權官事無攝自鮮廢弛之

患若藉口慎重遲延不斷寧虛其官而令尸祝代庖故難其進而使志士灰心則虛曠必至廢事緩急家能得力哉有虛弱之病邊餉是也今九邊兵士待哺告急外府空虛司農坐困借給于冏寺而冏寺亦匱將何以支之借給以舊餉而新餉旋追又何以應之使荷戈持戟之夫不能枵腹以待敵而懸釜斷煙之衆得無脫巾而譟呼乎　陛下盡諭戶部持籌而計之歲入幾何歲出幾何昔何寬然而有餘今何告匱而不足其逋負多歟則當議征其請發濫歟則當議

革其輸邊之額以移于內供而詘嬴則當議裁其惟正之供以困于礦稅而詘嬴則當議罷量其出入節其盈縮毋爲目前苟且之計而爲經久可繼之圖務使給發以時兵食俱足斯保威定功安疆之本在于此矣若移東補西捉襟露肘計臣難爲無米之炊邊士且有燃眉之急恐以需餉爲名而操戈內向者未必無也況今災異頻仍饑荒窘迫發粟河內未沾升斗之恩爲併國中更苦礦稅之虐流離載道必爲盜賊盜賊羣起必至用兵饑饉師旅相因並集公私匱

乏良可寒心無論他省即如臣按屬移兵餉十餘萬以供稅額而額兵裁減哨守多缺以致盜賊竊發寇掠時聞司帑所儲僅支一年過此以往不知計將安出夫非其餉之原不足也蓋有以奪其足也奸徒飽欲死軍士饑欲死臣所謂虛弱之病宜調飲食以充之者也有拘攣之病宗藩是也宗室煩多不億有衆各衆聚居一城之中而不得從四民之業富貴逸樂固罕遵乎禮法跡遠困窮多混迹于輿儓生計窘于無聊而驕心生于有恃其勢足以自逞而貧乏之不能

自安故奉法循理者固有放辟邪侈者尤多往往制脇官府魚肉小民恬然以爲分固宜耳繩之則有投鼠之嫌縱之又成騎虎之勢近如汝寧越關妄訐楚中逆宗劫掠貢物戕殺大臣此其尤者也無他故焉教失于驕逸黨盛于衆多而有司之法不能制也雖設宗正以董之而恩常掩義教令未必盡行也夫處置失宜則不能使無犯法既犯法則不得復縱舍與其用威于後何如預防于先今爲 宗室計似宜大破拘攣從長議處自中尉以上各有名號祿秩無容

更議其親盡疎遠者無祿而貧困者或各聽其便分散族居俾從士民之業而治以有司之法夫族分則黨與散法行則邪心不生賢者得與于任進不肖者亦束于科條富者固鮮淫辟之行而貧者各遂溫飽之願此亦思　祖宗之意而不泥其法制宗室以義而不失爲仁者也蓋優之以祿秩者膏粱也馭之以法制者鍼灸藥石也今　宗室病矣是亦用鍼灸藥石之時也若拘泥舊制不爲變通則時窮勢激日異月殊彼挾淮南之逆謀而效宸濠之南向者寧獨楚

哉夫用人滯則政務弛邊餉缺則軍心變宗藩不定
則逆節萌是三者皆時勢之至急而不可緩圖者也
若 楚藩之事則有難懸斷者焉何者彼逆宗至劫
皇擯戕殺撫臣出示悖慢大掠城中是爲亂之倡而
不赦之辟也 陛下赫然震怒立 命剿除 天威
所臨罪人自應就縛大義既伸 國法亦正矣乃假
王一語殊駭聽聞此何等事流言傳播實煩有口諸
宗非盡人人與 楚王爲仇也毋亦形迹涉于疑似
傳聞因于影響而遂執之以爲詞耳以 宗國之重

藩王之親事既徵驗言有諱忌臣子頗慮孰敢盡言

陛下直裁之以理曰三十年王尚可說假則何王不

可說假　宸斷至公至明誠非臣下能贊一詞然而

諸宗之心猶不盡服者何也蓋世有非常之事未可

以常理測而意見決也戰國時楚考烈王無子李園

進妹子春申居既有身而入王宮遂生子男卒立爲

王此楚之往事也韓府漢陰王疾病無後令二宮人

若有娠者妃父郭恂取他人男抱納宮中既長受封

爲姻家所發我　憲宗皇帝下諸司詳勘得實正典

刑是我　祖宗朝之近事也夫李園之詐終始莫敢言其非　韓府之封年久而後覺其僞故事未可以常理測也先楚以假侼成遂滅楚祀漢陰以假伏法何傷國體若以人言爲非槩不行勘則漢陰受封亦有年矣又孰知其儼然而王者爲他人子哉故事未可以意見決也今假王之語一倡百和諸宗孰以爲假而廷議槩以爲眞則諸宗之心不服　楚王自以爲眞而諸宗爭以爲假則　楚王之權不尊　楚王既不能禁制諸宗故貫陵爭奪相搆之形成而逆亂

之釁起全楚且不安矣亂形既著　天討必加重者被誅戮輕者收圜土罪累衆多誰非支派而我　祖宗之心豈願　宗室中有此哉且惡言必溢多言亂聽令不詳辨其眞假千載而下其孰能明之使　宗藩有不明之緒而盈廷有未決之疑亦非所以昭示來世也臣愚以如成化舊事下撫按或遣廷臣覆勘便夫假王出自誰氏語自何人衆論有無異同情跡有何確據　王宮雖秘密而胎孕產育之時左右必有耳而目之者事雖三十餘年而當時在旁諸人必

猶有存者此固可以推勘而得也勘之而假則盜國必誅有成化間　明例在矣勘之而真然後治諸宗以誣罔之罪彼復何辭後重　楚藩以鈐束之權則真王敎令必行于諸宗而楚王安諸宗必俛首揖志以奉約束無復敢譸張而爲亂者而宗室安而後此楚民無刼殺之害　國家無誅討之舉諸宗亦免刑戮之禍則全楚安而　祖宗在天之靈亦安矣且以是番之史冊傳信後世豈不亦光明正大哉是一勘而可以明宗緒申　國法與楚服信來世且　楚王

非假何悍于勘亦所以爲楚王也故臣以爲遣廷臣往勘逆宗刼殺倡亂之罪并眞僞情形悉勘明確以服其心是事之不可以已者也臣愚昧未諳時務自以遭際聖明之朝不避忌諱妄有陳說伏惟宸覽裁斷施行

科臣無端遮飾淆亂國是乞賜處分以昭公道疏

陳嘉訓南京吏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三年四月

頃接邸報見考察留用科臣錢夢皐年例外轉科臣鍾兆斗相繼有疏其假托遮掩中傷報復中外所共知即二臣倘有夜氣豈不自愧而乃無端蔓引互爲欺罔何哉臣請畧述始末而皇上試垂聽焉夫六年京察年例外推此祖宗定制天下之公道所由係也銓部酌量自有定評往年夢皐曾以外推嘵嘵自辨士論至今鄙之及今奉考察先五日部院科道

採訪已定夢皐預知不免乃乘御史林秉漢疏至撫拾楚事與京察疏併上以存屍辨之實夫楚藩之事皇上排廷議而獨出神斷天下誰不服之然而楚事自爲楚事京察自爲京察兩者原不相蒙也今亂宗之法且行矣楚事無可言矣夢皐猶借爲端以動皇上之聽試閱其疏娓娓數千言支離附會全無的據且其再疏曰南都之論臣者必接踵而至此其意必欲臣等寂無一言任其橫肆然後爲快乎夢皐既已假楚事攻都御史溫純以強自遮飾又謂純逐鍾

兆斗以激發兆斗而相與朋比爲奸兆斗不念外出叅藩體非有損舊典公論當自靜聽乃踵夢皐之故智語語推攻溫純而肆醜詆謂其暗操吏部之權謂其宜斥兆斗之名謂其堅持外轉之議是兆斗明以私怨攻純不待人言而自言之矣信如兆斗將來銓臣束手不敢推舉年例憲臣噤齒不敢指一官邪紀綱倒置小人無忌而祖宗數百年之令典不幾于廢墜殆盡耶頌臣謂言官者均當亟行罷斥毋使淆亂淸朝者也抑臣猶有說焉書曰不賞私勞不罰私怨有

覺德行四國其順之元輔況亦貫乎章天下宜持大
體務公平率由舊章且考察鉅典歷朝守之用之勵
世磨鈍今科道數人亦且留用非聖主以為特恩天
下人心共相駭異方望元輔以力爭及考察命下一
貫不以為規而以為領天下疑之乃夢皐兆斗巧辨
橫詆又若陰有所恃而無所畏忌者即元輔心不直
二臣靡有私勞之可念也天下其誰信之臣又以為
皇上亦不亟斥之則輔臣之心不自也語云大臣以道
事君不可則止都御史温純守正不阿人所素知然

據其自疏亦曰管南北中外考察已五次任勞任怨嫌隙既多今夢皐兆丰又紛紛力攻其去不遺餘力揆之大臣進退之義不去何待臣又以爲 皇上不聽純之引退則夫大臣去就之節不明也

煩言隱語當裁國是人心宜一疏

戴章甫　禮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六月

臣惟骨廷無是非三代有是非無毀譽盖國是定而人心一也故孟氏放淫辭息横議直先之正人心盖其要哉臣觀天下心心相競言言相忤草野屏居猶以私情而議朝政彈射既中猶恣罵詈而反戈尋有慨乎中久矣及從言官後讀諸司章奏多務煩言隱語若若乎鴟梟梟乎鬪無乃瀆聖覽而肱宸聽乎亦駸駸乎心戈相戟矣不及此將損煩言斥隱語定

國是以一人心禍將安窮臣請盡言無諱夫國是者
天下之心而一人之衡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欲定
國是叔敖曰恐王不能定也夫國之有是衆非之所
惡也人主不定國是而以其合于取舍者爲是不合
者爲非君臣不合國是奚定臣觀近日用舍多合之
爲是者也故此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以合于皇上
之是非而天下自有一眞是非眞是非者國是也不
宜令局外操柄而匹夫分其權也伏乞皇上長短
影隨妍媸鑑應寧舍己以從人之是無強人以是己

之非無以會莊爲故事而袖中之草单必不可移無以雜議徇私情而个中之定局斷不可破臺諫諸臣亦須商確僚友無臨時爭執而傷雅道亦無懲近事而緘口結舌附和同聲則公道昭明人心貼服臣故謂國是宜定也人心無兩有岐則有兩兩則不可測矣昔子産論尹何爲邑何請以吾家聽僑而行子産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吾敢謂子面如吾面乎盖人藏其心誠未易測然萬其心直兩其岐耳正人之心洞啓重門邪人之心深堅壁壘工穿窬之術以巧飾

其情借雷霆之威以震奪其氣或言誰合而誰用或駕孰止而孰行閃滑變幻不可方物靑天白日之下蕩蕩平平之塲而有此如鬼如蜮之肺腸以風浪平地而波及善良世道將焉賴也如近日會推閣臣是非齟齬議論參差不免稍形跡夫人有長短因有是非是非從長短生者也老成者愛惜人才謂此有用之器也慷慨者求全責備謂宰相非一器之器也或先其長而後其短或刺其短而及其長參苓相反甘辛互調以天下心用天下人濟天下事何必介然

於胸中耶今有蒙爭是非舌欲焦髮且豎者稍覺猶
自憤憤大覺則一笑而釋是非原出於無而此心非
涉乎有也故杜范富韓竝在兩府上殿相爭如虎下
殿不失和氣蓋同一爲國之心而已無與耳 臣謂二
三臣比肩事主政宜協德和衷同舟共濟釋婁狄之
戾解呂范之仇共補華黼以萬一報主上豢養之恩
俾丘墟同盡之後留一點丹心以照耀汗青不則漢
之黨唐之猜宋之門戶皆致賢人立盡而尋以國從
誰適之禍哉伏乞皇上推赤寘腹無偏無陂無二

心於羣臣百姓則羣工亦披舟素釋猜嫌彼此無相
二無忌於聖王則心一志同以成師濟之風而遊大
同之世臣故謂人心宜一也古人臣之告君徑直簡
明辭約意盡具載三書可考也蓋疏者疏其義也義
盡則止何假煩辭故諷切片言可以悟王譚言微中
可以解紛今中外言者動累數千百言一事而議論
反覆瀚稽淋漓一人而巧詆窮誹備極醜態組繪雖
工覺多繁縟卽賈生之長策向不敵其連篇董子之
天人僅可當其尺幅何不直陳石畫直指顯跡而碩

以風聞之死生有無爲彼開辨局啓疑關也　皇上萬幾殷煩多縈聖慮中外章奏積案盈牀而又以此繁蕪之辭以煩聖覽卽垂瞳如電豈能十行下乎不盡覽則恐有遺奸欲盡覽則精神有限　臣謂章疏之不便閱不卽下者恐瀆睿鑒而取厭擲也南宋士大夫多以文章議論不務成功寇在門庭猶議明堂而講官多言竟何益於成敗之數哉　高皇帝謂近來諸司奏狀多摭拾浮辭不便覽閱因令限字今卽不能限字當令內外章奏削去煩辭務崇簡約須求晝

一無涉兩岐則聖覽易周聖裁易斷亦去文就質之一端也臣故謂煩言宜損也人臣明諫顯諍何敢于隱隱者影響若謎令人猜度而中之者往因一二具臣不得其職言官欲默聳其良心而曲全其皮面於是以一二隱語諷刺而譏切之亦不失爲忠厚乃中其膏肓者固托病杜門而形跡疑似者亦惴惴不自安至異地傳聞者又誤猜啞謎以是猜度而中之者猜嫌彌起機阱横生不曰中傷同類則曰傾害詞臣不曰一詆三賢則曰一駡兩敗飛語寖尋中人報怨

含沙既射猶吐黑以覆身行蹤已敗又𨚫掃而滅迹此文隱之隱者也言官轉在其機局中矣竊謂蘊程門客互相擊排遂致章蔡乘瑕釀成河北南渡之禍今釁孽已萌其究不知何所底止況彼誠擅戀直斥之尚自厚顏顯排之更覺力大　區區一二隱語所能易柱而拔山也伏乞　皇上於凡一切彈章令直書事書名無與蒙莊之寓言無蹈戰國之隱語則是非明白嫌怨不生士大夫不至豎壁壘分門戶而操戈矛國家亦不至以天下為黨又作覆局矣　臣故謂

隱語宜禁也　皇上深居大內閶闔不可排九閽不可叫所以通一線之脉而使上下不至于隔閡者惟此言所以披兩造之陳而使賢奸不至于混淆者亦惟此言苐必可一言不必一一則恐同舌相附共媚權奸鹿可馬葦可芝莫敢矯其非矣今一臣也而瑜者稍瑕可否爭論日中不決致少宰閣筆而不敢下隱然虎豹之勢哉可畏也倘有大奸邪不法傾害忠良及黨惡容奸者何難揮觔借劒一折殿檻臣以是深幸聖朝有人也有人而稍勵之以鼓其氣稍用之

以作其忠俾得吐氣揚眉明目張膽皂囊霜凛白簡
風生以振　皇上之威靈而肅朝廷之體統此自
皇上之重諫臣以爲社稷重奈何不聽之信之致反
唇而辱之則此諸臣者豈不知種堯李之爲刑裁剃
棘之爲殃頑以其身府怨召尤而罹不測之禍耶骨
鯁之士固不計榮辱不恤利害至萬不得已有奉身
而退從三閭大夫行吟澤畔而已臣又願　皇上之
重諫臣以作敢言之風也新進愚臣自矢無他不識
忌諱故敢直陳時勢如此伏惟　聖明採擇

國是人材關繫世道否泰安危疏

婁士昌 江西布政司參政 萬曆三十五年八月

臣十二載里居二年餘江右蒙恩深重感時觸事思竭愚款圖報稱而仰屋徒嘆須幸以嵩呼萬壽至京師會逢災沴洊臻流移載道泰運未闢佇賢遍野昔人錄陳金鏡蓋當清夷無事之時猶在今日敢忘斯義顧天下事可驚可駭者多矣鉅且重者臣不暇偏舉請言其尤鉅且重者昔人有言人主之職論相而已矣相臣之職廣求天下衆賢以效之君而已矣臣

伏見 皇上客歲一日而聽輔臣沈一貫沈鯉陳乞以去天下輿評無不快一貫之去及無不惜鯉之去顧竟無一人敢為 皇上明言者茲見輔臣朱賡請留鯉一疏按臣王業宏地方人材提薦鯉一疏亦僅僅述鯉操行之大畧而已夫一貫百方招權百方罔利大壞士風吏道俾悉走集其門恐天下林居貞臣端士與已齟齬則一切阻遏其大指在摧折既往忠直以杜將來即得罪張居正諸臣皆 皇上素知其忠義注意拔擢者擯不復用甚則借他事處分之直

道左遷諸臣久經遷轉在告者一貫忌其賢皆損不
復用其摧阻忠義之術極巧極工不知天下搤腕于
沈一貫者反多于前此諸輔臣則一貫意料所不能
及也在廷守正不阿魁壘老成之彥小有異同亦巧
討罷去且空部院以便于擇所欲用空言路以便于
恣所欲爲空天下諸曹與部院言路等使人不疑至
於己所欲用所欲爲者又無不可實力而得志所不
欲者輒以不能自解恐天下人不直己則時時流涕
語人曰吾力不能得之　皇上耳善則歸己過則歸

君人人知其不忠鯉不肥身家不擇利便惟裨三德安國家以衆賢效之君爲悅以視一貫忠邪遠矣一貫旣歸貨財如山金玉堆積人人皆知其貪鯉家徒四壁貧無餘貲以視一貫貪廉遠矣然一貫忌鯉與己邪正相形百方傾害嘗欲以妖書害鯉天下共知非 皇上神明幾至大誤輔臣中若一貫險邪異常古今奸臣盧杞章惇而云恐無能四之者矣然竟無一人以一貫之奸鯉之賢爲 皇上正言剖白者使濁涇清渭混爲一流邪正不分後來何所懲勸臣願

皇上渙發德音明暴一貫罪惡昭示天下并明示鯉
庶正特加優禮仍諭後來輔臣務同心爲國可否相
濟以朝廷事爲重不得行私忌正相傾相害庶幾揆
衡咫尺地復臻蕩平師濟之盛乎自二臣罷後 皇
上愼重枚卜至再至三須同日被命者凡四而明旨
所注向在淸節忠義士天下稱快謂太平治理庶幾
可覩焉顧一貫前此大拜將說者謂王錫爵實推轂
之夫旣已誤矣一貫德錫爵甚舉朝所知今一貫去
以錫爵代首揆是一貫未嘗去也錫爵立朝居鄉淸

名素重與一貫不可同日語傾前此柄政時量移而不能虛懷以受善正人君子觸忤錫爵如高桂趙南星薛敷敎張納陛于孔兼高攀龍孫繼有安希范譚一召顧憲成章嘉禎等一斥而不復若而年矣頃錫爵兩上謝恩疏力請 皇上錄用遺佚竊意根本潔清如錫爵林居既久意必悔之願 皇上聽錫爵疏亟召諸臣俾還原官然後敦趣錫爵則錫爵既素著清介之名復兼有休容之實天下前此以不能受盡言容異已為錫爵病者錫爵且自浣濯之其不代

一貫驅除異己者胡甚從此一出而肩皐匹夔何事不可爲錫爵銜劾應蒲輪亟出不然臣恐錫爵萬萬無出理也至於疏論一貫諸臣劉元珍龐時雍陳嘉訓朱吾弼正言讜議天下高其風采乃或斥謫以去或請告以歸如世道何臣願 皇上亟收復召用爲盡忠發奸者之勸至于他臣以觸忤被中傷異同致罷去者自當以次錄用抑臣又有說焉十餘年來遺佚諸臣屏居邇輒沉淪下僚無復賜環前席之望者多矣謂天下人材盡在遺佚中固未敢謂然也而比

中清身直道忠君愛國名賢實多維此名賢實千人生
爲王國之楨而年復無年盡成棄置國家頻年多事
曾不得其拯溺亨屯鉛刀一割之用第令讀書窮理
含輝戢釆于窮山深谷間而已臣欸欸愚慮誼爲諸
臣惋惜實爲聖明惜之說者謂 皇上于諸臣雖三
下明詔意若向用實未欲用者臣獨以爲不然 皇
上初年不嘗寵傳應楨余懋學鄒元標艾穆沈思孝
吳中行趙用賢朱鴻謨孟一脉趙世卿郭惟賢王用
汲等乎張居正敗悉復原官且有誤聽奸惡小人賞

罰失中之明旨矣不啻論魏允貞李三才黃道瞻譚希思周弘禴江東之李植曾乾亨馮景隆馬應圖王德新顧憲成李懋檜董基張鳴岡饒伸郭實諸壽賢顧允成彭遵古薛敷教吳正志王之棟等予然不久或擢銓衡或擢禁近或擢京朝從官朝上疏夕報可矣 皇上頃年不嘗調銓部諸臣鄒觀光劉學曾李復陽羅朝國趙邦柱洪文衡等于留曹予頃且從輿望漸還之濤秩而中外稱快矣即如鄒元標 皇上由戍所召置吏垣由吏垣調南部由南部調吏部由

主事陞員外郎歷稽勳驗封而調考功文選蒙恩遷擢不知凡幾元標蒙恩後未有一言忤玉而謂 皇上忽復怒之而調之南而錮之不復用豈不厚誣 皇上也哉錄此言之 皇上高厚原同天地光明原並日月側席求賢原自聖性本無芥蔕安有成心豈今日獨久淤諸臣棄之盛世今空谷多白駒之咏井渫有不食之嘆乎臣有以知 皇上必不然也惟是諸臣前者或久爲適或政爲間或守官或守道不能盡愜輿臣意而說者謂用之今日恐其涵養沐浴難

益調劑風會相漸或多浮慕所以十餘年來啓事徒
閑弓旌絶響職此繇也蓋 皇上本無不用諸臣之
心而頻聞輔臣實決不用諸臣之策則 臣 又有藥石
語為輔臣告者君子亦平其政而已矣先儒謂詩首
關雎取其廣求賢才而無傷善類書終秦誓取其休
休斷斷好有技彥聖以保子孫黎民孟子喜樂正子
為政不取其強智聞識而取其無訑訑聲音顏色拒
人于千里漢史稱諸葛亮不取其開濟勳業而取其
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宋史稱司馬光不取

其見童衛士知名四夷想戒無開邊郤而取其誠心好善如饑渴之于飲食歷考史傳肩鴻任鉅名臣所爲垂光天壤莫不繇此盖親賢人遠小人國家所以興隆維善類崇忠讜相業所以光大舍是則皆曲智皆邪徑皆小道也然此等處皆繇天性或因問學誠心慕用所至非可聲色笑貌矯飾塗澤爲者大較休休非難斷斷難耳斷斷則誠不徒空托諸空言必欲見諸行事其胸懷自是廣大其志意自是懇切好有技必用有技而後快好彥聖必用彥聖而後快志在

爲國保子孫黎民必保子孫黎民而後快精誠所注金石可貫夫是之謂尚亦有利夫是之謂一个臣也不然徒以空言具文塞天下望則休休有容名輔臣當接踵于世矣君子亦誠其意而已矣然從古及今無論三代以上卽漢唐宋以下名臣眞能爲國求賢恢弘相度者間致小人忌謗或有之矣若開敢諫之門啓囂叓之漸叢排擊于君子煩調劑于衆正者誰乎卽以近代論始晦終明究竟能章顯天下忠臣義士無若徐階奬直揚清與心爲國有王臣匪躬之節

無若王家屏此二臣者志正直矯羣枉或疑其所遇矣然至于今與許咸亮之猜之慕之稱之不聞有起而詆訾之者僅一張齊論徐階然于時舉朝不與之矣繇此言之輔臣顧立心制行何如耳端方正直之士微獨國家攸賴究竟亦何負于輔臣哉惟十餘年來執政見不及此不于古人若已有之不啻口出真精神上著力不于古人開誠布公集思廣益眞意念上尋求逌徒欲調停于形迹調停已不啻第二義又不得已爲形格爲勢禁則不知落幾重公案矣所以

意念愈差去大道愈遠誠僞公私逸休勞拙聖賢垂戒良非虛語一時氣焰電光石火千古青史鑒戒常新吁可畏哉夫千古指摘與千古高名其相距何啻千里往轍已折來軫宜愼此臣所願諸臣必爲此勿爲彼也說者謂今天下俗流世敗民生憔悴已甚誠得力行淸潔輔臣標表巖廊之上吏道庶可澄濾還之清夷奈何復責之休咎好善爲臣又以爲不然夫擧世混濁不可與莊語則身先恭儉減騶徹樂青衣藍縷固輔臣表正第一事然臣惟上臣以人事君之

義與妨賢病國蔽賢竊位之尤則喜聞過好問若低
巖廊之上賢人君子拔茅連茹而進賢無遺嘉言罔
伏尤輔臣光輔第二事亦惟力行清潔者乃能休容
能好善亦惟極意休容好善者其力行清潔始貞否
則怙於貨賄湛於寵利必須慎于取予溺于恩怨威福
者皆非上臣之節也古今語庶相必稱唐楊綰杜黃
裳然二賢皆推賢好士惟恐不及杜黃裳更請選擇
賢才推誠委任則推賢好士固二賢所繇減騶徹樂
菲衣藍縷以所邪萌之根本與上下古今清臣既代

不數得清節著矣倘不能好善更娟嫉焉如王安石用其學術驅逐宋諸賢竟以禍宋同一清節也楊綰杜黄裳高名照映千古王安石禍人國且貽譏千古何也其操行同其所以用其操行者異也此臣所願者臣必爲此勿爲彼也夫世教所賴以不波者國是耳如狂瀾之有砥柱焉剛忠邪釐于政本尤不可一日不甄別國運所賴以不傾者人材耳如大厦之有梁棟焉剛忠讜越在長林尤不可一日不錄用惟揆衡重地懋勤昭明空谷嵌巖年所相望忠貞端亮之

士輻輳竝進相與董正天下而益世道豈其微尠耳尚可易陂而為平撥亂而為治乎是則臣惓惓之極思也當此阽危滿目所在驚心無可措手臣所言者不能盡時艱千百之一二頃年來宇宙所苦惟是陰長陽消弟令忠邪別白羣哲彙臻亦足以畫否泰安危之大較矣當事輔臣倘不以臣言愚戇設誠力行天下尚可盱衡扺目快覩太平之業不然者令憫時憂國之臣得從說而存之亦古今道理興衰匡弼得失之林也惟我皇上垂神裁擇焉